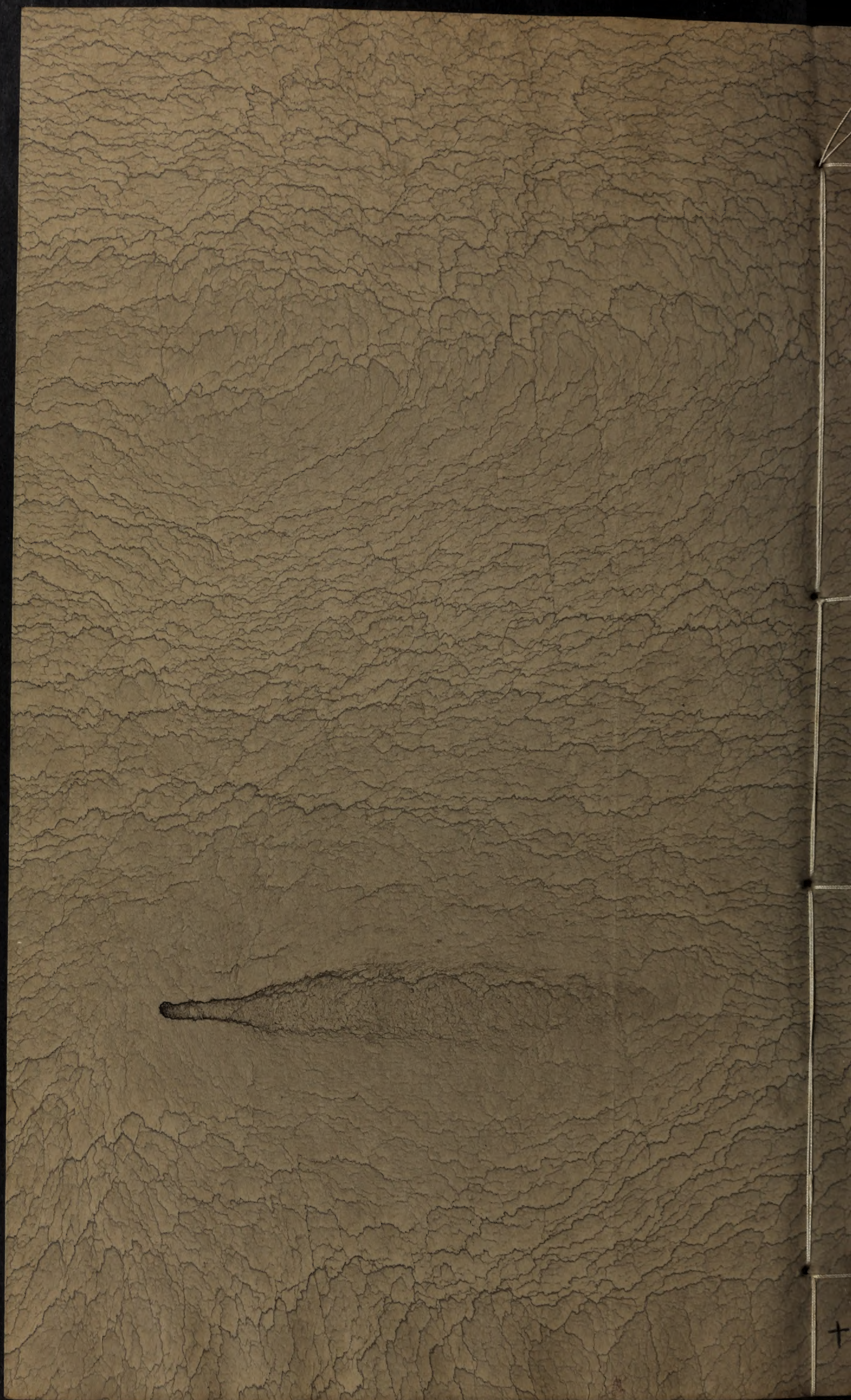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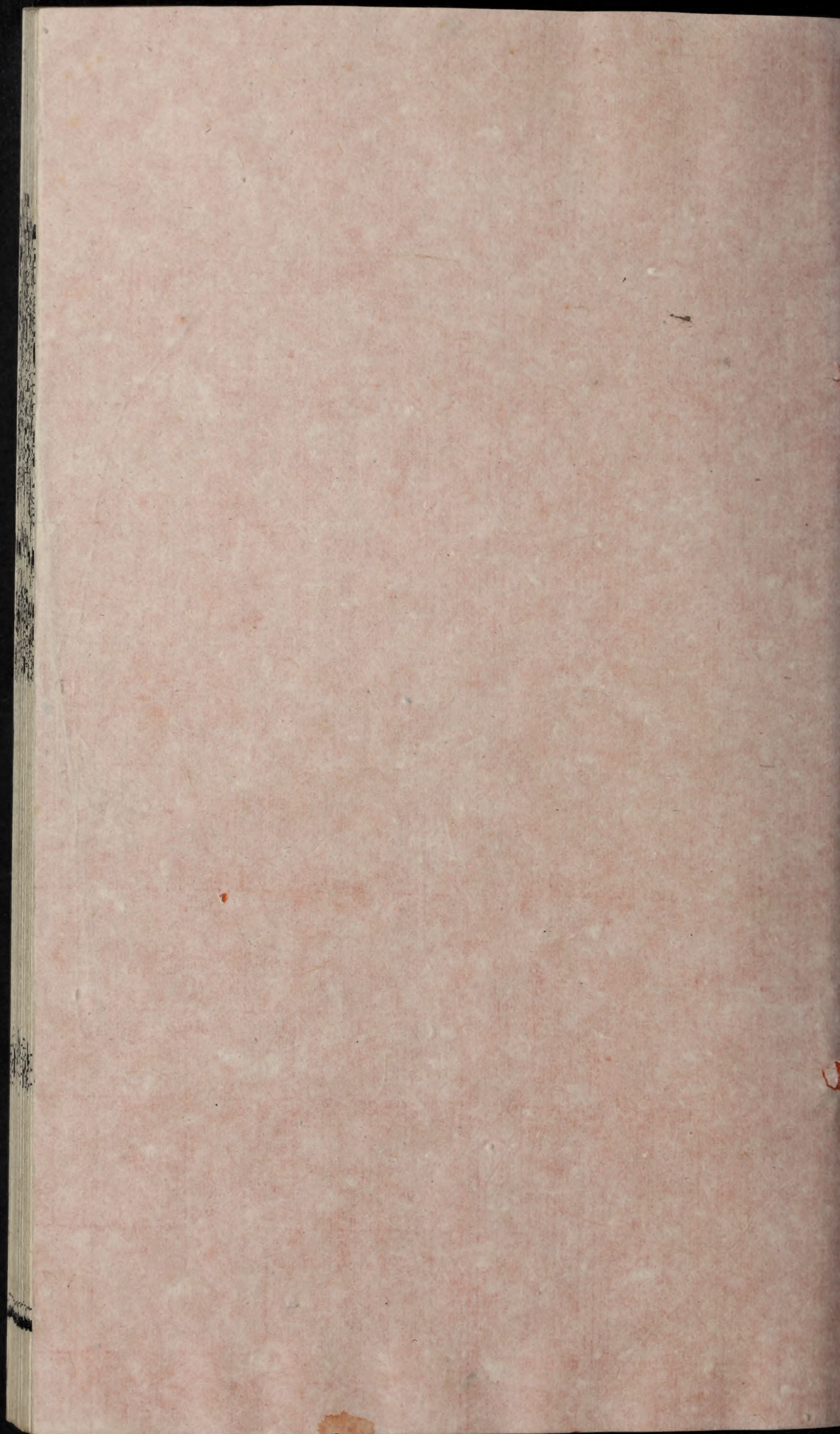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六

議撥種馬應用疏　嘉靖三十七年　李遂

臣照得倭夷連年入寇長江南北橫被殘破臣身在草野竊懷隱憂不意罪廢之餘謬蒙錄用感遇酬知是臣盡節効命之日也敢不夙夜以圖報稱除臣召募兵勇分據要害區畫錢糧設處戰船繕葺城垣精利器械申嚴防禁慎遣哨探一切可以權宜遵奉欽依徑自區處不敢陳瀆外伏照江北原隰曠野本為騎射之地倭夷兇狡善于衝突我兵新集置陣不堅必須借以馬力用

爲前驅主客之形既殊馬步之力且倍以逸代勞理無不克往年參將王介收功亦以馳騎之力節據選募新兵雖勇敢善鬬苦稱無馬難以待敵臣查得前任巡撫都御史蔡克廉先于嘉靖三十六年題該兵部覆議題奉欽依許于種馬內暫借應用已經欽遵施行外緣今錢糧缺乏收買無資春氣已深措處不及臣愚欲得于各屬種而內選撥一二千匹暫時借用分給各兵騎坐以備馳突期以二月初旬領出至六月終交還官爲餧養不致瘦損無虧于孳息而有益于戰守揆之事理似

亦相應如蒙皇上軫念重地勑下該部容臣于種馬內挑選給軍騎坐依期交還庶兵威益振士氣自倍倭夷知警而海防有賴矣　疏入帝從之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 嘉靖三十七年　李遂

臣謹議得淮揚地方濱臨江海陸通鳳泗水達瓜儀而狼山一帶上控下接尤爲適中要害之地添設副總兵控制形勝揆之事體委屬相應但隔離江南水面曠遠地既分屬人自爲謀江不可以畫分而責容易于他諉萬一賊乘風迅揚帆中流伺間突入流毒內地既乖共

濟之憂安望協助之力況節經移咨會議事體異同終難歸一合無查照部議比照金山事例添設副總兵專制江北水路自瓜儀周家橋掘港直抵廟灣雲梯關其陸路自通泰淮揚天長直抵鳳泗各參將守備把總備倭等官及地方衛所悉聽節制其狼福二山及周家橋圌山江陰等處跨江南北不分彼此各多設巡船分載遊兵出洋會哨遇有警報兩地兵船并力堵截若互相推諉備禦不周不問南北一體坐以失事之罪是權寄雖分而責任則一利害相關心力不容于不協矣再照

大江南北地形對峙然江南自金山以東境連乍浦便入浙江而江北由掘港以北遠達雲梯俱爲屬地比之江南尤爲闊遠就使添設副總兵若非偏裨得人地廣兵分亦難遙制且查大河口徐稍營廖角嘴等處懸接大洋屢經倭患祖宗朝設立備倭營寨連絡雖武備盡弛而規制猶存又鹽城縣治瞰臨海澳尤爲淮安扼塞此地不守則淮揚高寶皆可長驅先年議設把總一員近復調取邳徐淮泰軍民兵勇暫委閒住將官往來防禦意亦有見于此查得江南既有副總兵又設參將二

員及把總八九員各領兵船分屯要害今江北地勢較廣而關繫尤重據其事體似應比照但屬郡既少而財力且竭兵船費重供億務繁計亦非四郡之力所能辦也合無將通州參將移住鹽城其鄰近各場及興化淮安雲梯關廟灣羊寨東西二海州所皆為汛地乞將四衛官軍責付本參分番操守自鹽城以北一帶守備把總等官水陸兵船俱屬調度而以鹽城把總移駐大河口將徐稍等營官軍補完原額并召募現操民兵及呂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各場竈勇悉聽約束在大

河口則地近狼山兵力不患于單弱在鹽城則兼制羊寨東西自便于應援大抵千里江海之防有揚州參將以當其南有鹽城參將以當其北而又得狼山副總兵居中調度犄角之勢既成首尾之形相應官無冗設而事便責成似亦計之得者也如蒙皇上軫念陵寢漕運重地乞敕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卽于狼山添設副總兵一員前來通州駐劄操練兵馬有警移駐狼山與金山副總兵彼此會哨出洋夾攻前項水陸汛地遇有警急一體相機調度剿殺其鹽城參將大河口把總均

乞各赴改擬地方就便行事庶江海之防愈嚴而重地之守益固矣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嘉靖三十七年 董傳策

臣謹奏爲姦貪輔臣主持邊塞欺君誤國大負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兇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敵寇邊財用詘乏屢廑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聖意所向遂令言官糾劾邊臣屢下明旨究治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于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蓋皆畏彼之中傷愛身惜死故寧負陛下而不敢忤
姦臣耳臣知陛下之神明英武非不洞燭其姦特以輔
臣倚爾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怙不知警負恩日深不思
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姦居位一日則天下
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旣不敢言諸司又不能言國家養
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念有君
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瀝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惟陛
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者責在督撫諸將將官所以
鎭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

不下百萬至爲一切苟且之謀曰不暇給而諸將邊臣
尙深結嵩心以求掩巳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
或以數萬希圖内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輾轉饋送殆
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敵至閉城任其
得利而去嵩爲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巳罹法者嵩
猶受其賄遺曲爲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
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
之而嵩擅撓部事賄賂公行選司銓官至持簿入嵩之
門任其塡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掊尅軍士以充饋獻

如近來萬寀爲文選方祥爲職方皆嵩之至親擇其心腹頤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論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蓋以民力爲憂而嵩猶乘機侵剋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與嵩同鄉行郡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如築堡修城之費嵩皆假公濟私而獻諂者又甘爲浸潤或因而攘入私囊遂至冒破日甚請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陛下

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富于帑藏者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鉅萬盡寄嵩家葢造大房居皇城之西頗壓上游而嵩收之入已略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之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護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數不得不掊尅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此其害地方之罪五也自嵩貪

饕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漸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美官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而嵩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卽有能自振拔者又懼禍不測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禍階徒以嵩之姦邪善能變炫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以市井無賴之徒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爲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則畏嵩父子之姦誰肯爲陛下言之臣待罪刑曹宜詰姦慝平

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
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闔
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
立異鄉寧不自愛但有感于聖明在上奸佞不忠而諸
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委有君無臣實可憤惋
臣故一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爲天下蒼生懇祈聖主
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俯
垂採納乞敕九卿科道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上裁
庶陛下勞心焦思不爲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奮三軍

之氣倍增而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國用漸可
充積黨惡漸可消除地方漸可寧謐賢才漸可效用矣
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聖明鑒察臣不勝激切惶
懼之至　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

條上定策備邊疏　嘉靖四十年　　楊　博

臣竊惟敵騎入犯多在涼爽之時防禦機宜貴審緩急
之勢今之九邊以薊鎮爲第一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
可慮以故廣調各鎮之兵爲之戍守多發度支之糧爲
之餽給精選驍健之將爲之捍禦仰荷聖皇深思遠慮

靡所不至臣等何容別議今據宣大總督李文進所奏
止是永什卜烏紳巴雅爾三部之兵其酋首諳達黄台
吉巴圖爾併土蠻俱各未見蹤跡鷙鳥將飛必戢其翼
甚爲薊鎮之慮臣等謹將大同薊鎮應行事宜條列上
請伏乞聖明俯賜採覽一大同所犯之敵數本不多本
鎮兵馬已經總督李文進先期分布似爲有備臣等近
又移文巡撫陳其學總兵官劉漢令其堅壁清野以固
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擣其巢簡惡少以
邀其馬隨機應變計日下必當遠遁據李文進所請宣

府遊擊孫輔大同遊擊周賢文入衛遊兵二枝另本酌
量議處一敵犯薊鎮必由白草川三間房一帶哨探一
節全在宣府獨石參將蓋薊鎮止得其情獨石則得其
形知之既早豫于古北黃花鎮等處加謹防禦所謂先
則制人自保無虞合無容臣等仍行宣大總督李文進
巡撫遲鳳翔總兵官李賢督率參將劉國多差人役遠
為哨探但有東行蹤跡即便飛報本部以憑調度一薊
鎮各區臣博先任總督之時每區定擬兵備副使僉事
一員為之監督連歲督臣行臣之計日益詳密但防秋

之後未曾定擬賞罰誠恐人心懈弛關繫不輕合無容
臣等備行總督楊選巡撫張玭嚴行副使温景葵紀公
巡栗永祿李尚智張邦彦伊介夫各照地方用心督理
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徑自區處督撫官不得遙制一昌
平鎮居庸鎮邊黃花鎮三鎮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
邊界相為脣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為南
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
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李文進仍駐懷來
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宣府別無聲息即便多發

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永逼近南山就將各枝兵馬分屯薊鎭牆上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爲首功一薊鎭總督巡撫揭報本部每以主客兵馬錢糧十分缺乏爲詞事在戶部臣等不知其詳審據公差人役皆稱現差科道查勘戶部候查明之日方議處發但今事在燃眉師行糧從時不可缺合無容臣等備行該部將昌平薊州二鎭不拘銀兩漕糧作速運發以備目前之用俟科道查勘畢日一併計算一薊鎭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敵若自東入犯薊鎭督撫官相去隔遠調

度自不能及即使有兵可發千里赴援不惟無以濟事亦非兵家常算合無容臣等備行遼東都御史吉澄會行總兵官雲冒卽將本處兵馬整搠停當如果敵犯燕河等處不必候調徑自領兵前來策應　疏入依議行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嘉靖四十年　林潤

臣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內帑空虛邊儲匱乏之朝廷特敕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爲懋卿者潔己奉公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爲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

蔑憲典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縣各有
遞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爲鹽商輳集之所懋
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
等照引科派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
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于內帑幾何而攫
入于私囊者如此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爲罪一也平
民李守謙告王鏉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鏉等親提
面審定罪發府鏉等懼罪送禮銀三千兩夫懋卿職司
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玷辱

風紀其爲罪二也懋卿在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爲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俗語曰吾將劾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餽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得其懽顏又往鳳陽謁陵縻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爲罪三也且陵轢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懋卿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于

有司勢必取之于民是朘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揚州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産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爲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其爲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伏乞敕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矣　疏入帝不納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嘉靖四十一年　楊博

臣等竊料今秋敵情第一則垂涎薊鎮其次則側目山西蓋緣宣大二鎮蕭條之甚無可刼掠保定三關阨隘之險難以突入以故薊鎮山西雖春夏之交猶當戒嚴況兹秋高月朗萬一不愼未免墮其計中臣等蚤夜籌畫節次申飭各該總督鎮巡官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拒牆擺守騎兵按伏援應以守爲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添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荊等關以戰爲守又慮獨石三間房白草川一帶實敵騎入薊必由之路

責成參將劉國多方哨探不時馳報又恐畿輔地方倘有緊急各處之兵不能猝至備行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候報移駐懷來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吳徵楊宗氣候報移駐廣昌一以馳入紫荊一以聽援宣鎮保定巡撫李遷移駐易州總兵官視福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京營選定兵馬三枝如果有警處給盔甲一面啓行一面奏聞至于一切戰守機宜臣等逐一參酌徑自舉行

不敢一一煩瀆天聽 疏入依議行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嘉靖四十二年 楊博

臣竊惟薊昌密邇京陵自庚戌敵變以來議守之計獨詳議戰之計稍略即如昨者三河平谷之警仰仗聖皇在上天威震疊風雨助順兵將爭先以致孤山之連戰古北之一擊誠自來未有之事但各兵一時雖稱雲集多係宣大遼保山西之人無警常使候援則勢有不能臨警方行徵調則緩不及事其在今日必須別爲規畫方克有濟臣不揣疏淺僭陳十事伏望皇上俯賜採覽

敕下遵行一議處督總標下親兵臣等議得近日胡鎮
孤山之戰多得標兵之力但軍門舊設標兵止有一枝
其總兵巡撫原無標兵以臣愚見此等勁兵必須新舊
總設五枝計該一萬五千名操演精熟方得實用合無
將總督劉熹下再添標兵一枝總兵胡鎮何準巡撫溫
景葵下各設標兵一枝每枝務足三千名或于各區現
兵內挑其精銳或于各處家丁壯漢內多方招募合用
銀兩就于山東河南民兵銀兩動支不敷之數作速具
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臣等又惟經始之初全在

得人除參將王孟夏現管總督標兵外查得參將黃演堪管總督下新添標兵守備董一元堪管總兵胡鎮下新添標兵原任參將李康民堪管巡撫溫景葵下新添標兵遊擊王世英堪管總兵何准下新添標兵一切應行事宜就聽演等以次經理此後遇有警報總兵官胡鎮卽將五枝合爲一營相機勦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邊兵臣等議得延綏寧夏固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入衛兵馬初調之時人强馬壯甚于薊鎮有濟卽如嘉靖三十三年臣博在古北口等處與賊相持大率多得

邊兵之力乃今因循既久人心玩愒徒有三千兵馬之名殊無三千兵馬之實或以老弱參預其間兵爲疲兵或以尫羸苟充其數馬爲弱馬往返奔馳徒勞無益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今後入衛之兵務要揀選好軍好馬方許調遣起行到薊之日本部選差風力司官一員前去點閱如敢仍蹈夙弊臣等指名參奏重加究治一議處鄰鎮添調援兵臣等議得薊鎮與宣府遼東保定相去最近其次則大同山西即如近日三河平谷之警雖因臣等豫先徵調實以地里稍近故不

及旬日士馬雲集但中間精强者固有疲弱亦居其半相應通行整飭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各將正兵遊兵逐一揀閱軍與馬務足三千之數如軍不足應該招募其銀兩于何項內動支馬不足或本色折色應于何項內處辦文書到日限半月以內各另回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若果士馬精强在本鎮可以壯邊圉之威聲在薊鎮自當收應援之實效一議處薊鎮總兵駐劄地方臣等議得薊鎮總兵官先年駐劄三屯營專爲朶顏三衞撫賞卽今古北口石塘嶺等處既

稱敵衛在總兵職任于撫夷爲緩于勦敵爲急緣三屯營相去軍門數百餘里遇有警報自是無濟緩急查得石匣營實當密雲古北石塘牆子嶺四處適中之地合無于防春防秋之日總兵移于石匣營駐劄帶領正兵并新募總兵下標兵相機戰守夏冬無事仍回三屯營保備庶與軍門聲勢聯絡氣脉通貫一議處牆內險隘設伏臣等議得古北諸區牆內如潮河川等處多有險隘可據即如近日參將郭琥伏磤一擊行敵落膽若使各區但有險隘去處諸將盡能如此敵之入也可以扼

其吭敵之出也可以攻其心比之角力血戰者難易自別合無備行總督劉燾總兵胡鎮巡撫溫景葵嚴督各區副參等官各將本區險隘去處或暗設地坑或各置伏礮或以水攻或以火攻各畫一水墨小圖送部查攷一面刻期舉行一議處入衛邊兵糧賞臣等議得各邊入衛之兵遠離鄉井辛勤萬狀必須優其糧賞方能鼓其敵愾之氣往年糧料充足賞賚隆渥以故士嬉馬騰足堪戰守乃今應得糧料既給不以時散兵賞賜支歲加減削以致諸軍往往私賣戰馬以充食用殊非事體

合無備行總督劉燾會同巡撫温景葵督同薊鎮昌密管糧郎中并各該兵備等官從長計議糧料應否加增或通給本色賞賜應否復舊或量爲從厚作速回奏一議處宣遼境外哨探臣等議得諳達巴圖爾黄台吉之巢在宣大邊外土蠻黑石炭之巢在遼東邊外一則山川隔遠難于豫得其形一則屬夷勾煽多致反覆其說先年建議之臣謂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鎮不過因魔問病誠爲確論卽如頃者之患半月之前宣府獨石境外先巳瞭見以故臣等得以豫調邊兵足爲明驗

除遼東原係軍門節制外合無將獨石參將兼聽薊遼總督節制如遇白草川三間房等處哨見賊形即便飛報薊遼總督軍門薊鎮有功則與之同賞如或誤事一體治罪一議處州縣軍民屯堡臣等議得收保之法大者爲城其次爲堡再次爲墩雖大小不同必須高堅深厚方能賴其保障臣博往年巡撫甘肅嘗創爲墩院之法大率每村一二十家共築墩院一座或有力者能家築一座亦從其便嘉靖二十九年賊犯涼州毫末未嘗有失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其計莫善于此合無容臣等

將墩院之式畫成紙圖咨送巡撫温景葵處令其督率
兵備府州縣等官責令居民于土脉融和之日以次舉
行務使愚民各知墩院之設全爲生我非爲勞我庶幾
人心歡動工效可稽其原設堡寨亦要通行查明但有
不堪去處一體修理完固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臣等
議得薊鎮昌平密邇陵京比之各邊緩急不同敵騎侵
軼勢必聚衆方敢深入亦與各邊零散頓異以故先年
本部題准敵入內地與邊方陞賞不同拒敵不得入邊
雖無斬獲然准一體世襲意誠有見于此合無今後除

村莊壯夫零斬敵級仍照舊例陞賞外其官兵與敵大衆血戰臨陣斬獲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願陞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所獲馬匹器械等項盡數給與本人充賞各邊不得援以為例一議處朶顏三衛臣等議得朶顏三衛夷人邇來陽順陰逆專為比敵嚮道雖即掃蕩巢穴不為過舉但中間情狀不一有畏敵勢而曲從者有得敵情而傳報者玉石不分又非國家懷柔之意合無聽總督鎮巡官榜諭朶顏三衛都督等官汝等父祖皆知敬奉天道護衛朝廷故與汝土地賜

汝敕印每來朝貢則厚加賞賚恩德如天夫何汝等後人翻向北敵甚至勾引入境今後爾等各宜照汝父祖效忠守法如遇諳達黃台吉等到汝營內果能設計擒斬函首來獻定行奏聞朝廷給與萬金如仍前悖逆彼時勦汝不要後悔總督鎮巡官一面將曉諭過緣由咨部查攷一面將應撫應勦事宜明白具奏定奪　疏入依議行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嘉靖四十二年　譚　綸

臣會同總督廣閩都御史張臬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

邦珍議照修政貴于及時有備所以無患福建地方適
自乙卯以來倭寇紛紜廣賊並出因之民窮盜起內外
騷然馴至興化之事而顛危極矣茲者仰仗聖皇神武
赫然一怒次第蕩平八閩之間遂獲寧宇十年之內僅
見一時若不乘此戰勝之暇亟爲善後之圖誠恐寇情
叵測事變靡常必待患至而始爲之備則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掣肘多艱噬臍無及臣等用是大懼莫敢
寧處謹稽諸舊典酌之時宜質諸輿論之公參以一得
之見條列十有二事上塵聖覽實思患豫防之愚忠爲

久安長治之至計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請自宸斷
速賜允行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一曰議復寨以扼外
洋照得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海中諸國獨日
本最爲狡獪藉我奸民乘間內侵不但此時爲然葢自
洪武迄今皆嘗受其患查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
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于陸
又置水寨以防之于海初惟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寨
耳景泰年間增而爲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
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內固有自來矣

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發舊制盡失為今之計亟宜查復五水寨之舊每寨設兵船四十隻兵萬三千名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六萬五千名以五把總領之定為五大䑸內以舊設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䑸為正兵增設銅山小埕二䑸為遊兵而又為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各自為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扼外洋擊來賊為功第一擊去賊次之失賊弗擊與致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兵船俱屬總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未汛之先總會南臺聽統督整搠訓練汛期

將及分發哨守汎畢復總會南臺殿最功罪而賞罰之
仍整搠訓練以備來汎如此則總䕶有經聲勢亦重虛
僞盡革實效可臻但立法雖詳振舉在將閫中武弁得
人甚艱現今各寨把總僅惟原任守備秦經國尚堪鞭
策外他皆用之倉猝之餘乏勇敢之氣臣等查得現
奉欽依陞二級泉州納級副千戸傅應嘉泉州衛指揮
魏宗瀚百戸鄧銓浙江松門衛千戸羅繼祖皆熟諳海
務屢立戰功及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皆奉欽依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閩浙海防責任惟均合無比照浙江事

體請乞敕下該部查將傅應嘉魏宗瀚等銓補前職但五寨之中又有緩急而五臣才力亦有大小臣等酌量相宜小埕爲省會門戶宜用傅應嘉蓋本官奇才傑抱將略尤優一時武弁無出其右次則烽火門宜用魏宗瀚次則銅山宜用鄧銓次則浯嶼宜用秦國經次則南日宜用羅繼祖斯則因地用人乃無不勝之患二曰議處兵將以責實效臣等查得前福建巡撫都御史劉燾分爲南北中三路請設三參將領之軍門標下另設遊擊一員各陳陸兵三千名其經畫亦云備矣但參遊既

難于得人而尾大每至于不掉數年之間未覩成效職
此故也臣惟知兵之將世不多有治標之事難執一方
亦惟隨時措置有益成事而已今照分守溫處福興副
總兵官戚繼光忠誠懋著文武兼資貌雖不踰中人才
則可將十萬南北將官號爲節制之師而收堂堂正正
之效者誠未見其比也第其秩雖都督官纔副總殊未
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閩之望臣等謂宜請乞以
戚繼光充總兵官鎭守福興漳泉延建邵武福寧金溫
九郡一州其三路參將悉改爲守備所轄信地俱仍舊

章且宜即以戚繼光部下偏裨曉暢兵事屢立戰功者
充補其任則在平時既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而于臨事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誠爲計之得者今該
臣等查得戚繼光營內現充軍門標下把總納級指揮
胡守仁其才則堪中路守備現在領兵納級指揮王如
龍其才則堪北路守備但南路守備尚難得人臣等又
查得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宗元精敏向進合無
請乞敕下兵部查將胡守仁王如龍推中北二路耿宗
元以原職帶管南路各守備職任行令查照原分信地

名帶所部兵夫住劄防禦三路五寨水陸兵將俱屬總
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咨臣等查處堪動官銀于閩縣
南臺地方開設鎮守教場及監督公署在彼聽其公同
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月乃分布四出聽各住劄該道
分撥監督水陸防守蓋無事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于
一人而兵有實用臨汛而畫地分守則水陸備于多算
而事有成功誠又計之得者但本鎮以一人之身轄全
閩之廣馭二三萬之眾若非分任得人焉能巨細畢舉
仍應照例添設坐營都司一員專司調度中軍把總二

員職掌旗鼓統領標兵其人則查有現任北路守備羅章堪備坐營之任戚繼光部下納級指揮陳濠金科堪備把總之任就而用之庶幾上下相信任使有人而軍務爲可舉矣再照原議遊擊領兵一枝專任軍門標下以備往來策應現在遊擊員缺查有江西南湖守備李超堪以銓補伏乞聖裁三曰議處客兵以備常戍照得金台之兵臣與戚繼光居浙頗久勞心訓練故長于陸戰漳泉福清之間人以下海爲業故長于水戰今浙江不能不用閩兵以備之于水亦猶福建一時不能不用

浙兵以防之于陸蓋其長技有如南舟北馬旣不可以
强而同而其應募亦如遊藝行商實不可以禁而止是
固無容別議外但越省從征勢難久駐而萬衆聚食坐
費餉金臣等因行副總兵官戚繼光監軍副使汪道昆
將前客兵從公詢審願去願留分爲上下二班每班務
足九千名上班自今七月初一日爲始分布教訓以防
小汛至十月無警放班下班亦自七月初一日爲始差
官押送回籍至十月初旬聽各把總統領上班以防春
汛汛畢仍于六月終放還又以前班兵夫限七月初旬

上班以防秋汛年年如此歲歲更番務以三年爲率不許別有變更但出應募每不爲本處有司所喜值其放班因肆陵虐情亦有之故兵將往往以此爲慮伏乞天語丁寧浙江巡撫右侍郎趙炳然通行該管道分及府縣官員務要一體存恤毋得自分彼此因其應募輒事誅求致開他釁內有把總等官變亂行伍違誤成期及赴他處投用者聽臣等從重參究拏治如此則陸戰有人閩事自定而浙之列郡與閩境土相接者亦無脣亡齒寒之患矣四曰團練主兵以固根本臣惟先年編簽

民壯大縣多至五六百名中縣三四百名小縣亦不下百五十二百名每名歲定工食銀七兩二錢近年東南皆給帖聽募人自取蓋有倍收至十一二兩者兵有定數糧有定額所以採官軍之𡚁得寓兵于農之意比者屢經言官建議詔下有司團練鄉兵法莫有便于民壯者乃沿習日久本意寖失以有用之錢糧養無籍之棍徒無益實用臣等謂宜將各縣額設民壯責之駐劄守巡兵備該道督責知府知縣巡捕等官通行查出汰其老弱與市井棍徒補以精悍丁壯給以堅甲利兵編成

隊伍分爲班次一班屬之知縣就便訓練在縣防守一班屬之巡捕官領赴本府團操每季更番稍均勞逸每府聽臣坐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爲之統督知府爲之監督公同訓練駐劄該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怠精否而賞罰之務使人人善戰縣縣皆精該道該府該縣等官乃爲稱職否則他事雖賢亦以曠官論罪八府一州計可得兵萬二千人小警則各自爲戰大警則互相應援如此則糧餉不增戰守有備行之三年即八閩之內可轉弱爲强而議罷客兵矣五曰議處憲臣以

重監督凡用兵旣有大將爲之統督又必用憲臣爲之監督蓋訓練士馬臨陣決戰身先士卒則統督之事也稽察奸弊課殿功罪處置錢糧則監督之事也除水陸守備把總分駐信地料敵出戰則聽臣行駐劄該道分投監督外至于合營團操與大兵進剿大將臨戎必同心文官一員與之終始其事臣等查得兵備副使汪道昆忠存許國才足投艱素與副總兵官戚繼光雅志匡時協誠任事故去春今夏屢建奇勳武略文謨並輝窮海今戚繼光旣欲其總鎮八閩而汪道昆則伏蒙欽陞

二級萬一推遷別省不免有拂羣情伏望聖明軫念退方剛生神氣敕下該部將汪道昆遵照成命陞授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協堂請給關防敕書監督全省水陸軍事務與戚繼光同心一德共濟時艱俟其年勞茂著績用有成超格擢用伏乞聖裁六曰薦舉賢能以備任使伏惟爲政在于得人而見賢乃可授任方今聖皇壽考久道化成多士濟濟隨試輒效固不必爲官而擇人也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而時屬艱危亦宜厤試照得福建海道之官最爲重任人所畏爲而延建二府素稱善

地比以山海之寇屢次傷殘鄉無完宇民樂從盜撫摩
安輯尤貴得人知府周賢宣年踰一攷海道副使邵梗
則任滿六年誠恐一旦轉遷別行推補卽係賢能克堪
重任而于海防事體境内民情豈能一旦熟悉今該臣
等查得分守建寧參議金淛分巡興泉參議萬民英鹽
運司同知劉汝順漳州府同知劉宗寅皆夙抱忠猷才
誠茂著素嫻軍旅人望共推且居閩旣久民情地利無
不周知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遇有
前項員缺卽將金淛等推補則任使得人而于殘破地

方眞有賴矣七曰議處有司以圖治理臣惟安內攘外必先有司蓋其于民最親而民之繫望最切如使拊循無術防禦失宜民禍滋矣近該言官建議吏部題奉欽依通行撫按衙門將各該地方凡才力不及并貪汚不職官員體訪旣眞不時參論蓋誠有見乎此閩中戎事日棘吏治日非徒以糾察未遑懲創弗及方今外患始息內治當修有司官員亟宜議處除循良著聞俟其成績地方稍僻許其自新不致濫及外該臣等查訪得某官刑政教之餘以沽名假餽遺之儀以射利才足濟貪

政多播惡某官性資庸劣志氣卑污當民窮財盡之際惟峻法而取盈適力詘舉嬴之秋獨興工以求悅政聲湮沒物議沸騰此二臣者貪污不職所當亟爲罷斥者也某年力龍鍾才猷駑鈍充耳無聞面命猶煩介紹措身無地跬步必假人扶精力消亡職業曠廢此一臣者年老有疾所當準令休致者也某官外若可觀中無所取買辦軍需百求而百不給講求民瘼十問而十不知故已下移志非尚往此一臣者才力不及所當改調閒散者也以上地方或爲省會門戶而當倭賊之衝或在

山谷隩區而爲寇盜之藪安民弭盜必得其人乞敕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等罷斥某官改調別選進士有才力者以補其任庶幾因地擇材因才授事官守得職而民生有依矣八曰申明職守以振頽惰臣惟以民養軍以軍衛民三代以來未之或改國初沿海地方衛所相望行伍充盈一切軍需莫非民力故出海有軍烽堠有望隘塞有扼城池有備凡以捍民患上酬國恩由彼視之固皆分內事也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名該衛所官軍大都桀驁不馴頑鈍無恥驅之戎

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于是乃復以供賦之民受登陴之役事之倒置未有甚于此者夫彼以積弱自名難于不教而戰水陸之防固無望矣至若嬰城自守力猶可爲顧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又焉用養彼爲哉查得現行條例凡沿海及腹裏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若遇大敵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官與專一捕盜官俱比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掌印官及捕盜官與衛所同住一城者不能竭力協守俱起送吏部降一級別用

是則典守之責旣有等差而失陷之罰亦分輕重臣請中明前例分別職守如鎮海等衛安海等所官軍自住一城並無居民相錯者責之掌印捕盜官編定精壯食糧官軍署名防守如或老弱卽爲汰革另選餘丁精壯者補之其不食糧軍餘舍餘旣有身家亦要一體編派協助其餘與府州縣同住一城亦照此例編定如或城垣寬袤戍守不敷先儘官軍而後以機兵及居民補其不足假令失事悉照前例分別論罪設若賊勢重大攻圍緊急許赴附近守備官處請發援兵援兵聞報必須

整搠器械關支行糧沿途探哨相機嚮往大約離程三日者卽限以十日爲期如過期而援兵不至因而失陷者領兵官照律擬罪若倭賊始登攻圍未久援兵已發程期未滿及爲賊所襲原非攻破者俱止罪坐本衞所官員如此則事有責成人無規避敵愾之勇可作偷惰之弊可袪而無復覆轍之足虞矣九曰請乞錢糧以救危急臣自受任以來歷稽往牒福建用兵之始歲費六十餘萬其後巡撫劉燾當詘乏之時爲撙節之議盡罷兵食祗增軍糧大約一歲計之猶至二十八萬然而武

備俱廢寇患益深而閩遂不支矣及巡撫游震得繼任之後更議調募稍爲調停雖費出有經亦不下四十二萬顧牘中奏留僅存虛數而民間窮困無救供需其後失事日殷調兵日至使非聖明大破常格特發帑銀與取回浙直原借去銀兩閩事去矣臣始入境則各部調募官兵已近三萬而各營斬獲功級不啻三千五百有奇解到帑銀近俱用盡卽有未到之數內又除去三萬兩准作興化修賑等用外以臣等計之僅存一十萬兩以供來歲之需近該臣等部署水陸分布官兵共計用

兵二萬三千歲用工食銀二十八萬加以修船給械懸
賞衝鋒通計一歲非三十二萬不可視前巡撫劉燾所
議之數止加四萬亦期以實心行之或可濟事即今汛
期相仍歲事孔棘萬一兵食不繼士氣不張不惟盡棄
前功抑恐仍蹈故轍即臣以身殉國固所甘心國事謂
何伏乞皇上留神于廟算垂成之功終惠于海隅更生
之會敕下該部查照浙直江西先年用兵事例就近請
發兩淮鹽課銀十二萬兩兩浙鹽課銀四萬兩兩廣椒
木銀四萬兩責限解發前來聽臣撙節用度散訖繳報

庶足以濟部中待哺之急免日後噬臍之憂十曰請緩
征科以恤凋殘臣惟貢賦惟正之供催科有司之職市
恩曠職謂之不臣孰謂不臣而可爲也近因各省拖欠
內庫折銀節經戶部題請通行撫按督催按季開報臣
雖駑下固知內庫爲不可缺上用爲不可稽欽限爲不
可違部議爲不可格也近該臣督兵勦賊親歷福興延
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汙萊蔽日民間危急愁苦之狀
殆周人所不能喻鄭俠所不能圖矣以此而責有司招
徠之撫字之猶懼不旣將復使之集流亡督逋負誠不

忍出諸口也迺蒙皇上恩覃溝壑化被海濱大施曠蕩之仁屢下蠲免之令民間父老猶幸得及于寛政庶幾可保其餘年使臣不能宣布德意而一切督責有司彼必以應文逃責之心而爲遠禍全身之計有司雖民民雖有司或以箠楚離心或以耰鋤起釁縱能頭會箕斂而得不償失將焉用之查得先任詔安縣知縣龔有成龍巖縣知縣湯相俱各心勞撫字政拙催科部議以完糧不及分數照例移官一時有司翻然改慮後該巡撫陸穩奏調龔有成巡撫游震得奏保湯相于是始知朝

廷不輕絕之仁無求備之義莫不感激思奮精白承休是則部議之殿最吏治視之以為隆汙吏治之隆汙民生視之以為休戚者也乞敕該部憫念流離稍從寬假福建一省即七分不完姑免降級四季未報毋論稽程庶遺民得以休息而更生下吏得以紓徐而從事地方幸甚臣愚幸甚十一日乞蠲租稅以復流移臣所謂緩征者謂全省之民也至若興化之莆田平海福寧之寧德建寧之壽寧政和泉州之晉江永寧漳州之立鍾南靖生理久絕喘息未甦以此而視全省之民又不可以

同日語矣先是興化克復該巡按御史李邦珍發銀六千兩興復水利賑濟流離近報平海蕩平又該御史林潤請銀三萬兩爲之修城築堰賙貧助耕凡所以爲斯民居養計者至深切也顧自府縣官到任以來日以招集爲事近欲清查戶口歸併都圖乃拊循之急務而民恐征徭之將至又皆轉而之他卽使有地可耕有城可守民多疑畏相率流移紛紛未已及查盜德之民久報賊平不願歸復政和壽寧之民猶懷亂掠不樂寧居夫率民困則易離民勞則易動事所必至理固然也竊計

地方殘破莆田平海爲甚寧德壽寧政和次之晉江永寧古鍾南靖又次之使非廣布之以寬貸之恩明示之以招徠之信卽使龔黃爲治民弗能依伏乞免其征科與之更始甚者三年而後納稅次則二年又次則一年使之甦息有期歸復可待庶幾漸遂有生之樂益彰無外之仁但照遞年部議蠲免猶征起運僅免存留是可以少紓平災傷之民而不可以槪施于殘破之地何則水旱之災不常有而豐凶之歲恒相乘卽使年穀不登而舊積可資豐年可望于是持其緩急爲之調停卽寬

一分民已受賜一分矣乃今故貲蕩廢已往既無所憑生業淪亡將來又無所賴故雖用其一而緩其二彼惟知有怨而不知有恩誠能寛之歲月悉爲蠲免庶一方可無後憂而三年或有成效十二曰修復額糧以修軍政臣惟三代以下兵農始分兵制不同用之惟一國初衆建衛所部署官軍出則從征居則戍守法至善矣其後承平日久尺籍徒存軍兵不足賴而後有民兵民兵不足賴而後有募兵制益分而軍費益廣矣查得國初舊設福建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員名夫有軍則有

糧有糧則有額要之以境內之賦養境內之兵非自外
至者也邇來衞所消耗行伍空虛計其所存曾不能以
半較之額數不知其所餘者凡幾何矣當事者綜覈盈
虛衰益多寡或那移別用或轉運地方理固然也乃今
欲以轉弱為術而為久安長治之謀則必查復額糧振
飭武備計莫出于此者何者醫之攻疾也急則治標緩
則治本治標者烏附之類客兵是也治本者參朮之類
籍兵是也誠能申明舊章查復定額那移者照舊補足
轉輸者照舊取回是四萬八千之軍需可不外索而自

足由是而汰其老弱選其丁壯定其部曲時其訓練藉
客兵既張之威以作其氣舉客兵已試之法以定其趨
俟三年有成由是而罷客兵調募之費減民兵供億之
需因地制賦因賦制兵眞救時之長慮修武之善經也
以上所陳訓練主兵查復額糧與前巡撫都御史劉燾
先年建議因兵以求兵因糧以求糧大意相似自非需
之以歲月不免同入于虛文故臣等徵兵請餉之議恒
拳拳焉必期以三年之久庶幾爲萬全之策不然往事
具在顚覆相尋臣等雖竭犬馬之愚亦無救地方之患

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六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嘉靖四十四年　譚　綸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查得仁壽縣堂上櫃內原貯白銀被盜劫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繡巡捕主簿李萃責令戴罪拏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恪參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繡忝居令長不顧司存銀已在庫而慢藏典守之心何怠賊得梯城而行劫防禦之術誠疎在平日雖有愛民之心于臨事殊無弭盜之略人贓稍獲遺逸尚多巡捕主簿李萃才本闒茸政亦怠弛伴

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臥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逭曠官之咎此二者臣所當提問以為奉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按二司守巡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尚智僉事呂膺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疎虞之愆但李尚智則兼攝下川南道巡歷敘瀘未回相應免究呂膺則承委監督操務彼此顧慮難周相應量行罰治再照四川一省遠在西陲山川險阻甲于天下法網疎闊自昔而然邇年以來在外則諸番跳梁雖屢行撫勦而桀驁之態尚轉相效尤而怙不之改在內則武備廢弛即嚴

行督責而文武之屬率視爲故事而莫覩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即首視各郡縣城垣要皆單薄無益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繼之簡閱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衛所皆然而四川爲甚矣至于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爲近古其在今日可以循名責實轉弱爲強惟此而已奈初意寖失于承平之久良法盡壞于不才之官有司視役占爲當然以選練爲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稍議折徵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

暫行停減因循至今額數皆失而所存無幾又皆白徒
市棍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
自富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劫庫已經四起有
由然哉又照全蜀四塞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
司尤爲淵藪蓋二司利羣盜之重賂羣盜恃二司爲三
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
分守參將一員于永寧宣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
欲其宣布威信鈐轄土夷誠爲有見乃今反使羣盜得
憑藉諸司以爲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

分守兼制爲哉其故蓋起于各官謀身之念太重任事之志弗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未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爲地方謀爲朝廷計耳則亦無惑彼之桀驁愈甚轉相效尤而莫之改也至于參將周表則又有難以備責而當爲之處者蓋制馭土夷之道在我當守其舊章在彼宜責以定分則我旣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銅仁後改爲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向駐貴州石阡府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遂使該司上下同辭紛然申

擾以為不便臣初嘗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累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土夷每以激變上囮為言周表亦以孤危難處為慮臣因為之熟計宣慰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所轄八司土夷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令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嘗有之官隨帶三省之兵改駐于其治內供應夫馬不免偏累誠于情有弗堪故其心未帖服而周表此時且不免委曲遷就以計定人心為事不然恐生他故愈益難處而又何暇問其藏汙納垢之事而畢得行吾志哉故臣謂難以一概責備

而又當爲之處者此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將知縣周大繡等行巡按御史提問僉事呂䕃量行罰治左參政李尚智免究仍聽臣嚴督守巡兵備等道府衛所州縣等官將通省大小城池並行修濬務高深如法保障有資合用工料從宜措處其原設民壯盡行查復舊額分投訓練務成精兵以備不虞及通行永寧等處參將安大朝并敘瀘重夔各兵備道嚴督播州宣慰楊烈永寧土舍屠效忠等將竄入該司地方有名强盜藎拏獲解臣正法仍禁戢所屬不許再行窩藏其參將周表

仍聽該部轉行臣與貴州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議改駐適中地方免使獨累播州一司致生疑畏而文武庶官中之有怠緩不職與土司中之有桀驁弗恭者皆從臣遵照敕諭參拏處治甚則加之以兵如此則守無不固令無不行而區區小寇不足慮矣　疏入帝從之

選練州縣民壯疏嘉靖四十五年　楊博

臣竊惟天下州縣選立民壯照依里社以爲額數相沿日久名在實亡每遇地方有警動稱無兵必須仍復舊制以壯兵威以嚴內治蓋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昔人

謂與之土地人民而不與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誠爲
至論尚書馬文升有見于此選設民壯量里社多寡爲
編次遠慮深謀眞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若使州縣官
果能收選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可以彈壓姦宄之心有
事可以坐收擒勦之效邇年以來寖失原意或以之調
防邊塞或以之抽補軍役徒有民壯之名未見兵勇之
實卽如近日四川南直隸妖寇之變守土官員束手無
策誠爲後車之鑒應卽行南北直隸并十三省巡撫都
御史轉行兵備守巡該道著各府州縣掌印官照依曩

年事例即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現在若干逃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各若干即今應該作何處置或將本處現有快手機兵等項改補止要查復原額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編列隊伍每五十人為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人為一總設總管一名更查空閒官地一區立為民壯校場春夏秋三季月操六次至冬操三歇三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如遇草寇生發即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處聽守巡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巡閱同衞所

官軍一體操練如果人强藝精卓有成效許其特爲奏薦重加獎賞怠玩廢弛者指名參究一整飭間既無增餉之勞立見足兵之利矣　疏入帝從之

諫修齋建醮疏嘉靖四十五年　海　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于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

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
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眞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
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以來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
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
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
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
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臣竊謂

陛下不及漢文帝遠甚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眞是陛下之心惑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

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
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
陷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
其大端在于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
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
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
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于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
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于仙桃天藥

怪妄尤甚昔宋眞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姧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

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戸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于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于無

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悁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疏入逮下詔獄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隆慶元年　譚　綸

臣謹奏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議照薊昌為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羣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鹵議悉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

有足虞乎而臣等復不能無言者蓋涓埃之細亦愚者十慮之一得耳謹冒昧列款以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看詳如果言不涉迂擬議上請俯賜施行其于秋防大計亦庶乎有小補矣計開一曰議應援臣等竊惟薊鎮之邊天險足恃據險以守本無足虞而前此往往爲敵所乘如入無人之境蓋徒知以守爲守之當事而不知以戰爲守之得策耳臣前議練兵三萬列爲三營分任責戰庶幾以戰爲守一大應援之兵矣然以臣所總督薊遼二千餘里之邊專三萬應援之衆合之雖若有餘

分之則衹見不足且我方明于所往彼已決于聚攻自非就近設有援兵一枝與之相持相戰則擺守之兵未有不敗事者爲今之計合于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選精銳三千人每五百人定把總一員領之謂之一司每二司定千總一員領之謂之一部每三部定參遊一員領之謂之一哨無事則免其做工常行訓練遇警則視其所攻往來截殺無論大舉深入務與主兵併力拒守以待大援之至如大援已至而失守則失守之罪當以大援爲首而本路援守官軍應從次論若大援奉調計

其時日地里逗遛不進以至失守則本路與大援各任逗遛失守之罪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里尚未能至而先失守則本路獨任失守之罪如敵犯別路本路確然無警則此援兵三千亦聽臣隨宜調撥如此則隨處有援人心知警而戰守爲有賴矣伏乞聖裁二曰明節制臣等聞之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夫將爲三軍司命而勝敗之機乃係于兵之有制無制何也蓋有制則上下之利害皆切于身而其心不得不與之共死無制則秦越之肥瘠無

預于巳各計謀生故臣嘗謂節制之節卽竹節之節節
節而制之則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否則
在上者旣無所責成因得以遂其推諉之姧在下者漫
無所關繫往往視棄其主將如弁髦而莫之顧焉此不
特士卒之于偏裨偏裨之于主帥爲然卽于督撫亦莫
不然者矣故領兵裨將居常每對人言曰何必自苦遇
有事來我尚隔著幾輩拚一充軍無不了者是在偏裨
且爾又況其下者乎此皆節制之法未講耳臣等謂宜
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豫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

總兵之下有參遊其所領則爲之一路一哨參遊而下有千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部千總而下有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司把總而下有百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局百總而下有旗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宗旗總而下有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隊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一路一哨則責成參遊一部則責成千總一司則責成把總一局則責成百總一宗則責成旗總一隊則責成隊長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至于蹶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蹶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蹶

一千總則以所部下把總蹶一把總則以所部下百總蹶一百總則以所部下旗總蹶一旗總則以所部下隊長蹶一隊長則以所部下兵士皆斬弗有是語責成則自大而小凡爲之主將者不得不致其忠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將合千萬人之心以爲一人之心此則所謂節制之法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不可敗昔臣在東南治兵大率用此故能轉弱爲強今邊塞之軍令不行已久臣等竊謂備邊之策蓋莫有急于此者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今不

講自治之法而惟紛紛以備邊爲言眞空言無補耳伏
乞聖裁三曰議功賞凡論功行賞視首級之多寡以爲
殿最此若可以爲據矣然臣以爲論小敵則可若遇大
敵則當先破敵者勢難取功奪首級者未必殺賊此不
惟功賞不明人必解體往往又因爭首級馴至誤事故
臣等謂宜于臨事之際以密雲等三大營之兵豫分爲
三大枝專備衝鋒破敵而于各路調到之兵分配于三
大枝之後以爲應援或遼東或宣府入援之兵則張布
兩翼或資之夾擊或聽其出奇仍各將其兵編爲二三人

一伍三伍一隊三隊一宗三宗一局三局一司三司一部三部一哨每伍以二人殺敵一人取首一首止許同伍三人共之越三人者不許作功其先爲某枝銃箭所傷者則以歸諸本枝銃箭之兵用槍棒者不預焉至于各枝齊奮致敵墜崖塹死者則聽主將于事定之後總取其首合而分之大率以十分爲率衝鋒破敵夾攻出奇者各得其三應援之兵共分其四臨陣斬獲之功願紀錄者以親斬論墜崖之功主將許論部功士卒給賞而已如此則軍無爭功朝無僭賞其得之不以爲倖而

賞之足以勸矣夫賞當其功固爲公平之道而賞不踰時又爲激勸之機今之功賞往往踰年而不決至使獲功之人有不以功爲功而反以爲累之歎豈所以致人盡死力哉蓋緣隨軍無紀功之人曰久成腐爛之物以致眞僞難明因而持疑莫決也謂宜于秋防之時聽各巡按巡關御史會委老成練達推官二員與之隨營稽察凡遇各枝官軍所獲功次當卽得赴紀功委官處登時紀驗准與作功者卽給與關防小票爲照其首級仍與標記明白別與差人轉解紀功御史覆驗無異仍給

印信小票爲照其各委官先給之票追回不用仍即具
奏陞賞則衆皆競勸人樂捐生而膚功爲有待矣伏乞
聖裁四曰議修守查得防邊集議明戰守一款內云將
諸鎮入衛客兵專責之戰守本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
徒知主兵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强者也徒知客
兵之强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盡可恃也爲今之計
謂宜于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强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就
中愼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
訓練以爲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

修守之事庶幾無藉其戰猶資其守不然二事俱廢則
又焉用彼人衛為哉伏乞聖裁五曰革冒濫夫三軍之
士賈勇直前凡以為功也有功而賞之後期人心且解
體矣況奪之功乎臣等竊聞塞上夙弊凡軍士之功將
官家丁輒得攘之矣將官輒又攘之矣總督鎮巡中軍
旗牌聽用等官輒又攘之矣四方鑽刺報功之人輒又
攘之矣是戰士出百死一生而得之而輒見攘于將官
與將官家丁之手已甚不堪而未操寸刃罔發一失者
亦得以奪其血戰之功以為功則誰復肯致死而用命

哉臣等謂冒濫之弊所當嚴爲禁之也伏乞聖裁六曰禁虛詐竊惟春秋兩防大小文武功罪必從臣等與之敘論上之朝廷下之本兵復下之巡按御史以覈實之然後殿最請行誅賞可謂至公至明至精至密且無倖功苟免之弊乃各大小將官不修實事專尚虛詐厚養刀筆之徒置之帷幄之中廣收辯舌之士布之輦轂之下每當有事之秋卽豫爲活套揑寫虛文如見敵輒奔則云如何而拒敵未見烽塵則云如何而轉戰觀望不前者輒敢以陷陣自名摧鋒破敵者反或以退縮見訾

敵未退而先報出境本有罪而肆言有功中外交構遐邇播揚能使聞者聳聽見者色喜因而顛倒是非變亂黑白甚至冒犯交結之條甘蹈欺罔之罪徒取便于身圖不顧觸乎法網比比皆然此而不禁相率爲僞尚安望其盡忠耶臣謂宜請下該部每于邊塞有事之時行令五城兵馬差人于東西長安門外與兵部都察院門首往來巡察但有在彼高談浪議邊將功次卽係前項辯舌棍徒許便拏赴所司嚴加拷訊坐以潛住京師窺探爲姦之條其遞送各衙門報功報事揭帖亦宜連人

送赴巡按巡關御史與之從公查覈如所報是實情尚
可原若事涉虛誣卽從重參究幷根治秉筆之人如此
則詐僞息而聞見不淆公論定而人心自奮矣伏乞聖
裁七曰廣利器竊惟中國之長技莫踰于火器而火器
之利又莫踰于佛郎機但其制必用銅其次用鐵銅之
巨者每具計費二十金次亦不下十五金鐵之巨者每
具計費八九金次亦不下五六金點放不得其宜易破
破必傷人更制則其費又半之以故不能多具具亦不
敢輕用臣在南方見有木佛郎機之法因教武生舒明

臣造而試之其利與銅佛郎機同連發七八銃又不破壞破壞亦不傷人法用堅木爲體長七尺圍一尺四寸中空經寸外束以鐵箍六道計其工費共用銀三錢三分壞則止易其木而鐵箍則長存費省而用巨莫有善于此者臣謂宜請乞敕下工部支銀一萬一千兩前來分發薊昌二鎮十一路參將分投照式制造三萬三千架分布各緊要關口以備戰守之用且點放則人皆可能輕便而運動復易壞則責令該路取木易之再壞再易不必更給之費以現在之兵各兼守一銃計一路增

銃三千架猶如增兵三千名由是推之郡縣推之營堡
制而用之爲利甚博是亦禦敵之一策也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應詔陳言疏隆慶二年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開朝政得失許諸人直
言無隱竊惟皇上秉聖睿之姿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
詢召耆碩挽國是于將非收人心于既渙大法小廉朝
野盛謐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
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拔復領事寄而夙遘疾

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邱壑苟有一得敢愛其愚

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爲八事上請倘以爲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

我祖宗功莫盛于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瀆至于孝宗

皇帝承列聖之貽範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

告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

謹後乘無狗馬遊畋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
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
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
講析政要較求晝一以故聖聰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
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卽召
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
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

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績以輿廩偶遇糾彈卽爲溫慰聽目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儉訐刻覈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卽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寔迹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于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職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

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敕
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無
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
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鬱
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
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爲上帝元
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
發明詔于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

思實爲便當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巳書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巳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産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爲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于用義夫族屬至于奉國將軍亦可巳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絶所謂傷于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囷之于一城而

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
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
居附近州縣廢箸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
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
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
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
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
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
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生澀自今而後係中

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繫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伏惟皇上銳然行之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祖宗甲令只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現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劾為此例出輔參政鬱邑以歿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

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慵非纏臣
也大學士楊一淸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
等謂一淸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疏派
繩繩無巳屬在國親其麗不億卽有奇謀碩畫不得預
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皇上之側席
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盡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
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
鈎結黨與爲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
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

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矣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不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定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僭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爲師顛倒三尺或疏辟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

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衙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爲戒臣又惟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以後閒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内閣諸者頭臣攷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衞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于國家治體關繫

非細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以爲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于此或有事涉遐遠或于格小有未合者臣請罄其一得以備裁擇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善長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𢘅慶侯廖永忠善長籌帷轉餉之功不下于酇留中間㒺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遮過于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勵勤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

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各哨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陜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淸查其老弱者黜退現缺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惟薊鎭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强戰無不勝者也臣愚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懇乞聖明覽本顧問疏　隆慶三年　温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未有不胥此以為治者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皇上請者豈非以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

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覽之一一而問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王訪落故事望我皇上皇上思有以答臣工之望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于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倘由此日與大臣商搉時政則其所激發又不知當何如也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爲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寇盜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皇上試于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爲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于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于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

國何由而入安四夷何由而賓服于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内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爲二等凡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其關于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内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

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孚于庥哉臣不勝願望悚息之至　疏入帝從之

乞愼重贈典奏　隆慶三年　　温純

臣伏見該禮部題覆司禮監太監陳洪乞恩疏蒙聖旨是陳洪侍朕恭愼効有勤勞伊父准贈都督同知母一品夫人後不爲例欽此臣等不勝駭異以爲祖宗二百年贈官之制至今始變隨查大明會典凡武職有功封贈父母各照現授職事對品封贈無有贈內官父母爲

一品者先帝時太監温祥得贈其母爲一品夫人然越禮踰分已當議革而温祥之父不得預封者以子爲太監父無封太監例耳詎意太監陳洪卽因温祥贈母而求并贈其父巳自無例可比也而該部則曰贈官原比武職事例豈以所引滕祥廕弟姪爲贈官例乎且都督同知與一品夫人皆極品爵也洪不過一五品內侍耳視對品封贈之例既不相協而內臣之于武職又何相干涉今天下武職多怠玩而不振者以爵賞不足爲天下勸耳使都督同知既可以無軍功而得則人何必蹈

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耶即有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者陛下其何贈以加之耶夫贈軍功與無軍功者同則人且不勸況有軍功者尚爲品級拘未盡可得都督同知耶陛下即以共爲恭愼爲有勤勞然蟒衣玉帶陛下之所以寵之者亦極矣洪果知恭愼其何忍以私親故而壞國家二百年之制陛下又何忍以宦官故而施此二百年未有之恩耶且此典果出陛下意乎抑因洪曲請而後與乎又因閣臣票擬而後與乎果出洪曲請陛下直以祖宗之制問之彼自當無詞以對若出陛下

意則閣臣當救正部臣當執奏今在廷諸臣皆知出閣臣擬則其意不過以上下之情未通遂不得已爲調和中外計耳夫陛下爲天下臣民主不使閣臣直行其道而使不得已市恩中貴雖廢祖制壞名器而不顧臣等竊以爲不可伏惟聖明裁察　奏入帝不納

察變謹微疏　隆慶三年　鄭履淳

臣惟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

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克儉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同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睽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

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饔餼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于此矣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

請面奏事宜疏 隆慶三年　駱問禮

臣謹上面奏事宜十條一曰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

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曰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獨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曰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曰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曰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諸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其皆得自効六曰陛下臨

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預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曰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曰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賴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曰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曰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

迺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焉

帝不悅宦寺復從中搆之謫問禮楚雄知事

議處安攘大計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繫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儲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猝得于臨時也臣觀兵部

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于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于東又缺于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遥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于兵

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不煩于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

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預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于下魚

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
二以禆不足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慮之
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卹不周
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
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于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
于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
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
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
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

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作姦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于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

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同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旣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

安攘之計或莫先于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豫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邊方激勸疏　隆慶四年　　高　拱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科甲者十之一二而雜流者十之

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
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于自棄此其一也
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于四方動靜尤難達
于朝宁為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者
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眾奇貨為
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饜入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
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
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
亦莫我何則益以為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

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于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盬可漁之利而共圄于無所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于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擢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察劾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尙苟且塞責容臣等劾奏治罪庶人

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于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尙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

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脈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服誰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

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邊方有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埸之責敵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于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為遠地而曾

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後狠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祇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狠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宏可當太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

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豫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

縣代州五臺繁畤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邱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于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得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

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邊方有司防守依賴委宜加
意這所議都准行

辯大寃以正法疏　隆慶四年　　高　拱

臣謹奏近該審錄重囚該刑部循例會同吏部都察院
大理寺先于朝房內將各犯招由詳加檢閱內看得一
起王金係陝西鄠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廣黃岡縣
人申世文係陝西三原縣人劉文彬係湖廣黃岡縣人
高守中係河南太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世恩由
父陶仲文進用恩陞尚寶司少卿自幼傳習陶仲文偽

書世恩在官姪陶倣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相交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劉文彬武當山道士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恩鄉里金等各不合陸續來京互相援引與陶世恩陶倣結交窺探內情金等因結黨深固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倖用陶倣妄造九白等藥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小酒等丹內用麝香附子等熱藥金妄造百花等酒令人喫飲即刻丹田發熱申世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各陸續奏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熱燥傷人

之物致蒙大行皇帝誤服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倣
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各慮罪重仍各不合朋謀合製
金裏水敷臍丸及太乙寶丹從鼻孔吸進扶同奏入又
蒙誤服內傷彌重至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金等又不
合妄進湯藥一服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當蒙
遺詔方士人等各正刑章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荷蒙
恩詔遵奉遺詔內開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
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著錦衣衛拏送法司從重
究問欽此蒙錦衣衛將金等拏獲開送刑部陝西司嚴

究各情明白將王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俱問擬比依子弑父者律各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等因臣等閱此招由不勝隱慟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至訊曰何可對衆出言審問故今亦不敢議而特爲皇上辯明其說古之人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其終者其名至爲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于後也若我先帝果是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先帝聰明睿智允文允武事無大小悉洞燭其隱微至于寶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榷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
有旣服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陛下所明
知也今乃曰熱藥傷人之物致蒙誤服聖躬違和又曰
丹藥從鼻孔吸進又蒙誤服內傷彌重皇天后土在上
然耶咨耶先帝聖主也何乃不自愛重至是耶果聞自
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
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
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
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

子弑父之律謂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致于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爲乃假先帝爲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今罪囚招中明開先帝爲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庭之上明說先帝爲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九重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爲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

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眞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寃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于此者而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敕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于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使皆知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爲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爲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于王金等臣等非欲爲開釋直以先帝受誣臣等一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已特

爲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疏入得旨這事情重大著法司會同多官從實究問明白來說

議處本兵司屬疏隆慶四年　　高拱

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于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

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于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旣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强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眞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旣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二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

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于邊務所裨必多　疏入得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并著爲令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隆慶四年　譚　綸

臣謹奏本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石守塘領參將陳勛揭稟白海子迤北瞭見敵兵約長七八十里于八月十三日起身往東北行走又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西路敵兵十分重多已到境外地名商都等因各報到臣該臣督同鎮巡等官查照節年事規將主客官軍酌

量地勢衝緩題請分布乘牆列守而又議以黃花居庸
鎮邊三路有警該昌鎮總兵官楊四畏統領本標官兵
首先應援迎敵古北牆子嶺曹家寨石塘嶺有警該西
路副總兵官李超統領本營并臣標將李如樌等標兵
首先應援迎敵馬蘭松棚太平三路有警該總理都督
戚繼光首先應援迎敵燕河臺頭石門山海關四路有
警該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統領巡撫標下及本營標
兵首先應援迎敵而臣與巡撫都御史各往來督理遇
警隨當調度各該總協等官本路無警他路有警卽便

相機策應夫分路列戍布置雖詳但邊長人稀全仗軍門鎮巡協守標兵近者則首先迎敵遠者則相繼應援設使直入一路或分伺兩路又地方相去不遠即有二三十萬之衆臣等以四標全力合併拒阻即不資外助可保萬全但今據所報西路且有二十萬衆東路懲創往年挫衂之事糾合各部計亦不下十萬屢報西路謀入黃花鎮而東路又謀入古北口東西又犯入馬蘭峪是分爲三路矣東路則謀犯義院口爲石門寨所屬又謀犯界嶺口爲臺頭營所屬又謀犯冷口爲燕河營所

屬又謀犯潘家口爲松棚谷所屬卽未能四路並犯但
今四路內屬諸番各自逃去亦必有分犯二路之意且
一路遇敵左右二路俱當戒嚴是薊昌一十四路東西
相去二千餘里處處受敵臣等各標之兵可以應援截
殺者纔有四營東二營合車騎步兵計三萬有奇昌平
一營不滿六千又抽諸長陵等八衛之人最爲脆弱難
恃所堪恃者僅東之三營耳以三營三萬之兵而當三
十萬五路入犯之衆已爲力不能支而況黃花鎭爲陵
寢重地臣必自將密雲一營合昌平標兵誓死以當黃

花一路則所謂古北石塘曹家寨牆子嶺首先迎敵已無其兵而東路既欲分犯二處則副總兵胡守仁郎合巡撫標下之兵其力亦難兼顧總兵戚繼光協總胡守仁郎如初議遇警首先迎敵亦再無別兵可以調發相繼應援臣等用是苦心籌畫無所措手爲今之計合無請乞敕下該部豫將保定鎮撫應援兵馬行令整搠三枝星馳前赴密雲聽臣分撥標兵三千相兼前去駐劄石匣營適中地方專備古北牆子曹家寨石塘嶺有警分投赴邊併力拒阻又行遼東鎮巡官豫將入援人馬

星馳進關至石門寨臺頭營屯劄專備東路土蠻如果分犯二處總兵王治道與副總胡守仁督兵分投拒遏巡撫都御史劉應節往來調度俾臣得以專當黃花鎮一面保護陵寢戚繼光專當馬松太平三路如或黃花鎮無警臣仍率協總李超標將李如樌等專待牆古曹石首先迎敵而以保定援兵分發西自牆古曹石東至馬松太平遇急策應又或牆古曹石無警而敵悉衆分犯馬蘭以東臣則親率標兵以東而以保定應援兵馬留在平谷以西一則防備西路突瞰我虛一以豫備內

地又或馬松無警而牆古以西或得潰入則戚繼光躬率全營標兵星馳而西與臣連營奮戰如此則勝算粗定不致顧此失彼若謂二鎮援兵必待敵已潰牆而後入關策應則有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徙薪之萬全也伏望聖明軫念敵眾兵寡俯賜俞允畿輔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言邊事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竊惟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巴噶奈濟千里來降宜給宅舍

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

諳達臨邊索取則責令縳送拜甡諸逆還被掠人口然

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

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不敢大

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彼遂棄而不求則當厚

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巴噶

奈濟統領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

錫稜阿必有其衆因加巴噶奈濟名號令收集餘衆自

爲一部錫稜阿必忿爭兩族若互相讐殺則撥兵稱助

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夜南望侵擾不已又或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矣伏乞陛下採擇施行　疏入帝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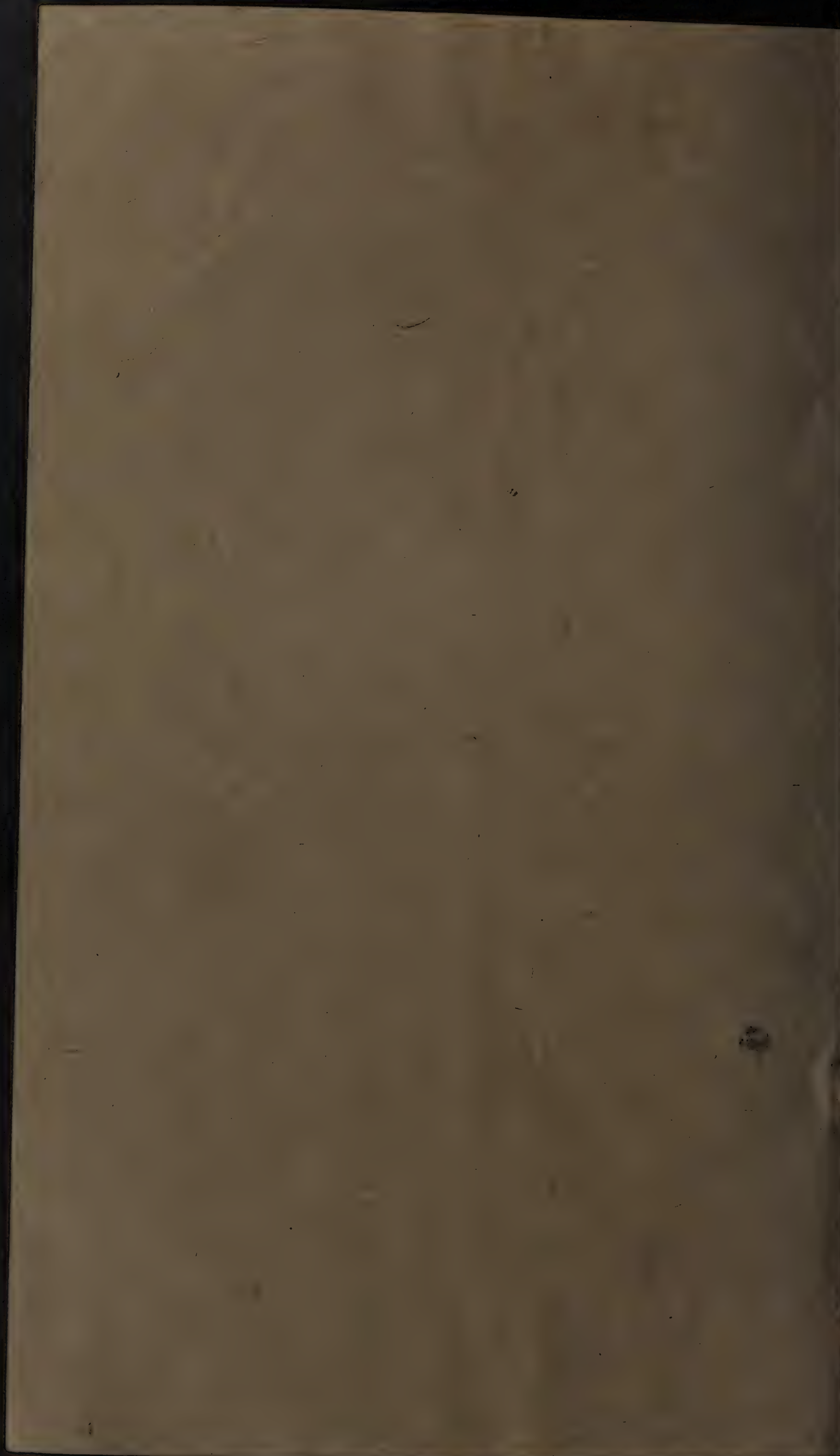
言宜許諳達貢市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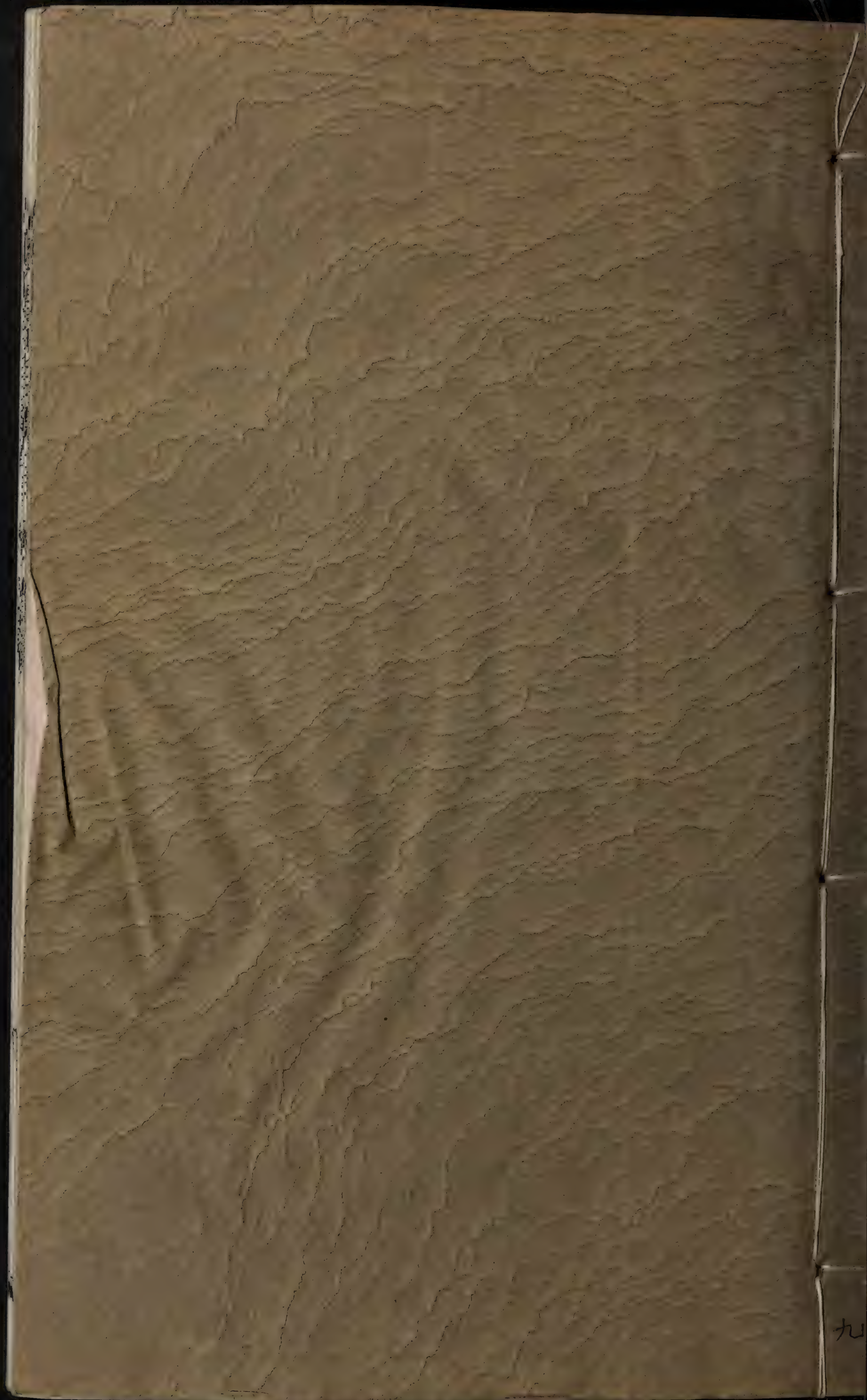
臣謹奏昔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

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例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邊劉功者誠緣議論太多文納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塞聚灰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于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噶奈濟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

衛歲竊薊遼濟農賓都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屈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馳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也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攷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之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議處浥爛倉糧疏 嘉靖十四年

韓邦奇

臣謹題爲議處年久浥爛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宣府前衞申據本衞豫備倉委官現監鎭撫劉鎭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現在倉麤細糧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零在厫盛放年久節次查盤踏驪虧折坐問侵盜經收人員晝夜憂慮性命猶輕錢糧爲重地氣溼浥米粒日漸蟲飡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情具申定奪等因

到臣行間續據宣府左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
楊欽現任千戶竺雄等名下現在麤細糧一萬八千五
百二十九石有零宣府右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
戶尹鸞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麤細糧八千四百
八十二石有零興和守禦千戶所申開豫備倉委官百
戶李雄等名下現在麤細糧三千五十石七斗有零亦
各稱年久日有壞爛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
在城時估每絲銀一兩糴粟米八斗又據軍人郭驢兒
等亦稟稱米價甚貴正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糴米養

贍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據得此臣會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浥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于家破身亡其現在倉糧臣等取而視之委將浥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爲太高軍士糧價月止六錢五分糴糧不過五斗委于養贍有所不足又召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至于騰踴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將前項倉糧借支給于本城軍士作爲月糧候秋成之時將萬億庫所貯軍儲銀兩糴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

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于有虧一便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于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費錢少而得米多四便也經收人員不至銜冤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倉糧之浥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爲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于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處倘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諫討安南疏嘉靖十五年　唐冑

臣竊惟今日若欲安南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

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死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累累奉表賫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

口之師而兩廣積貯數十萬卒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毁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役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于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

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疏下兵部請從其議帝不納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嘉靖十六年　韓邦奇

謹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敵騎可通然有隘可據得人以守敵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敵切近為鄰則漫然平曠敵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敵人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為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曠人稀

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于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驍勇深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敵之侵犯比之他邊爲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餉供給大同者正以

其屏蔽山西也且敵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于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地已爲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敵騎擁眾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載觀近日敵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敢攻挖城堡

今則整備鍬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
雖或深入不敢久畱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
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于一處分
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
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
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謀畫有
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爲之奸細有中國之
人遺與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
有勇之人也此在敵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

矣臣等聞之萌芽不翦茲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今大同之兵旣不能爲三關屏蔽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于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敵且生心矣臣等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敵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彙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空虛爲可乘者也敵若狃于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臣等嘗察中外

之界自大河以西由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紫荊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坂固天所以限中外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于險外以爲重險之固紫荊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攻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莫有加焉寧武以西

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國家亦守于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一遊擊幷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荆雁門之險今偏頭等處既已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敵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為藩屏哉我國家設險禦戎自遼東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為敵若

妄生他志圖入國中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中外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二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爲一堡各設一守備或于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于民壯中戸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爲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

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雁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參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畧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待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槩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

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遂爲之壯矣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仍行總督宣大偏關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博訪羣議覆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聖明俯賜采擇焉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昭典禮疏　嘉靖十六年　　唐胄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攺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各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預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壼蔣子文等廟後復祀

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俱現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死生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于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經勤苦今勳績尤

著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
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嗣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矣
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
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
以其地言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
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于國初者不論
大小皆錄而英亦預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
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
其家亦預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

爲謬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

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

胡大海趙德勝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

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

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

祖親定卽古廟爾祖從享祭于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

典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

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當龍虎風雲之會篤山河帶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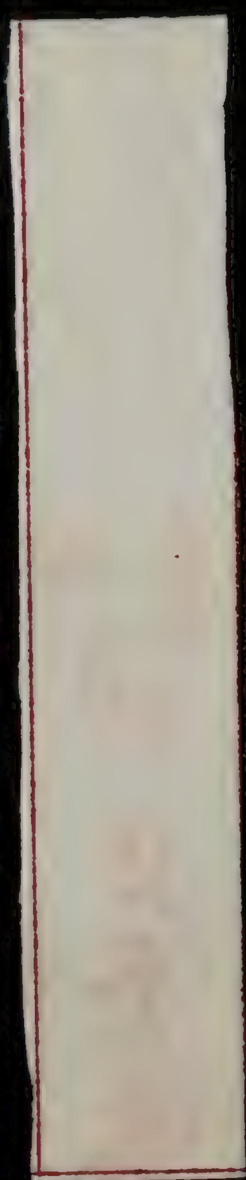
之盟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

凌烟二十四之圖畫至今照垂青史然皆託褒揚于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酬報尤重故品別尤精位次參差之間向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俟功先于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啟口也哉伏願皇上于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終全臣節而我國朝之一大典禮足為史籍之光矣　疏入帝不納

諫征安南疏嘉靖十六年　張岳

臣伏覩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尊敬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毋赦陛下不欲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國王黎賙爲逆臣陳暠所弒國人立賙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譓弟黎㦄相之既又弒㦄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敢阻兵據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

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討其亂賊然為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輿



御選明臣奏議

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
兩廣因倣猺獞狑獠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
調發者狼兵耳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弓刀手連年疲于
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
難必之敵退無旋返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鬪志南方暑
溼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狑獠乘虛而起安南
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見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
工役府州縣但係于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
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

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搢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于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

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
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
愛惜審酌輕重于當用兵之中求可不必用者以全民
生以養元氣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
遠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
宜響應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之日近畿地震數次聖
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
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思
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

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詳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敕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姦宄毋得妄生事端待安南亂定奏請定奪此于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于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義當擐甲執戈率先所部以死效命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冒昧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天下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嘉靖二十年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卽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幾無隱而不飭爲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疾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卽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

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厲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

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以災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洶洶無

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
祈惠寍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
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于
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
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引君當道
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君體國之心而居
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
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
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于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深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姦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姦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大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

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八此特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

固邦壹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蹶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願陛下以爲法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外難未靖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是歟聖人所以崇功

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惓惻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近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陳請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大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

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

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

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强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

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别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賛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説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卽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于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

報國家眷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
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陛下仍以慎
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佑則莊敬
日强而彌壽永千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
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
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奏入帝震
怒下詔獄搒掠幾斃

劾嚴嵩疏 嘉靖二十一年 張永明

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猶事天也矢心對越精壹無貳

內無私慮外無私交日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
劣無所裨補以仰答恩造若復懷奸肆欺互相朋比以
崇長其陰私豈惟臣道之缺實上乖天常下亂人紀罪
莫大焉者也茲者郭勛滔天之惡逾于四凶仰賴聖明
昭鑒窮治其罪歡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舉手加額慶
明威之震曜如雷霆也天下幸甚然武人獷悍兇悖由
來久矣若夫搢紳之臣習服聖賢之訓而猶不聞君臣
之義顧有陽效恭順陰肆矯誣爲私黨之附此尤非臣
所敢知也竊照禮部尚書嚴嵩受皇上殊眷崇階峻秩

恩寵逾涯苟圖報稱雖捐軀恐不逮也迺與郭勛陰相交納大肆奸欺密請造以為歡締聲勢以為固至如互分邊帥之金而相悅以利偏剋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大蠹兵政以生戎心無日不造勛第情好尤密縱妻赴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勛誠表表彰灼者也臣聞之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無禮如勛者不能逐之已為罪矣況親暱之乎又聞人臣之義無私交苟非公義泛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臣而可與之交納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

乎再照嚴嵩近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
援此以賣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勛其居甚
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祕難知若其咆哮恣橫驁
逆貪饕其誰不切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嵩不言于虐
焰方熾之時而顧言之于蹤跡既敗之後附其勢以爲
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爲功此尤見其險詐陰賊反覆無
恒之甚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自有載籍以來
未聞小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
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人易售其欺而君

子弗究于用何哉蓋憸險之夫習爲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喜而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陰有賴焉者多以其悃愊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辨君子小人之進退惟皇上深留睿察天下幸甚臣再惟嵩與勛比附之故有二焉一則其嗜利蔑義之臭味相同一則其竊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亟反之以歸于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登降之由于此焉決今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翼戴之旨遇嵩乃敢怙終罔悛陰相朋比以自

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嚴嵩遠賜罷黜為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風聿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矣臣待罪南科已歷數月每憤諸臣深負上恩無以贊成睿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奸以罔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為循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于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為哉仰恃聖明敷瀝冒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劾李如圭張瓚疏嘉靖二十一年　周怡

臣竊惟連年敵人侵逼更番迭入人皆知籌邊失策由總撫之臣失職不知邊臣失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所致不于根本圖之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于兵食兵食之根本莫重于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邊臣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理錢糧也當邊圉多事官兵所急需者惟在芻糧各鎮撫臣

每有題請如圭漫不經心司官以職掌呈議方且悻曰
視之言邊鎮之事自有邊臣司之何預戶部動爲題覆
夫尋常無事之時尚當悉心竭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
裕國之道今乃于急要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不忠
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屢遭兵革上廑聖心軫念生靈
蠲免稅糧又發內帑命大臣賑濟憂深慮切眞痌瘝乃
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而有
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聞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
價銀如圭貪受賄賂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一

錢共加銀二萬四千餘兩原價每石三錢五分尚且歲有逋欠無能追納河南撫臣因地方時勢之難奏請戶部宜圖經久之計今如圭竟不爲調處臣見舊逋愈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人賫送銀萬餘如圭等乃爲覆題及周府分派祿米每石扣銀五分計銀一萬二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閧然不平訐呈巡撫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乃天潢一派帝室懿親祿米自有定數增減自有法例屈伸盈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攷前

此何爲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奏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于王室至親尚敢奸貪不法而況于其他耶且今日大工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帑藏已虛民力已困凡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獻金銀以助萬一寧得于祿米定價更欲求加重困朝廷耶如圭世襲掌司農罔思國計乃反徇私貪賂賣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沾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尚何望其調度以給邊防之需乎如圭不罷欲求國計之充足決不可得也兵部尚書

張瓚屢經論劾荷蒙皇上姑留罔知報效凡遇都督總兵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取諸私囊大都借貸于巨室一得陞補即刻剝軍士以償債肥家如此尚望人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瓚今雖不受一賂遴用智勇之將而爲所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爲危急之日雖擢用不次而饋賂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尚何賴于瓚而任用之哉往者陝西叅伕僇孛之功本兵先蒙重賞廕子錦衣今日山西屢

至失事巡撫總兵寘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豈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即近日山西被兵二十七州縣孳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往來探聽以為緩急之備山西撫臣乃厚賞之兵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以懈衆心以罔朝廷瓚等職掌本兵乃互為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瓚不罷欲留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其提督十二團營兵部尚書劉天

和年垂衰暮步履艱難氣血衰憊昨觀各城門揚兵之議有同兒戲夫團營之兵挑選精銳內爲王室干城之重衛外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勵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備萬里之長城今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及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如前合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于國體軍務兩得之矣夫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使以匪人充之何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伏望皇上早賜罷黜

速易賢才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　疏入

如主還籍待勘瓚留卹故天和致仕去

請敕責大臣不和疏　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自古及今未有卿輔大臣爭于朝文武大臣爭于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近者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互相詆訐而大同總兵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事誤國實甚臣請近驗

之一身夫耳目手足必從心所欲而各效其職苟或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則于心志所欲曷由克副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豈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于外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由今溯昔未之或易也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于玆矣初年求治之

鋭今日憂民之切宜平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今陛下日事齋醮而四方之災荒未能消也日求富國之計而府庫未能充也日下寬大之詔而百姓未能蘇也日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勞心焦慮于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敵人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凡可以利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答君心下以勵羣僚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

嵩憑藉寵靈徇己營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是二臣已
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以事上而風下也哉夫輔臣
眞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
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亦宜有
眞心直節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
宜依阿奉承一啟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招權攬
勢陵逼百司使凡有陳乞疑畏者罔不奔走其門先得
其意而後敢聞于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
嵩也翟鑾則依阿委靡不能主張尚書許讃雖曰小心

謹畏而不能以直氣正色豫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之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蘖啟釁非國之福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夫直言敢諫之臣于權貴雖不利于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罪之謫之臣恐自是之後雖有如檮杌驩兜無復言之者矣入秋以來宣

大巳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戸各持意見平
時既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駕遠馭之策臨敵調兵援伏
對壘必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其不誤事敗謀也幾希
矣朝廷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
使無不如意也今乃各自為大而耻相下各自為是而
耻相從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豈為衛國禦侮計哉伏
乞陛下明垂離照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無務修
怨以竊威福戒吏部無務依違以輕黜陟戒邊廷文武
大臣無懷小忿以誤大事更望虛心聽納先務和德于

上則大臣公忠爲國各務和讓于下區區外侮有不足攘者矣　疏入帝大怒責其謗訕令對狀怡惶恐請罪帝怒不解杖之闕下復錮于詔獄尋釋之

劾嚴嵩疏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伏見嘉靖二十一年八月陛下敕令禮部尚書嚴嵩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卽論重位不宜任以匪人既而言論紛集未蒙採納而于嵩也任之益篤遇之益隆夫豈眞以嵩爲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等之言眞爲未是而不用耶葢嵩之奔走于陛下左右有年矣其心術

之姧回行檢之汚穢人品之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之庶幾感深圖報飭躬勵行嵩未必無人心耳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眞若沈于苦海又云人泥往事臣以爲嵩宜夙夜以思上感殊遇下恥人言痛省往愆翻圖新美庶可以仰荅聖明之萬一少息人言之責望不宜積迷不悟就下不返長負國恩反讎公是卒自同于盧杞裴延齡之歸也陛下近又賜嵩以忠勤敏達銀記豈謂嵩果能稱此耶夫亦

金錢愧心之意將使嵩思果忠矣勤矣敏與達矣抑未能如聖諭之責望耶反觀內省夙興夜寐勉求四字以增聖明用人之光以稱輔臣弼君之任聖意淵深或在于此乃嵩自翟鑾臥病未出之後幸可以專柄攬權于票擬諭旨從違可否不秉聖裁竊爲威福遂使待罪承恩者車馬輻集于私門少不順附則播弄隨之近如王堯封其爲人不齒于士論人皆知之嵩乃力爲援引誑言陛下意欲用之親約吏部尚書許讚至東閣傳示聖意讚以未見的實尚遲推舉及奉明旨再推然後以堯

封推上果蒙欽點一時羣臣驚愕以聖衷方切姑忍而未言以需後效玆南京科道官張汝棟等各具疏論劾卽奉明旨王堯封照前旨不許推用綸音煥赫衆意豁然不意聖明之世嵩乃敢欺罔至此也夫陛下卽有欲用王堯封之意嵩等猶當力論以爲不敢曲從致皇上有後悔也矧非出聖意者乎嵩又嘗對人言卽今翟鑾病久不出嘗以是面奏陛下房杜謀斷相資臣以一身兼之爲難陛下稱以古昔周公亦祇一人此言有無不可知誠如聖諭則嵩當愧悚不暇佩服聖訓永言師法

可也尚可揚揚誇詡以自修大耶輔相之職莫大于進賢退不肖勸善懲惡以爲朝廷樹風教貽典則今多事之時正以求賢擇才爲急海內英豪不爲之人現任去任豈無數人可用者嵩可諉于不知耶知則宜時聞于上出格推用爲時解紓今未聞其推一賢舉一能是蔽賢也不知則宜急爲訪求不當泄泄沓沓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廷外衞而已也又如樊繼祖附勢媚竈惡跡穢狀罄竹難書築城之役與前任霸州兵備副使王鳳靈上下通同燒無數磚冒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

無存喪師僨軍仍以爲利此誠盛世之賊臣使老死牖
下猶爲逸罰乃近以傳奉起爲工部尚書督採湖廣大
木此雖今日急務在廷在外未爲無人奚必用罪人樊
繼祖耶嵩宜力爲陛下陳之何未聞其出一言乎朝廷
于大臣贈官贈謚爲勸懲大典雖身後不少假也其歷
任雖久曾經論劾者不許濫請已故兵部尚書張瓚在
任無一善狀屢被疏劾上負國恩下遺邊患明刑倖逸
于生前顯號宜行于歿後顧乃典禮加隆贈謚兼備又
已故南京兵部侍郎呂柟未究厥施宜隆恩典乃奉明

旨呂柟罷謚夫褫張璁之官可以懲惡增呂柟之秩可以勸善嵩皆無一言則又將焉用此相臣爲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辨之不早辨也今聖明在上嵩豈敢有他志哉顧聖眷益隆而怙終益甚人言雖劇而遂非殊熾伏願陛下簡重綸扉甄别淑慝則内外臣僚無不欽帝天之神察矣　疏入帝不納

旱災陳言疏嘉靖二十三年　張永明

臣竊惟古昔盛治之世未嘗無水旱而卒不爲災者人事修而防患豫也待民飢莩流離而後議之則既晚矣

臣等謹集眾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列爲五事伏
乞敕下該衙門詳議可否上請施行萬一小補地方幸
甚一曰申飭官箴傅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官者爲民而
立者也茲天降旱災民庶艱食孟子曰受人之牛羊爲
之牧而立視其死臣等何所逃罪哉照得南京國家鴻
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
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雒邑第留都旣與各省不同各
衙門俱于撫按無屬事權不一力敵勢分又有府廠内

臣公侯勳貴均受有地方之寄者故或倚法以朘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和買之擾十不償五坊廂有供具之費月無虛旬宴席太豐儀文太侈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敕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修省查議裁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為則至于在外郡縣與民尤親利害尤切不得其人其貽患播惡殆不止于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訪其有貪污酷虐罷輭無能不勝任者即不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敕吏部加意受災地

方遇有正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嚴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依賴矣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于天下而江南民困甚于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徵無名之斂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册事例而營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餽贈驛遞關文之冒濫船陸夫馬之繹騷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秤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輸常制推剝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

則投匿欺隱貧弱則獨累攤賠遂至拖欠正供重廑部使催督愈嚴逋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內府各監局幷工部匠役有內府各庫藏幷外闕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櫃支應曰櫃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于多門經用苦于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尤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于事情之僻遠弊蠹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若不及今急爲疏滌興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乞敕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

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

二簋可用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

等愚昧以爲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當事之

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舊制

剗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等不勝惓惓三

曰博舉荒政嘗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

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

之路蘇軾曰熙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

也然則得人而備之豫其猶庶幾乎臣等攷得宋臣趙

抚之賑越也先期詳詢屬縣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事爲備抚之所以爲善也乞敕戸部詳博議擬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豫備其有事勢迫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誤事庶有及時之益然今災旱地方闊遠兼以江南屢歲未豐舊儲匱乏非仰賴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

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查勘議擬題請外照得南京城坊之民尤爲四方根本乞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堪動倉糧量行官糴一二萬石使貧難下戶各止糴買五斗以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貴其糴本即歸本部候熟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後舊穀旣盡民歉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惠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請施行至于煮粥救急古人雖嘗行之然粥食久頓則難用民聚蒸鬱則病生似非良法乞勅所司詳擇酌議施行四曰責任撫臣竊照江南應

天蘇松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衆地大蘖芽易生而直隷地方無布按三司之統轄無分巡分守之專寄所賴以撫治者巡撫都御史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以撫内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兼爲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遷轉既速則雖雅志有爲乍到地方咨詢未悉迨其諳習則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因先任巡撫都御史歐陽鐸志欲裕民改爲新法然事不法故條令煩多民不安習後任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

底畫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得緣爲奸今照巡撫都御史丁汝夔新任未久民情土俗日漸諳練當茲旱災似宜久于委任以責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輔臣熊槩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郎繼陞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在任乞敕吏部查照近年題準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掄擢者疏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然後遷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之先務也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之防今九

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紓之則攘奪作攘奪作而無以禁之則賊盜行矣是不可以不早計也乞敕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諭使民感恩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愼守關隘以詰姦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搶攘以銷邪謀庶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爲重大而承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詳訪另具奏奪外仍乞先行操江巡江衙門愼重江防倍加隄備庶幾姦竊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五年　　曾銑

臣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
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
治修而遠人服顧邊隅告警敵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
入逼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敵人雖眾不過漢一
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
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敵得所據巢穴
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
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于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

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爲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衆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

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
內密邇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
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
有諉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
馬十二年擁衆大入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
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
濟農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逼宣
大三關入套則擾延甯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
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皇上也夫河套自三代以迄

于今世所固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邁三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

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

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

延不振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

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

擊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

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爲

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

備又非但裴度之比可使强敵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

哉夫豶豕之牙爲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攖者

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祈敕部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速賜施行蓋選將材儲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臣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揚武威驅除外患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敵膽應

裂狠顧胥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
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
孫之永圖也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
昧謹陳復套數事伏惟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
甚一曰定廟謨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駕三代而撫
四夷非漢唐所能彷彿者此正大有爲之時也而閫外
之臣迺不能奮揚威武迅掃強梁以嚴中外之限繼春
秋之志者臣竊聪之夫河套者敵之巢穴生民之禍本
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甯居守禦單弱芻

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為其先驅畏敵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滋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命廷臣詳議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恭行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殆見拯民于水火之中傳祚于磐

石之固則我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敵驅之出境卽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鎭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

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敵敵未膽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于套秋守于邊如是三年敵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幷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于州郡將套中之地豫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

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是為閒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敵騎難以馳驅夫旣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為禦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旣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為經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

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先將近患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昭聖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檄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擄之民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

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駐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槀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困以弱我則訓練强兵攢槽牧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禦邊者敵弱不乘因仍怠怯敵强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掣雷轟敵縱

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强敵敵倘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掎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年敵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墩隍一如榆

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蓮置衛所處分戍卒塡實邊民牆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寛而内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之強也來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四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繫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習于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爲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爲士卒先者臣

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參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所以有敗而無勝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于卒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

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為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為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沈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

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役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黜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五曰任賢能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材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與師于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敵以拯數百萬生靈之禍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寄曷克有濟易曰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懷萬邦也臣實庸愚不知戰陣誤蒙聖明委任以鼓
負山恐辱寵命晝夜憂思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
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強敵憑陵據我門戶征之
則速而利在于上不征則遲而禍及于遠深根固本之
圖不可不豫爲之所也伏乞特勑廷臣議擬公舉文武
兼資大臣一人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爲卑鄙亦使
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骨所不敢辭但慮非所長
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官二員稽
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于選將練兵厲

器牧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按實相成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如此則集眾美立成器而敵不足滅矣六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蕭何給饋餉漢高帝所以破強楚李牧日擊牛饗士而強敵大破遠遁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八馬六萬匹山東槍手二千名及將領等官廩給諸費共約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

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死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多積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法以威之兵有鬭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乎敵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類約需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充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乞發帑銀四十萬

兩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甯夏三巡撫處豫爲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别項移借仍令豫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强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七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我皇上明罰敕法令甲昭然有邊

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
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
日久戎務漸隳紈袴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
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故
聞鼓不進聞金不退積習之弊非一日矣臨陣退縮逗
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
夫以一首級而羣數十人爭之在己既不免于傷殘且
縱敵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敵所擠者往往皆是也請
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敵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

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罪至于死必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雖赴湯蹈火莫之敢違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玩愒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詳著條款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八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

術今敵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于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礮毒火飛礮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敵頼焉今秋于寗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强敵故來降人口云敵人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礮

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
手把小鐵槍二萬根長槍二千根生鐵炸礮十萬個焰
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
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摧折强敵恢復故壤然此特
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礮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
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
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
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
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槍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

而盞口礮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爲籌邊破敵之公器伏乞敕部不以爲例速發𢸏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官于山陜等處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强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敵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著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

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著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

復河套議嘉靖二十五年　翁萬達

臣惟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征漠北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已至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也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蟠據

其中游牧生養譬之爲家者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夫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而可集也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設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犄角時動壁壘相持乍合乍離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

者我所便弓矢利于馳擊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于黃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于征秋冬馬肥彼强我利于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而守夫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者也卽彼弱矣然坐以待之懼其擾擊我也及彼强矣又懼其報復我也其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乎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也議者見近時出征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遂以套

爲易復然出征因其近塞可以乘其不備勝則遠歸否則舉兄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則其四時駐牧地彼肯晏然而已乎事體異也曰何彼出套據河以守時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寘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而出乎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者乎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預焉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九不可

不深慮也若使彼有間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敵以事非常臣愚所不解也　議奏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重論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曾銑

臣按鎮撫諸臣勘議復套事宜所見略同然展轉因循之懷間亦不能無也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陜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寖踈敵因竊據漸致繁衍蓋人畜之

孳息者既蕃而擄掠中國男婦又眾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爲門庭勍敵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覩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遼薊之間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敵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敵人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材而後能建非

常之業敵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狃于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者之無其人是以敵人猖獗至此今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故嘉納復套之奏即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我師氣倍而強敵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于內謀勇之將忘身于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鞏皇圖遠邁百王近配二祖惟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御戎之臣猶懷觀望

甲可乙否鮮能振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愞之徒嬰痿痺之疾恣智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為其所惑此不可以不辨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于文職戰陣之事付之于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敵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于豢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罔上下惟冀身家之無恙不念宗社之安危父祖子孫由兄傳弟凡在邊官襲此虛套遂使敵勢猖狂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

坐守城堡莫辨眞僞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
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强敵眞不可抗彼此
戒懼惟謹備之爲尚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邈
焉無聞士卒見敵不匿則潰此其病瘵之原也或曰套
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
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
處巡撫兵備等官于糧餉器甲之具與鼓舞綏輯之方
各修其職總副參遊等官于科尅冒占之弊與愛恤操
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敵之

不可破哉昔周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耶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奈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即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事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套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

闢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恤哉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攷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敵莫能禦欲止敵莫能撼內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敵萬騎兵志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庶其近之或曰奪誠復矣全陝之地可免敵患敵既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宣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敵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為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

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挫衂之餘免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其勢則然況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痿痺成大癱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臣恐羣痿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晁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曰敵人之强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

免于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辨之于早斷之于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沈痼而已

疏入得旨兵部定了來說

議會銑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楊守謙

臣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實夫河套延袤二千餘里延寗邊垣巳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壕壘冰爲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寗夏河曲保德現

有恒規一可也敵人曠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爲敵國我則宵烽晝燧以爲守城郭溝池以爲固敵馬地凍草枯臕騰以減春時冰解尤甚廼隤我則閑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遄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敵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之半已非敵有此近時名將王效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靈夏一鎮勢據上游利于舟師若採雪山之木下蘭靖之筏大造戰舸嫺習水戰遶出敵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舸

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礮擊其壘敵益驚擾三可也寍夏
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饋餉之需方船而下沿河而
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全陝屯地多
極膏腴以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
邊地多閒曠以營田之法推之比諸瘠鹵利當以倍乎
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寍夏以助軍餉套復則移營田
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濟農諸子盤據套內
勢雖盛強然敵人之情利在剽掠東馳西擾北攘南侵
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旣出

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敵縱糾集部落求逞報復然褰馬之技難用于洪濤渾脫以浮難當夫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爇草萊千里赤地敵望必絕六可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曾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巳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

陳邊務疏嘉靖三十年　　胡松

臣竊惟去秋諳達掠興嵐卽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

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陛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寘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為敵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為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豢養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

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于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于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强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衞以牽其左西收額布勒遺種于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承其弊坐收全勝矣　疏入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楊繼盛

臣謹奏為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攷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套衆不遵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

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讎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諳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北敵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

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套眾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爲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犯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方所共喻者也方今

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諳達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諳達衆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

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强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外裔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

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貳之心久矣一旦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逵衆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猝未備其疑畏之

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譜達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邊等候同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境而篤言別部落入犯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

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嘍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彼地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取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

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犯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諳達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

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況彼以馬爲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諳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

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諳達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犯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

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
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人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
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
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
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
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
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
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
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

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犯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賊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靑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敵人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

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境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敵人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

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
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
矣孰若隱黙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入與
不入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
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境亦
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
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
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
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

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豫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同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饜非馬市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諳達于闕前驅戎馬于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

旨這事邊臣奏來既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巳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災變請黜姦臣疏嘉靖三十二年　趙錦

臣惟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百官懾息諸司望

風今夏言雖莫逃于大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請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于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絶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

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上聞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怙寵作威招權納賄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關于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弁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士之掊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靖外敵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稍寧民困已極而內患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

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陛下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下錦詔獄拷訊斥爲民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楊繼盛

臣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

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死苟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于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戎敵凡有害于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

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患惟諳達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諳達者邊圉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諳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姧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于此時日夜

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
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
絶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
賴皇上　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
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
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
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
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
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

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于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

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
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
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
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
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
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
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
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
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

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

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刊板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御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姧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洩所以旨意未上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

郎中江晃稟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

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盖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姧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令其孫言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鄕親御史黃如桂爲

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
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
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
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
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孫童亦豈能一人自
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
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
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

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既作倣傚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諳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諳達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爾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

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

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
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
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
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
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
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是雖拏問
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
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
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

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虁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職爲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攷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見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攷

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

所專主者于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寃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

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
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湻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
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
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
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
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
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
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
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

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入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欷噓之聲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

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
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
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
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
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奏章到
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
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卽先有術以爲
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
故嵩得以輾轉撫飾其惡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

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厰衛官籠絡强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厰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

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攷選之時又擇熟輭圓通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

道諸臣寧忍于負皇上而不敢于忤權臣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豫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豫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皇

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寍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刼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

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巳前丞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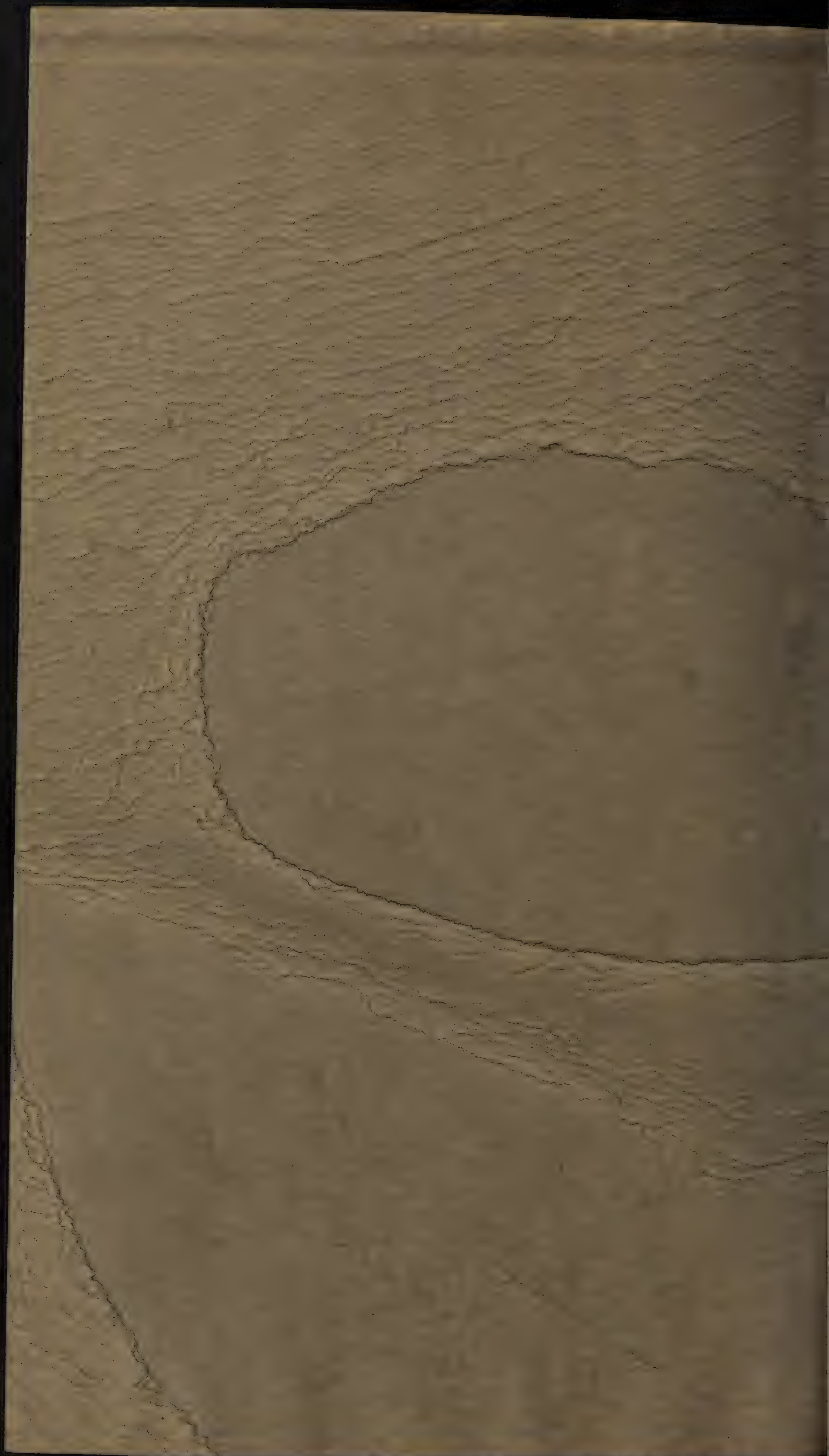
一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癢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姧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姧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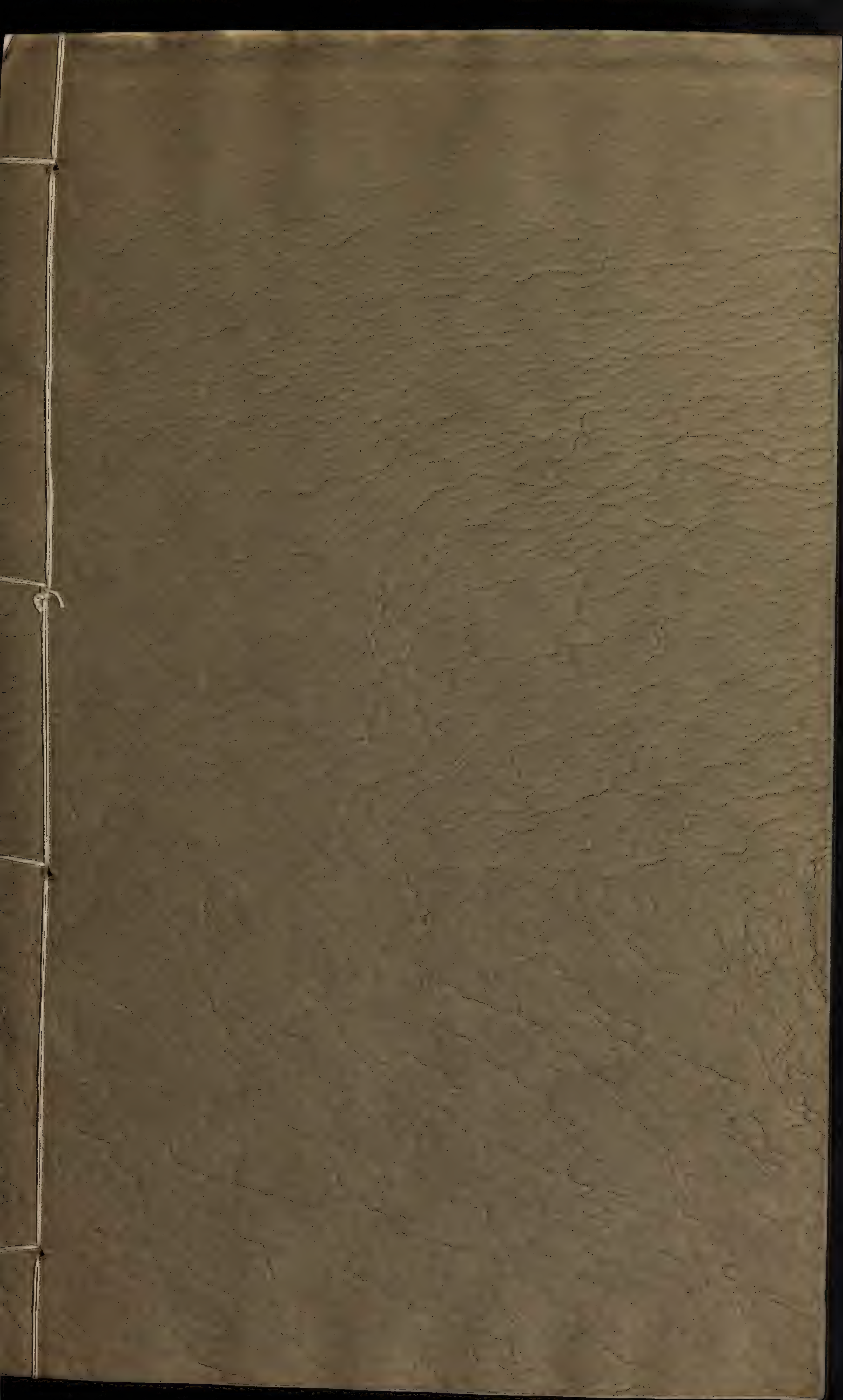
內賊既去朝政可淸矣將見諳達前旣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旣去豪傑必出功賞旣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諳達之頸梟濟農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邊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旣去外賊旣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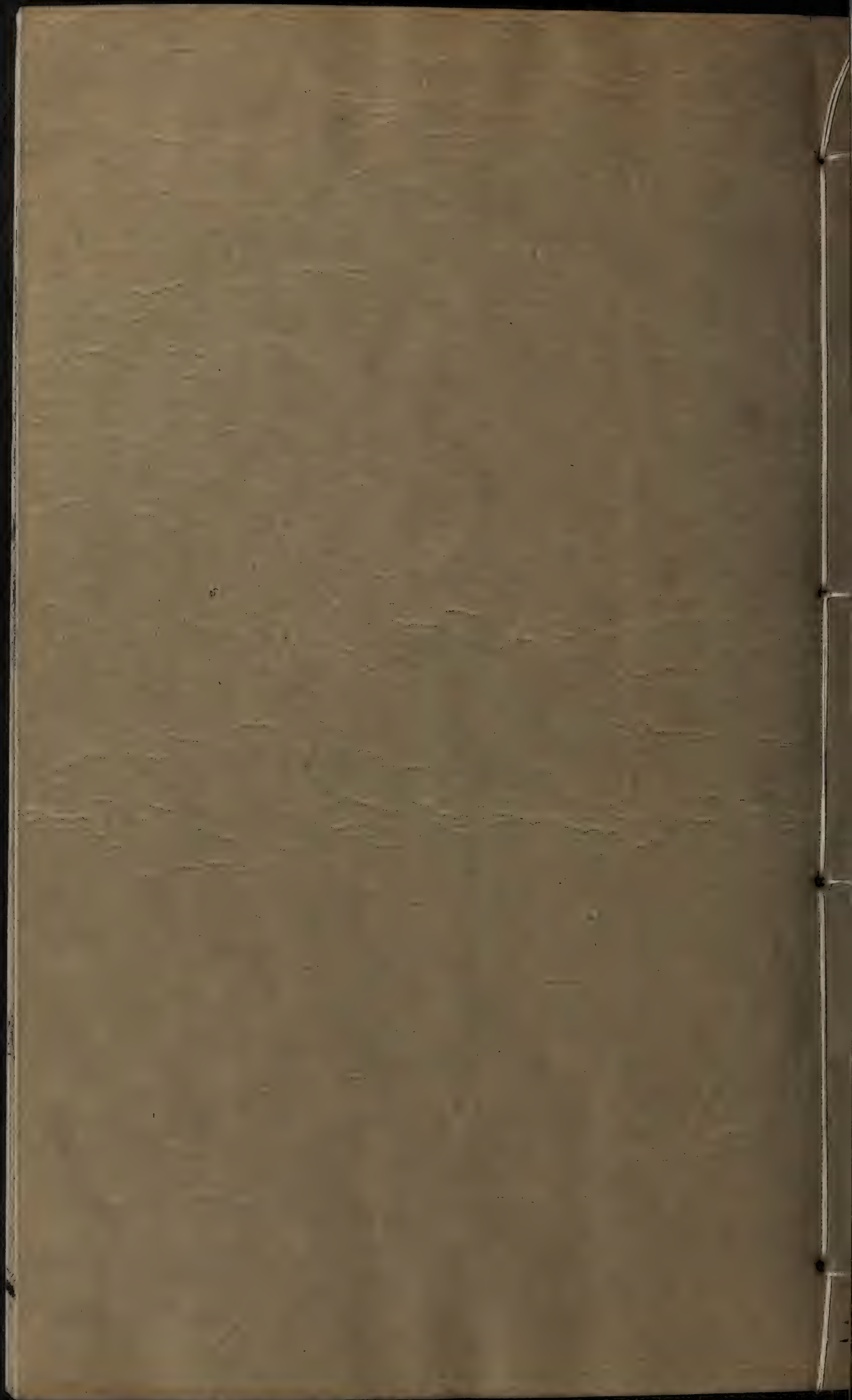
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　疏入得
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
為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
明白來說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九

議處科目人才疏 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于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難以一二計厥後進士偏重而

舉人甚輕至于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爲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凉迎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于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會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

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卒隳墮而恬汙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强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貪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望其有爲胡可得哉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祗以資格授官授

官之後則惟攷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卽後于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卽先于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眾則一例陞爲京堂卽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

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于自棄也至于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鄭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以爲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爲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于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得獨驕舉人皆益自劝而善政必多即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可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

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 疏

入得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

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

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吏部知道

議處馬政鹽政疏 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剩員也若係剩員

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

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

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

關要職非閒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卽卿與使皆以攷
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陞是以棄
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
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
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攷不稱職有物議者
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攷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
直去之而已矣獨奈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旣
劣處之使之靦顔又姑容之使之尸位遂致政務廢弛
苟且狠籍而嫪貪之弊且多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

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參政者陞與參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于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于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伏望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卿所言是馬政鹽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著

實學行

陳四事疏 隆慶五年 汪文輝

臣惟先帝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顚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于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

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訐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姧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摉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

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
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
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
已專斷卽有缺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
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
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入下所司高拱惡其刺己調
文輝爲寧夏僉事

議錄郤賄三臣疏隆慶六年　高　拱

臣謹按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

御史周于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于彪賄託于德舊歇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倖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捉拏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內夾柬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冊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

一被伊弟令家人拏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敕吏部登記俟各官攷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内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黷貨者小人之惡行卻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顚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于卻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

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為之卻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于無迹而卻賄者反為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為得計而卻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為之以為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為惡者幸而為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卻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卻賄之名

則所謂物窦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卻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卻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而卻之者是亦卻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卻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爲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

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浼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卽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爲廉謹之勸至于訓示諸司尤爲喫緊蓋俗說之浸淫旣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爲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爲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卽當執挐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

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御史之官便當記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瘢痕列之薦牘而不得反指爲瑕纇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興治道之一機也　疏入得旨是

議處廣東舉劾疏　隆慶六年　高　拱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

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于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于是良民皆化爲盜譬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脈聚而爲痞其路旣通而又逼之不巳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于救藥者也臣誠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預焉其自京

往者臣又每每集于堂階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歆以功名上維之階蓋欲爲皇上奠此一方易亂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于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旣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于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于他省則雖盡心効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于進取乎于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于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

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拏問者卽便拏問應劾奏者卽便劾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而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于相礙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曠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于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疏入得旨是

弭盜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竊以海內雖稱乂安而盜賊殊爲可慮其聚衆殺劫是處皆然然非皆飢寒迫也其間多健俠之徒博飮宿倡揮金如土自相雄視擊劔殺人且數千里外皆相聯絡召呼之間多可數千少可數百肆行荼毒而曾無誰何者也以求其故皆起于有司之養寇而成于上官之不察彼有司及巡捕官不職者多平日既不留心武備而于健俠之徒又不行懲禁任其所爲及聚而爲盜則

又自先畏懼不敢嚮邇巡捕者又往往受盜之賄不行緝拏即有拏獲又多放縱却祇蒙蔽上官以爲地方無盜而上官亦甘其蒙蔽苟稱目前無事以待遷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以爲善宦于是有司之蒙蔽日益甚而盜之猖獗日益不可制良民受其殘害無所控訴每每被劫被殺不以報官曰官不爲理徒益重賊之怒而禍益烈也直至劫庫不容隱匿乃始申報上司卻又以重爲輕以多爲少支吾了事而上司亦恐有己責也亦爲之以重爲輕以多爲少支吾了事蓋不惟賊之故態官

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賊亦皆知之彼此相款安然無事

此其所以日益滋蔓而不可圖也使有司肯以捕盜爲

務有即殄滅則安得積而至于多又使肯以稽查爲務

凡健俠不務生理者必加懲禁有出而之他者必令里

甲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且收其家屬則安得肆意

流毒于外使上司亦以捕盜爲務日行體訪凡有盜地

方及蒙蔽不以申報者必加重究議罷其官則彼安敢

不捕使又以稽查爲務凡捕獲强盜審是何州縣人即

責問該州縣官有此無良何以不知出而之他何以不

問亦加重究則彼又安敢不行稽察卽是而言則海內之多盜其故可知也若不重爲議處恐故套牢不可破官以蒙蔽爲當然而盜以劫掠爲當然將使良民皆化爲盜脫有揭竿而呼者又將何以處也請以後另議爲條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分別降級罷官各兵備及該道官所屬有盜分別降級罷官有隱匿不行劾奏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重治若果地方有盜卽行申報上司就便捕滅上司若聞地方有盜卽撥兵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取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爲陞

賞曰罰必罰更無假借曰賞必賞更不食言庶乎捕盜有人而盜息民安可望于萬一也　疏入得旨這所議條格都依擬著實舉行

辨名分疏隆慶六年　　高拱

臣竊惟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近年以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其在外省則推官知縣出自科甲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之倒置甚矣上下倒置則紀綱何由立而政令何由行也以求其故皆因先年執政之臣悅人媚己于是憸夫之在庶寮者託爲與

援入其幕中般鬭是非堂官少不曲意于己輒行排陷而遂因以不利于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則益恣其胸臆旁若無人自稱風采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奥援者亦皆以違拗堂官爲得計而安意承行者葢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見得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加護庇引爲私人託其查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脣吻有所不悅遂以萋斐而禍終不免于是二司反皆畏懼遇其來謁每留飲幕中親陪談笑以結其歡心葢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

事之得失乎今臣秉持公道門無私交庶官既不敢般鬭是非而又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往日之風似可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為得計者固尚有也至于外省則全是舊習無一人之不然矣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于此若不重加懲創嚴行禁約此風何日止也如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振選縱下人需索不能禁制反刑受害者以怙終蒙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刑受害者以洩忿非惟執迷不返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名分大壞此正所謂以

違拗爲得計者也合候命下將張振選革職冠帶閒住

本部仍移咨都察院通行大小衙門今後敢有屬官抗

違上官者俱照張振選處分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

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

按御史皆當以公正爲心不得仍庇進士推官知縣引

爲私人使各盡其上下之分違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

道官劾奏究治庶久塗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

振其有裨于治道良非細也　疏入得旨張振選著革

了職冠帶閒住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反

爲曲恱名分倒置政體大壞這所奏便行內外衙門一體戒飭以後再敢有這等的部院科道官著實參來重治不饒

論諳達貢市事疏萬厤五年　方逢時

臣蒙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餠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諳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宂斥爲害

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曩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預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

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

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豫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

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强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預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矣

疏入帝從之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萬厯六年 潘季馴

臣竊惟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然
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
必先求古來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黄水來
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
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
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歲漕江南之粟
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
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
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

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淸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猶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瑄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

而其心巨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致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支渠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

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陳瑄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塡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閘

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
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
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于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
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
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巳或有
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
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
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
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

塞諸決益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郟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

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鎭一決而桃淸以下遂淤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俯賜俞允行臣卽遵照及時與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其緊關工程如高家堰淮城北隄廠馬坡濬揚州諸淺并塞小缺口十四

處工所必舉而伏前尚可舉事者一面分投興工外謹將條例開明請旨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現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

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不築則決不已故
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
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眞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
且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
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縪貫讓不與爭地
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遙遠仍舊
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
仍于兩崖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
一帶南崖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

隄已壞相應復修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崖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又查淸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埽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淸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内侵特建

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
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盤此在嘉靖初
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巳
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
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現存四
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
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
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規一議創建滚
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

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滚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滚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淸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

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幷東西二尖據士民季眞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幷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卽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强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

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眞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現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淸三分之一而三義鎭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淸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鎭等決議

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淸江浦等閘議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南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　疏入得旨工部看了來說

查議黃河後患疏　萬厯六年　潘季馴

臣猥以譾材謬膺重任晝夜思維欲求萬全之策以報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鎭諸口未塞桃淸淺阻也高堰黃浦淮

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已于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敢敬陳之臣初抵淮安即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喜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

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雁門集爲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答臣卽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珍前往測度去後隨于四月二十九日親督淮北分司郞中佘毅中添註管河郞中張譽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管河副使張純沿河踏看行至徐州隨據王珍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門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

也臣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龔泮王霜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卽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臣當督前司道并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邱諸縣至

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鄉老靳廷相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現在儘可開復臣卽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深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卽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

嘉靖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旣于運河無虞亦于民
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
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黃流泛溢靑野汪洋居民
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
誠萬世盛舉等情臣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但道里遼
遠工費鉅艱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猶
冀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
督各官駕小舠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
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

粒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瀦水爲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現今題請遷縣臣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幷合汴泗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攷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不可鑒乎臣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

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澀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是以夙夜爲懼也臣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

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獨不慮之乎臣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

利也臣故以為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之所以盡忠于陛下也臣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珍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擬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

來俟秋深水落與臣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
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卽便估計錢糧會本題
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帝不納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萬厯六年　潘季馴

臣竊照治河之工築隄固難而塞決尤難今幸仰仗我
皇上一誠默運上格天心河伯效靈諸決自塞臣原議
欲挽旁決之水以歸正道今已悉從人願桃淸而下昔
如溝洫今皆洗刷深廣如故又查雲梯關海口大闢淸
口通利兩河順軌三月之間河形頓改止餘大澗口一

十丈未合淮水尚分一小支東奔若天氣晴和功在旬日不足慮也但黃河雖已歸正而隄不築則明歲伏秋必復泛溢故堅築遙隄以固其防創築減水壩以殺其勢其工未可緩也高堰之工斷流雖已可期而一綫未足爲恃必俟斷流之後隄內陸地乾出廣取其土加培高厚方可無虞再查黃浦八淺二口皆因高堰之水漫溢衝決高堰既塞則二口之築自易湖隄閘座亦當次第告成崔鎮決水委已歸漕幷趨雲梯關下海據稱留之無益應合一體建築遙隄復將磨臍溝減水壩移建

本處姑留羅家等口以殺黃流似爲尤當工程次第此
其大都矣再照築隄不難而取土爲難或爲水占或爲
沙掩遠摟深取務得膠淤老土方許塡築夯杵竝舉務
求堅實臣等三令五申諸司道朝乾夕惕惟此而已臣
等猶慮官夫暗用飛沙塡藏隄內無從辨驗又製鐵探
筒數十具分散各工令其時時錐探臣等閱工之時亦
將前器探試如筒內帶出浮沙揑不成顆卽將本管官
究治挖去改築眞如燕雀壘巢日計分寸其工誠有不
易者至于石工採運亦甚艱苦與其速而不堅孰若遲

而可久故未可責效于旦夕也近因風雪大作地脈凍結難以興工目下暫擬陸續散夫先遠後近至明年正月二十日以前鳩工再舉伏望皇上少紓南顧之憂容臣悉心料理務圖永賴之計必不敢苟且塞責以負任使謹具題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恭報兩河工成疏萬厤七年　潘季馴

臣竊惟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眞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淸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于淸河縣之東經安

東達雲梯關而入于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孑遺之民攀輿號泣觀者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反覆討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

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于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丁寧臣親詣踏看臣乃乘輕舠出雲悌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

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
鑿徒費無益也臣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
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遥隄以防其決建
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
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
阻民生亦有頼矣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
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
力不大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
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

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殊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于復閘壩嚴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靈祇助順恩威竝用而黎獻傾心僉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宵旰靡遑絲綸屢飭其始也幷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旣也逮婾惰以警冥頑折淆言

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競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覈奏繳外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　疏入賚季馴等銀幣仍遣給事中尹瑾勘實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萬歷十一年　邱橓

臣謹言臣去國十餘年竊見近日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攷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槪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攷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

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優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全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

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預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

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攷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攷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舊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固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昌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于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于外從

而轉移亦不在于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綱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萬歷十三年　沈鯉

臣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則皆爲我朝缺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有循史職修

缺典之奏臣等請先述其略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爲
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
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
靖難踐位乃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
廟實錄遂將建文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
略也正統十四年北兵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
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皇太后命監
國旋卽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
順元年其時姧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謚

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事蹟附于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景泰七年事蹟未及釐正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因循以至于今非謂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英廟之心而已矣伏讀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

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
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正使
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
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
但無益于事適足示人以疑故議復革除者非爲建文
爲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景帝爲英宗也茲皆所不
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宏先德正在此
時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將英廟實錄中間七年事
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

于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
惟于高廟實錄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
斯而已夫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
又追謚其主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
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
主可謚何忍沒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缺其錄于
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
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爲
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

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絶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豈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于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闕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候聖明裁定奏入下部議不果行

請宥革除緣坐外親疏 萬歷十三年 温純

臣竊查先准兵部咨該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題前事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各撫按官通行司府州縣衛所弔取節年軍冊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泰黄子

澄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現在死絕遵奉
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輩來歷明白的確開具奏免以
廣皇仁內有族黨親戚墳宅資產久在戍所者若一概
遷移回籍于人情恐有不堪合聽其自便願回者給與
免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隨
住該衞即將冊內軍名削除不許復行勾提本部仍載
入攷成簿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如原無應宥人
數查實咨部不得輕信流移奸人妄告混免等因備咨
前任撫臣準經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各清軍守巡海

兵等道及各府州縣衛所逐一查議呈詳以憑具題去後未報該臣接管催據該司呈稱依奉行據杭湖紹金衢嚴處七府各回稱所屬州縣衛所並無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印結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善四縣海寧嘉興二衛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嘉興縣申開應宥軍人吳阿眞秀水縣申開軍人朱慶員等雖無明書方孝孺事蹟而有姧惡外親字樣范小孫等係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累遣桐鄉縣申開軍人仲阿

添等事亦因革除年間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牽
累發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豁等因又據寧波府申
稱鄞慈定象四縣寧定昌三衛所俱無前項累遣親故
外據奉化縣申開忠臣戴德彝累遣軍人屠叔保并戶
絕軍人楊佛童等擬合轉申豁免等因又台州府申稱
黄巖天台二縣井台州衛左右中前水軍等所松門衛
左右中前楚隘等所海門衛外屬前新桃健等所各無
應宥軍人其臨海太平仙居寧海四縣台州衛後所松
門衛後所海門衛左右中等所各造忠臣方孝孺王叔

英鄭恕累遺軍人陳景原等文冊到府理合申詳豁免
等因又據温州府申稱永樂平泰四縣温金盤三衞海
瑞平等所各無前項累遺應有軍人止據瑞安縣申開
忠臣卓敬累遺軍人徐亞生等到府合行轉申遵例矜
豁等因及准清軍守巡海兵等道各咨覆到司該本司
左布政使衷貞吉右布政使余一龍查得原題止稱革
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並未開有諸臣細名今據
各府造到冊内有忠臣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累遺
親故隨查得先爲仰遵明詔查錄遺忠以彰聖政事該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具題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陳性善戴德彝卓敬劉璟鄭恕鄭華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龔泰盧迥一十二人俱經禮部覆查遵奉欽依褒表備行撫按二院轉行本司于省城總建一祠春秋致祭訖為照戴德彝等既與方孝孺俱係巳褒忠臣則凡累遺親故通應一體推恩矜宥但有祖充軍役繼復累遺而調併別衛者雖應宥其後衛軍役而原係軍籍隨衛安居多年似不必更張生擾至如原籍有丁盡而戶存及丁盡而戶絶者均應照例開豁再照嘉興府申

迭嘉興等縣冊開有方孝孺株連忠臣楊任致累伊外
親范小孫等遣戍雖范小孫等非方孝孺親故而遣戍
實由方孝孺波及亦應併免今將各府縣衞所查過累
遣軍人姓名來歷分款造冊現在呈乞本部院再行加
覈俯賜會議題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范議照捐軀盡節人臣殉國之忠褒往
勸來聖主礪世之典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節
槩累朝褒崇恤錄所以振綱常表節義者誠千載之一
時矣但諸臣外親族屬連累發遣者尚未矜復似猶未

足以普聖澤而慰忠魂也茲者仰荷皇上俯納部院諸臣之言特旨查豁綸音一下非惟株連蔓繫久戍窮四喜得更生之幸而凡率土臣民莫不舉手加額感激鼓舞共思殫忠畢義報效于明時矣臣等仰承德意敢不竭力清查以期對揚于萬一今行據該司呈報前來臣等逐一細加查覈除祖充軍役繼復累遣調併一衛者照舊軍籍隨住不必更動生擾外其方孝孺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諸臣累遣親故現在著伍供役者似應悉從矜宥以霈浩蕩之恩原籍丁盡戶存戶絕者均應

遵例開豁以免勾擾之害至如方孝孺連累楊任併累伊外親發遣者雖非孝孺親故而實由孝孺殃及亦應併請宥豁以宏一視之仁據呈查議的確委無詐冒姦弊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將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累遣親故現在著伍吳阿眞等八十二名連累楊任外親范小孫等十一名併丁盡戶存戶絕朱阿定等六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該府縣衛所盡行宥免願回者給與免帖不願回者亦給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衛削除軍名不許復行勾

擾仍督行外省直衛所遵照但有營丁在衛者一體查
明豁免開除施行庶聖恩廣施忠魂永慰不惟雪彼時
株蔓之寃亦且扶萬世綱常之重矣　疏入帝從之

陳十巖疏　萬歷十三年　　　　余懋學

臣竊惟諸臣之不能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
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張居正而忌吳
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妬發于外也
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
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

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
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
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
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
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
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
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
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
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

敢干抗天子而難于違大臣是為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為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為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等之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

吏則須卓曾重生非藉結歡卽固邀賂是爲佞諛其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蠹十也　疏入帝不納

請正文體疏　萬歷十四年　沈鯉

臣惟儀制淸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爲嚴禁恐益濫潰人心浸尋世道其爲患害甚于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

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繫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于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于世教也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

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撲散渙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淸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敘出自己意見以亂

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

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

士作立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

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

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爲無稽之

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

謂古今書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

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

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

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彊博雅之
士涉獵羣書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
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
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
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
學宮以爲準則非是不得錄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
題定有犯前禁者隨即指名參處外其直省提學官各
持一方文衡品題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
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鄉會

之場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知無是理也乃往時止于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直省小放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乎世道而不得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如復有前項險僻奇快決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書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解部攷卷容臣等逐一

閱驗咨送吏部以為提調學政官殿最伏乞聖裁 疏

入帝從之

請停礦稅疏 萬歷十四年 溫純

臣等近睹時事不勝杞憂竊幸皇上屢禁榷採擾害散遣隨從虎翼中外臣民舉手加額謂聖明日月照臨停止可旦夕待也不意蕞爾貴州亦遣稅使臣等志在獻替若徒以一言塞責不求實回天聽是曠官職是昧禍機是負皇上坐待有事圖之無及臣等之罪將用何詞以解蓋自榷採四出其害則閭閻隱忍已極雖官司未

必盡知其禍則官民相向深憂而皇上以爲無事歷星

變火災水旱民不聊生之地在在有礦稅之役在皇上

愛民盛心固曰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官吏

則曰奉有明旨誰敢不遵于是或攤之行戶或派之經

紀或爲頭會箕斂或爲椎髓剥膚蠅頭錐末雖細不遺

肩挑背負無徵不及其所進數萬數千皇上以爲數止

于此不知此特其一耳而各官役之狠攫侵牟充私囊

者十而九也夫攘臂而奪之食弱者必怒于色强者必

怒于言悍者必操戈從之矣豈有奪民之財而戕其命

能使之束手而待斃乎彼特有所俟而未發耳皇上毋謂臨清儀眞激變之後竟亦帖然無足慮也亦毋謂今日解銀幾千明日解銀幾萬可以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也夫多藏厚亡天地大數財聚民散綸扆箴規不可不深長思也在昔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傳稱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菑害並至今所用惟不知民艱之中使苟求衣食無賴之棍徒從來大盜往往乘釁待隙今鹽法壞軍餉匱戎馬凋瘵顧此失彼山澤之雄樂禍幸亂流散之民有死無生征戍之役沿途肆虐岌岌乎不

止釁與隙矣而語目前之多故莫如遼左尤莫如貴州與四川在四川若採木之役民已喪其樂生在貴州號彈丸之區餉皆資之各省而播酋復肆鴟張爲川貴大害皇上惻然西顧方且趣兩省督撫星馳征討以拯塗炭奈何復從而重困之軍馬芻餉方望內帑給發數十百萬不止而又求數萬之稅于其地與素不產之名馬乎此驅民使之歸播驅商旅使不更出入于滇楚譬如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爲封疆計則已苟爲封疆計可任

網利之徒恣意漁獵以撤其藩垣且益之疾而速其斃乎故語民間愁苦各省礦稅皆宜報罷爲生靈命脉計也語及疆事安危則川貴遼左尤宜先罷爲國家保障計也夫生靈之休戚較諸一己之玩好孰輕孰重國家之大計較諸一時之小利孰利孰害矧與民爭利而究也必不得享其利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而使一心愛戴疆圉無虞之爲愉快耶臣等竊懼時艱不忍徒仰屋空嘆是用昧死而進其狂愚伏乞皇上深維安攘之至計遐覽元元之苦情亟將各省榷稅諸使慨然

召回于以上綿皇祖之鴻業下答四海之民心宗社幸甚倘少須時日次第罷遣則乞于川貴遼左用兵之處先停征稅庶重地免分外之擾征討有底定之期其關繫國家尤非淺鮮惟聖明幸留意焉臣等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矜廉吏被誣疏萬歷十四年　溫純

臣等竊惟國家事有當婉詞曲陳以冀下情易達者有當苦口盡言以求天聽蚤回者今事勢景象日急一日臣等敢不盡言伏自皇上礦稅兼行旋以中官李道許

奏逮問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縣知縣吳一元一時
人心錯愕臣等雖身任言責止從九卿陳乞不再為疏
煩瀆竊以為舉朝之言公言也必蒙皇上垂聽又恃皇
上不許擾害地方之旨各官役或不敢違若歲事豐登
官民相安縱有意外之慮知皇上必暫為而旋即已之
也今據李道訐吳寶秀等遂令寶秀之妻上怖天威下
懼夫難脫簪以佐路費不及四金旋即自盡死別遺一
幼子呱呱就寄夫寶秀固國家一廉吏也臣等于京察
時訪其官大理茹苦有聲今任南康甫十六日偶與李

道齟齬輒遭陷以鄰境奇禍且于桎梏中傷妻不可復生念幼子未必復見秪畏嚴命且泣且行而又重以長途跋涉之艱緹騎縶絏之苦不啻隆冬而遇霜雪之交加也此等情狀南康士民痛惜道路遠近悲憐我皇上聞而知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臣等聞其體甚羸弱倘付詔獄加以箠楚萬一不支或死杖下縱不即死傳之天下後世將謂皇上以中官爭利之故而致方面廉吏妻死身危不亦輕重失倫甚非朝廷為民設官之意乎況今異星東墜明屬兵兆徐鳳以北旱二千里麥苗

無望民雜草葉以食即如皇上初年布衣祈禱以回天意發倉賑貸以救民窮猶恐無濟于時而礦稅官役方且交錯滿道有掘之地不得則以一條鞭法索之民而民不能堪者有本地棍徒通同官吏指某屋某塚有礦而詐銀入己者有一物而四五稅或稅及于囊資者有搶奪成風官役倡之市棍又假官役以效之利則歸衆名則歸皇上者遍天下皇皇然相欺相爭相仇不至于竭澤殃民不已也不至于召釁起亂不已也即今輦轂之下商旅罕至況其遠乎郊關之外搶奪公行況其遠

乎近儀眞太監暨祿又報上新河民蜂擁萬餘幾成大變矣而會徐鳳以北大旱淮揚鹽法阻滯竈丁罷煎徐鳳固從來揭竿聚衆之藪淮揚鹽課尤年例邊餉取給之地也各省稅銀舊所資以充邊餉者亦少半充內帑大半充各官役之囊矣無論軍士枵腹不待脫巾乃見竊恐不軌之民與失意失利之民並起所謂失意之民林章輩是也所謂失利之民上新河之蜂擁與竈丁是也所謂不軌之民我朝之劉六齊彥名師尚詔輩是也然而不軌之民又因失意失利之民而起縱能撲滅將

安所資餉于庫藏匱竭之時卽取原奏各官民而盡置之法亦何濟矣蓋天下所最可患者有可修省之時而以爲不足畏則可畏者至而修省無及有可挽回之計而以爲不足慮則所慮者至而挽回無及臣等誠願皇上之及時以挽之也及時則不過片紙溫綸而風行雷動立見四海臣民仰頌我皇上卽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且其爲力甚易不然則其難有萬倍于今日者臣等職在守法竊有感于吳寶秀等之逮而恐天下之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保其子者不獨一寶秀也又恐今日

聚利之禍不獨右官民也故敢以苦口之言進伏乞皇

上特霽天顔俯察臣等所言原非過計臣等所慮原出

閭閻迫苦眞情倘荷天恩憐吳寶秀之廉而矜其苦渙

發德音放回令復原職臣等之上願也如以業有成命

仍乞聖慈于拏到之日赦下刑部併知縣吳一元從公

審實請旨發落俾得保其殘生因停礦稅收回原差各

省中官及各官役以收人心以弭禍兆以保治安之休

于無疆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疏入帝不納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萬厯十四年　盧洪春

臣伏見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

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冀以聾瞽

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疏入帝震怒命治罪杖六十斥爲民

請嚴言官曠職之罰疏萬歷十五年　李懋檜

臣竊見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延世波及言者欲概絕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陜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于上輦轂之間子弑父僕殺主人情乖離于下庶以爲海內竟無可言已

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諛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劒引裾杖譎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

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眎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疏入帝責其沽名鐫二秩

劾廠監張鯨疏 萬歷十六年　張　沂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早見豫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卽如正統時太

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權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鑒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兢兢奉法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呼咸謂必將翦除元兇以杜後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尚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令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失所望惡本不除爲害滋甚臣恐王振劉瑾復見于今日

矣敢爲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中一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即日斥遣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廣及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夫監官僅言及政事未曾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即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皇上知鯨罪惡屬實即加顯戮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猶謂其晚奈何令罪大惡極

者仍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巳籍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即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宋坤擢鯨之髮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爲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皇上英明同符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猶難去一張鯨耶臣伏讀明旨以意斷之邪尙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也使鯨不恣權雖百尙智豈能擬置李登雲張維德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

賄賣法孰過于鯨尚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令冒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以爲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狠于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有流傳鯨廣置金寶多方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

事爲眞謂鯨姦謀旣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
上大奮乾綱爲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姦邪以釋羣
疑宗社生靈俱可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
爲此閹誤也皇上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此閹壞也以
一閹官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
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
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爲
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惟聖明裁察幸甚　疏
入得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廝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

復私意不遂故醜污君父好生無禮著差遣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

請保護聖躬疏萬歷十七年

趙志皐

臣謹奏爲披瀝悃誠懇祈明聖愼保聖躬以介萬年以衍靈長事臣荷蒙皇上恩寵叨居侍從壽歷卿貳爵位之榮祿養之厚有捐軀難報者豈啻爵祿恩寵而已哉蓋自有此身以來皇上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君之身天地間之罪人也然自古忠臣愛君頌之曰萬福曰萬壽天保諸詩可詠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爲心非眞愛

君者也臣不敢也請爲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爲上天之眷命爲下民之共主爲祖宗紹鴻業爲子孫垂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逸也有逸慾之戒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冶容麗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之鴆毒也有沈湎之戒焉夫是以操存內固血氣順軌精明堅實壽考無疆周公爲成王作無逸述商王不敢荒寧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厥享國長久者蓋此意也臣近歲以左諭德少詹事侍朝講恭覩天顏和

睟聖體康强退而私相喜曰眞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于邸報中見鴻臚寺接出聖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疏奉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眩輒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怠荒臣伏讀之仰見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愼疾臣惓惓之所願望者然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盛精神健旺稍有不和一養旋復何自冬相延至今也臣謂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陰陽心屬離爲火腎屬坎爲水水宜升火宜降此水火旣濟之理也善養者

清心寡慾俾腎水有餘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生液而君火常往不善養者徇情縱慾致腎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離火爲眩爲暈而邪火盛行今奉旨久稱動火臣私心求之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肆將逸慾而不之儆乎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節乎嬿婉在側而衽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麴糵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于此皆足以損眞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孱弱致疾蓋有由

矣伏願皇上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逸
慾耽樂荒淫沈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于宮中娛
樂燕饗視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興行之有節
而不沈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耗旣除內體自固
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聖躬自爾清泰矣苟爲不然則
攻取者衆存養者微如火之鑠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良
可畏哉年不可恃時不可失願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
調燮以培之則爲力也易若他日虧損之後而藥石以
扶之則爲力也難此在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

軾有言曰人生之所好者逸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臣願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又惟養身莫善于寡慾寡慾必先于清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于嗜慾則念兹釋兹在嗜慾寄于存省則念兹釋兹在存省語云日親日近日遠日踈此有所寄之說也皇上當何所寄哉宋儒真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則將所講經史覆玩而詳繹之務求必得于心則此心寄于學問而他念不足

以入之矣又願如常視朝數召三公九卿于便殿商搉庶政退復將所上章奏徧閱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于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內廷之中非外臣之所得預又當擇其內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以侍旦夕之起居以護燕閒之遊息取其箴善規過察其導慾獻諛由此自朝至昃必警必戒無以內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聖慮日清嗜慾日寡聖躬無不强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哉臣待罪南都實叨近侍願獻忠于皇上久矣秖以官非言責而匡扶朝政指陳時

事則大小臣工前後臺諫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天聽至于保護之義臣實預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乘輿則畏禍者忌事關宮壼則遠嫌者疑臣顧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臣乃直披肝膽而力陳之臣之愚也舍其罪以取其愚臣之所大幸也惟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祇慄祝願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奏知道了

論公用舍疏萬歷十七年　　逯中立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于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于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以來未有上下異情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皭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跧伏田間壯志鬱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

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閣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票擬而

有心斥逐者爲妒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
爲竊位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牘力諍而坐視忠
良屛棄讒佞鴟張雖間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
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
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
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郎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爲國
惜才郎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
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
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

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囂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程子曰朝廷不失于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尚寶司丞以李懋檜補

而不允至于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寛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王獨不能爲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聖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力叩閽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呶呶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寘吏垣感時効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疏入帝怒停俸一年

論修史用人疏萬歴十七年　　逯中立

臣伏見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嘖嘖以為匪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付定議于部院而毫不以成心預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歟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

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歟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爲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轄一方境内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姧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内才品所懸鏡而别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虁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真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

斥已爲漏網遺姦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
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蘷也爲得意門生而私之也
私虞蘷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
黨護之心化而爲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
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
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諍今未能進一
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
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
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

名也臣再維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虞虁者首預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虞虁者不少也涔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夤緣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竇耳卽摛英摛藻何足以昭法誡而垂萬世哉伏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汚本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

史可傳不朽矣　疏入帝從之

論邊事疏　萬歷十八年　　王錫爵

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經營與鎮定各當其時今則不然自敵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無復守戰之備一旦烽火作驚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震怖憂惶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敵之臣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

然武官𨽻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鬬爭談
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
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
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
以日月玩愒爲長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遇緩急重難
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徹哩克一人在宣大則
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
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
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

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
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
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
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
傯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己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
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猝賭墅淸談在緩急有次第
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惟和碩一
枝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
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

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日
察彼己之勢審擒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
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
圖招撫使外敵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又襲文儒之論則
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揺于
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
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
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
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

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絶諸部盡掃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兵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部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撑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旣奉有特

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敵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敵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敵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嚴敵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豫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説殊不知彼出關而奉之此開關而款之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强弱之勢原自絶然

不同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具在豈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已惟皇上留意裁擇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要須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著各該經略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

請止開礦疏　萬歷十八年　王錫爵

臣謹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口傳聖旨開礦一事節經
諸人題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皇上留心國
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況今紹
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
開礦必當聚衆聚衆必當防亂現今山西河南間礦徒
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姦民乘機爭利隱憂愈
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
之若開礦止于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之費若干防
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

爲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遙度而朝廷便可爲之出旨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臣等愚見如此伏望聖明採擇謹具題以

聞　疏入帝不納

陳天下四大害疏 萬歷十八年

趙南星

臣謹奏竊見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

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毋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于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

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疏入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于是南星以病歸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萬歷十八年　湯顯祖

臣伏見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臣以爲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于外于是無恥之徒但

知自結于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囂獄市薦輔臣乃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極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

之政申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以召天和肅綱紀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謫顯祖徐聞典史

備陳邊事疏　萬歷十九年　王錫爵

臣謹題爲遠臣戀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尙有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强爲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敵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

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木久而蠹紱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針砭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

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敵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沮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爾之酋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淸淵布網魚鼈竄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强爲者也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忍須臾期于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恥臣之論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

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款愚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多于匆匆索鬧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算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之日夜求彼不已急乎臣以為此非求也割土地輸金寶尊醮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眞求矣今虛聲恐喝淡面羈縻實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為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

借他人之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而遺我以强則洛也何乏于諸臣之事而嘵嘵爲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莽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于敗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後夷書現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

者曰然則敵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候更以何辭臣前晩絶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而諸臣却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君羈縻在前決絶在後譬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爲兩全臣以爲安危之機間不容

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敵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信又一面憂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柁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敵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于危則臣以爲古之易敵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敵性無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狠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徼外雜夷聞之亦且寒心褫魄以朝廷之恩信爲

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絓而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
而好事者日趣之入宋耳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
臣者曰夫慮危是矣有如敵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
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巳臣以爲向來
增賞雖誤然亦會敵中無釁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
始明旨旣巳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巳賞巳
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縎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敵者罰
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
此而敵必就約固甚善卽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少

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敵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卽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天朝寧復可以斂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于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

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絶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偘偘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會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會前輩重望必不肯爲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

嘗聞之平不意縹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會之爲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曾以爭事見嘲于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議調臣實預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姗笑鄭洛爲無能矣蓋學會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會忠于臣等則可謂夢熊敢于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何計不煩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

亦儘勾二臣覆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已之事而惟入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蔓熊辯姑就學會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纍纍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儆民殘學會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裹革橫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

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臣爲褊心不能容人不知褊心人臣之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薦此二臣有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于此敢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蹈實之事以禆廟略以釋羣疑惟皇上留聽無惑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寧夏兵變疏萬歷十九年　　趙志皐

臣謹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會書揭並

延綏總兵密揭爲叛賊哱承恩陰遣人勾引套夷爲外援致套夷入來寧夏城外住巳助玉泉營之戰勢甚猖熾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黃河孤懸塞外與敵隔一水在内者據城以叛在外者反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屆在東西六邊之中寧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隔絶而敵騎充斥干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内地甚爲可慮臣見書揭夜寢不寐秉燭具草逃陳危懇伏望皇上亟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曾議處將有可任聽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

隨機應變且聽便宜行事務期內勦叛賊外退强敵使敵人之勢不合則寧夏之鎮城可完而邊鎮可以無憂矣兵部尚書石星見敵人久據戎騎復侵欲自請兵以往念套夷皆受中國撫綏或宣以朝廷威德或誘以市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鎮調兵使之力戰此星一念忠勇之心不遑寧處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請鹽菜銀三千兩以資犒賞此何裨于纖毫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今該鎮調發旁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稍充何以鼓舞士氣更願皇上念事在

燃眷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其氣此臣汲汲之私也再惟士宜激勸兵貴先聲更祈皇上軫念邊情重大聲息緊急特降敕諭一道奬勞臨陣將吏另發帑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勸士心卽著兵部行文馬上傳示及今徵選慣戰各將調發邊腹精兵及募義勇敢死之士數十萬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剿滅以寒敵膽臣等書生未嫻軍旅僭陳一得之愚仰贊廟謨萬一統希聖裁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寧夏事並陳時政疏 萬歷十九年　趙志皐

臣謹題今早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聖諭詢臣等以寗夏之事臣等仰見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寗夏兵變以來凡有章疏奏上不踰時輒發擬票又兩敕將士以安其心又不靳帑銀數十萬以充軍費皇上雖處深宮念切西顧臣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寗夏之變其始藉口撫道剝削致廑明旨撫安謂可誨化不崇朝而底定也不意其謀益深祕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末下此殆不可不深爲之慮者夫變起于降人哱承恩父子蓄謀已久待釁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月其謀若有成算其舉動皆

有次第其勾外援也出婦女以誘之厚金帛以賂之其嬰城而守也密遣奸細以招集松套二處志在藉外勢以據寧夏寧夏一失即犯靈州靈州一失即窺關中據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師以俟各敵騎之至昨兵部接得陝西巡撫沈思孝書謂松套二處因哱賊父子遣以重賄與飲血酒鑽刀下爲盟各領兵馬到于寧夏城下不知其數紛布徧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劄城外然因敵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糧運艱阻師

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爲妖妄之言以
鼓惑衆志倡爲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搖動人心此其
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于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于外
畢盡智力皇上爲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
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視朝俱未奉旨允行
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
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皇上大奮乾綱即出臨御召兵
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天威所震迅如
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躍而將士有不

百倍振厲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率衆捍禦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方快覩魑魅魍魎自然潛消臣又維今日之所可憂者不特一𥁞夏爲然變異屢形災荒迭至閭閻罄藏空虛賦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之心在在有觀變之望西北各鎮屢兆情形東南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時湊合豈爲偶然大有可慮皇上謂土宇之廣大足以制馭法度之森嚴足以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于承平消弭必由于儆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人事在皇上

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爲之事自與諸大臣計議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負皇上之委任也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萬歷十九年　逯中立

臣伏見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誼不能默默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探之盈庭可否決于聖斷非敢專

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公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被黜而陛下有不容直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

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

蹈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爲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容

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

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也者則不能

一日爲部臣臧否混扞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

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

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

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

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罰幾于無章公

議壅闕繁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
正在于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
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
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
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
古而然故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
趙志臯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圖妄爲牽引妄激聖怒即
揭救數語譬之强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
疆場交聳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

抱厝火積薪之憂所幸公道昭白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為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也為國家惜人才也為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為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惓惓　疏入帝嚴旨切責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

條陳禦倭事宜疏　萬歷二十年　李　頤

臣竊惟倭奴警報業踰半載經本兵區畫諸臣建言如選將增兵造船建臺畫地分守一切戰守機宜不啻詳

且盡矣臣受事兩閱月終日拮据奉行不暇何敢復有陳說特恨島外彼夷輕視中國用是蚤夜殫思圖効一得直攄臆見釐爲七條昔霸國用人不鄙九九之數聖明兼聽豈厭卑卑之言伏乞敕下該部酌議倘可採覆議上請旨施行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一安民心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倭警以來中外紛紜盡屬備倭之計臣以拊循爲職敢置民生于不講乎况臣所屬州縣大半逼近邊海地多沙磧物產非饒時值軍興粟價頓踊兼頻災之後閭閻愁嘆之聲比比而是如懷柔一

縣土瘠民貧極目蕭索臣查該縣錢糧自萬歷十四年至十七年分所欠柴夫等銀二千六百餘兩知縣賈濬非不苦心追徵而彌望草萊租稅安出舉一邑而其餘可知矣若非破格蠲免所謂財竭而斂不休民窮而令愈急上虐下離威尊命賤竊恐地方之憂不在肘腋而在腹心也容臣督行各道查被災州縣積欠錢糧稍緩者議蠲難緩者改限現年盡數完納毫不許負庶民困稍甦邦本漸固即有外患不足慮矣一省議論臣聞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今日爲然也

況言倭情者必先遮其可畏之狀談倭不啻談虎以致邊氓畏倭不啻畏虎臣前月入境經過固安地方見該縣人心洶洶至欲挈家南徙臣雖再四曉諭恐愚民終莫之信也且倭奴主謀多係中國亡命之徒輦轂之下豈無耳目轉眼春汛警報漸急廷論益滋若盡形諸章疏盡數發抄彼賊聞之壯氣軍士讀之寒心愚民轉相傳告益重其疑畏而速其離居也臣謂自今以後除科道及當事臣工建白外其餘條陳倭策者許開具揭帖送內閣發兵科掛號送部酌議可行者覆不可者止異

曰果以何策決勝仍查先日建議之人論功陞賞其罷
閒官吏欲借建言起用無甚奇謀秘計通政司不必收
受蓋所以安人心亦所以密兵機也一簡鎮兵臣聞兵
貴精不貴多古之善用兵者每以寡勝衆固以其有勝
算亦以其有勝兵也薊昌宣保四鎮環衞畿輔屯有重
兵雖挑選精銳者援遼而存留在邊者獨不可整理備
用乎養兵以備緩急邊與海何擇焉邊報急則以防邊
爲重倭報急則以防倭爲重除昌鎮兵馬護衞陵寢不
敢輕議外合無豫令薊鎮總兵官無論南北主客料理

精兵二萬宣保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戰陣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星統前來薊為正鋒宣為左翼保為右翼三枝兵馬逆擊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此常山蛇勢也倭奴雖狡欲返隻輪得乎今四方精銳行將直擣望京倭奴救死不贍豈能內犯兵法云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日之謂也一嚴城守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之謂也使城而匪高池而匪深何足以言險安

可以守國然濠池淤淺乘此農隙挑濬爲易若牆垣增高及村鎭建堡雖爲保障長策而工費頗大旦暮難完須俟倭警稍息方可次第舉行如教習鄉兵訓練民壯此守城要務各屬業已奉行矣臣巡歷州縣見城垣雉堞間多聚石塊以便擲擊然投石于下賊不以石反擊上乎是借寇以兵非計也間有貯灰瓶者似矣然瓶大難遠質厚難碎亦非利器也合無令濱海有司相地所宜土可陶者就近起窯募匠燒脆薄砂罐形如小甌腹廣而口狹實細石灰于其中另置一盞覆其口上不宜

者于鄰壞窯戸用價收買如法貯聚俟賊將臨城用此擲擊將見罐裂灰揚昏天撲地弓矢且不知避況敢仰面而攻乎價極廉而利用工極省而速成亦守城之一策也一取强弩臣聞弩者怒也其機甚速其力甚猛故彍弩伏弩連牀弩見于兵法試于古人不可殫述臣見邊防多不用弩恠問其故僉謂强弩難挽弩發一矢弓發三矢不知論遲速則弩不如弓論命中則弓不如弩即不利于戰獨不利于守乎近據總兵張邦奇圖說盡查營路戰車編派緊要海口使車前留隙弩發如雨誰

謂非戰勝之具也臣查沿邊臺路間或有之但為數不多邊兵用之不熟遂為閒具今江浙閩廣南直隸地方多產山桑檿柘皆弩材也人習此技即鳥雀微物無不應弦落者合無下令省直各造强弩一萬弩箭百萬分督各府開局集事非難停解弓箭弦條加派可免馬上差人陸續解運務汎前完足再令召募善射弩手厚給安家路費使人樂從多則百名少則數十名各令廣帶弩藥葢弩藥最毒俗謂見血封喉猛虎中之不數武而死倭雖悍厲未必人人如虎也到日分發沿海州縣教

習鄉兵守城海上有警徧發行間禦敵倭患既平或發邊鎮或留京營以一敎十以十教百倏有成功發回原籍願留者聽此一舉也防邊禦倭均有實用矣一備神器臣聞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薊鎮向知防邊不知防倭邊營銃礮神火器具雖頗足用但置設臺路各有正數原無多餘即舊有庫貯一二類皆朽敝不堪無裨于用自倭警以來各道鳩工聚材並手偕作計至汛期種種不啻足矣顧臣所屬地方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岸況防倭之時又當防邊火器為中國長技所謂多多益善

者近者閣臣題議戎器要略中間制作俱戰守利器已經督臣郝杰分行鎮道督造外臣思倭奴最可畏者不過鳥銃耳然鳥銃止于百步之內若魚脊竹牌用布褥裹其外以水濕之即數十步鉛子不能入也中國大將軍礮遠可六七里三眼銃及火箭遠可數百步以我之長攻彼之短彼敢當我哉臣于遵化另開廠局躬自料理選委中軍參將陶世臣等調集匠役星夜打造礮一百五十位礮車五十輛三眼銃一千杆火箭二萬枝火藥二萬斤魚脊竹牌三千面併隨銃礮鉛子什物刻期

正月內盡數完報再于豐潤縣局委官陳雲鴻等現造
大將軍礮續完者借留五十位載礮滾車五十輛俱聽
分發沿海要害以資防禦仍補發價銀勒限作速造完
前礮併滾車解還京營不敢違誤計合用工料大約該
銀八千餘兩俱應于備倭馬價銀內動支今查前銀該
薊密永三道分發兵餉及安家犒賞等項猶且不敷欲
濟大事豈惜大費合再乞請照數發銀以便接補支用
事完聽該道核實冊報臣覆核具冊奏繳所造銃礮等
件平倭之後可用禦邊固不朽器也一重根本臣聞帝

王之治天下每詳內而略外非外爲可輕蓋內爲尤重也薊鎮爲畿輔肘腋內拱陵京外環山海豈不稱根本重地哉故敵臺烽墩星羅棊布利兵精卒蟻聚蜂屯所以爲防衛計者至詳矣自倭警以來客班河間等五營留防天津南北步騎數營調援遼左計前後徵發共二萬七千有奇無論邊長勢分掣襟露肘而延袤海岸設備爲難先設遊擊吳惟忠募南兵二千餘名東駐樂亭專爲防海今且併調出關近雖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南北召募未必旦夕可集遞者經略部臣議量留兵馬

于薊保以資防守兵部覆議仍簡精騎赴遼聽候相機
調遣總之爲安內計也竊思進勦有期則兵宜厚集萬
一事機未輳按兵待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
或以南兵習倭不妨留用臣議豫簡鎮兵者蓋恐倭奴
分道入犯援遼精銳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爲料理以
備不虞其實邊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以出關士
馬分派內地海口倭急則防倭邊急則防邊兵不加募
防亦可周不然攘外以安內虛內以實外非計之得也
伏乞聖裁施行謹疏　疏入帝從之

陳時政闕失疏萬歷二十年　于玉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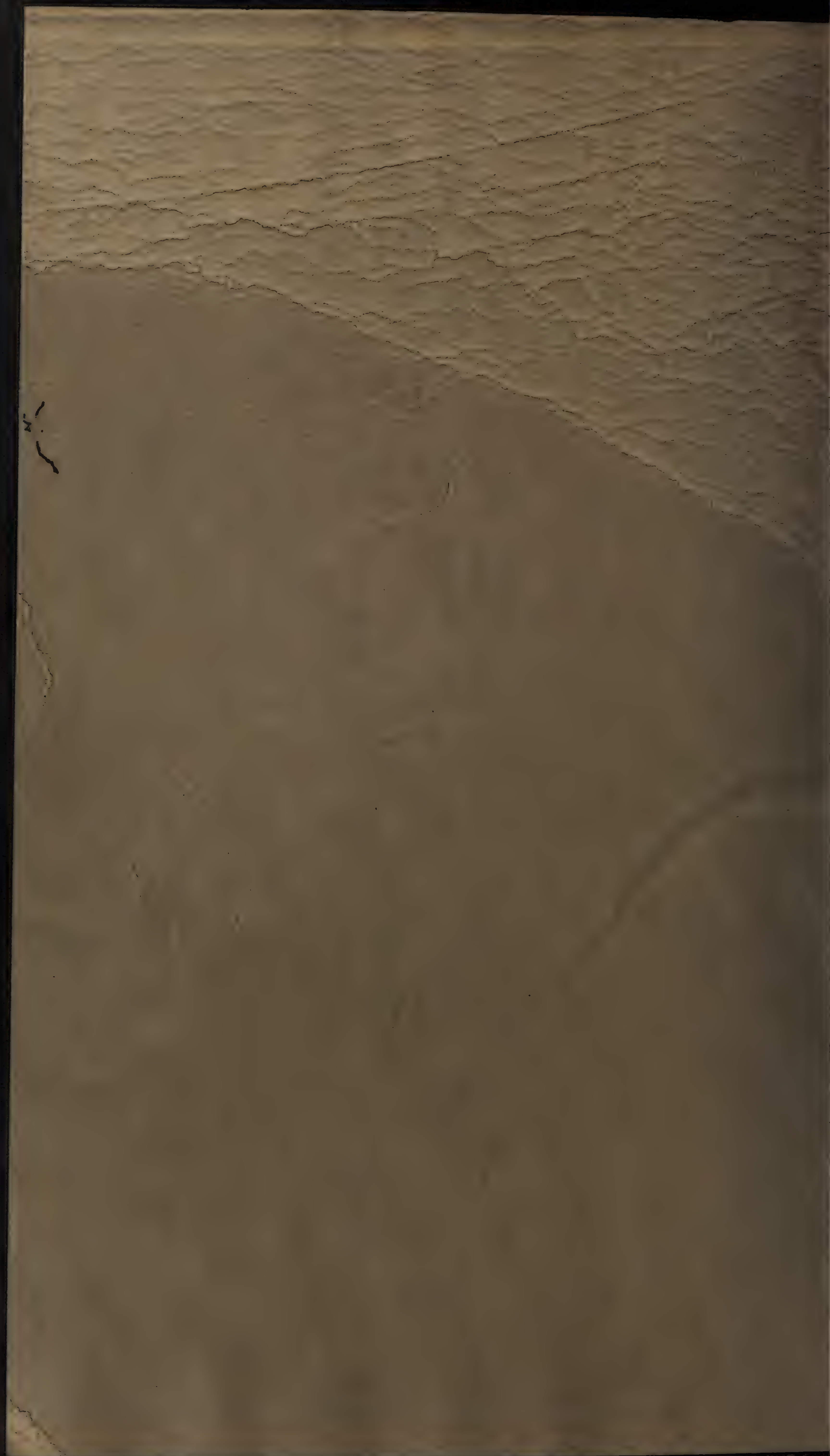
臣竊惟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姦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藉藉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為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于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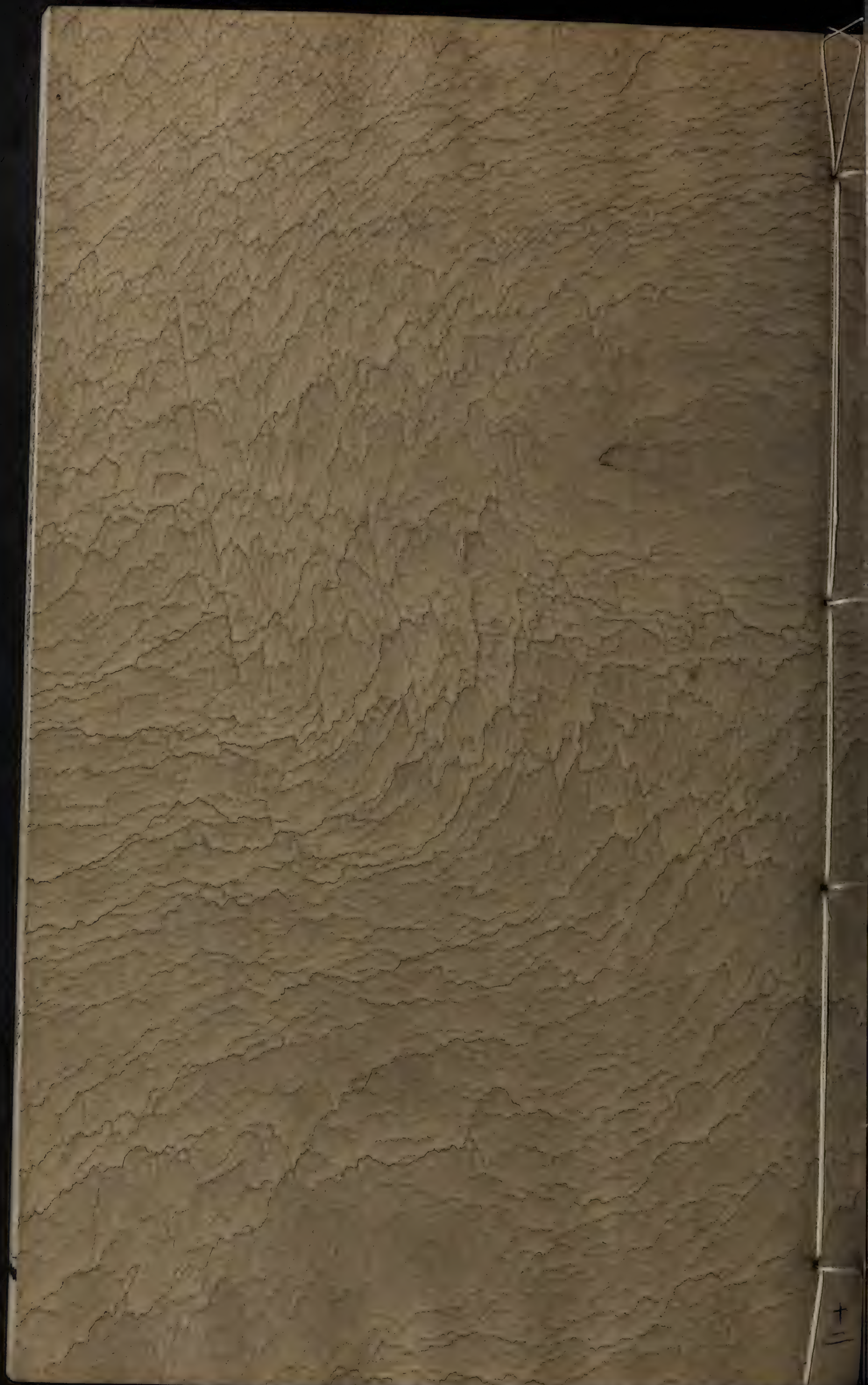
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夫宮廷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釁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姧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主而終于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他如李如松麻貴不可為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本兵並時政闕失之大

者惟陛下留意幸察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請召對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日錫爵于三月中以病乞骸蒙皇上不卽放棄許其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覲天顏臣子之情眞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旣有此利見之機而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噓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閣以來初聞聖躬在調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造

次啓齒動煩起居今以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于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于一日矣外廷之目猥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膝攄忠之効其隔牆獻疑望影騰姍又一日多于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無廢閣臣等辰入酉出憑奏章以白事亦可粗遣曠瘝之愆顧今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為政臣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皇上之一出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

下而彈壓空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鍾鳴而蠏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一著之機皇上不惜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爵亦思少借陛下尺寸之地以効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企踵日遠日疎耳不聆謦蹕之音目不接起居之狀每日出閣見廷臣問及于此爲之口縮腼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叩頭敢請燕間登對之期臣願旅進軒墀共祝岡陵萬年之壽伏惟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

天下臣民亦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定國論一政體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犬馬餘忠謹藷以待青蒲之對至于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領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

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

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卽爲不平彼既

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覿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頹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著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卽行當止卽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愼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聽納之時逆意

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
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絶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
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
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
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
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
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
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眞才之用而
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

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别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毁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虚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旣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之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虚者必

迹自白彼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于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素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卽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榷

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

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

天下已有未當即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徜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于邃嚴威顏違于咫尺雖鈐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

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

一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巳進有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進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催發章奏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兵部則催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下議減雲南

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惶恐無以應之蓋此數
事或係遠夷待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
誠恐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姧徒因而打點其誤
事有不可言者至于兵部疏中帶有現監犯人李材乃
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
史善言係進士官而所為悖逆至此臣等業已從重票
處如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充
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恩澤原自上裁
量減一分卽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以部議懇切

而强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在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旦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國之義若皇上以爲未當亦不妨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議酌量攽用一二明白傳示可否若一槪留中則臣言爲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今日議論繁多每每于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動輒歸咎于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凟通將近日應批緊要章

奏略節事情開具上請伏乞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
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請御門宣捷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于
本月十九日恭請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皇上獨斷廟謨布昭聖武麾戈內討而
大憝梟誅授鉞外攘而邊夷逐北真太平之盛事臣庶
之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部臣至是始請行
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敵之功必得皇上親臨奏

凱以示鄭重而後國威不褻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
報首功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
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卜吉以請無非望皇上之一出
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舉鼓舞士氣爲小收
拾人心爲大鋪張太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現今彗星
示異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及
于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出人
心如此以孩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而今日乘吉典以
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精采將不惟天人

之間氛祲化為太和諍議歸于一德而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休德以逭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傳免又孤衆望謹具題豫請以聞 疏

入帝遺文書官杜茂口傳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每見現因數日前中于暑濕頭目眩暈心胸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撑的就出見先生每傳于先生每知之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臣等前因雨後新涼特請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覩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出御批間常傳出然所傳者十不二三是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

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卽時據實
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
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望聖斷卽時信筆批出
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皇上
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
手稱妙中間卽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
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託之

內臣謄眞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爲臣等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攷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亹亹數十百言比時近臣郎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眞屬家人父子是以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効愚忠如此伏望皇上取法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昭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

之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祈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于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困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

富民租簿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
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
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于存留巳屬虛名緩
徵併于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
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
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被倭竊境剝膚將及以至
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
于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
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于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鐘鼎

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于入數如都御史諸鉄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嘗以應麒催徵爲是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

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耳大抵方今國患在于民窮民窮由于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于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于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于撫按窮而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于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骴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

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天津等處道上累累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

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
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
不敢主張仍下戸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內廷猶欲
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索者伏乞皇上
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
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
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
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
眞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臣等無

任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帝從之

再請召對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該臣等昨于萬壽聖節中揭請皇上御朝受賀隨蒙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葢以呼嵩介壽人情雖切于仰瞻而御殿垂簾天顏未免于隔絕此臣等所以寍惜聖躬之勞而不强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後倐巳逾旬以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于常時以天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暖不寒之候一出見臣等不爲太勞而

使臣等經年企渴之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盆之得瞻天日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謂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皇上四月中豫訂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于皇上而辱預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嘐咨之口肅然屏戢此所謂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聖人之威一舉趾而安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每讀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

而不通呼吸則臣等獨可一日而離皇上之左右乎今
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
等處相繼告災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藉太陽
之餘照揚淸蹕之休聲以庶幾于彌縫補救之萬一而
皇上顧何難輟此宮中分寸之陰借此膝前咫尺之地
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乎臣等度至上前意滿口
訥未必能有所陳請但念此時天顏之一面勝于臣等
千百疏之問安天語之一聆勝于臣等千百言之擬旨
乃今日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耳臣等不勝懇款

祈控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萬歴二十一年沈一貫

爲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機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頗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爲國家安危大機所係欲黙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寗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

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即有倭奴豈無侵犯
不過如蚊虻之著體驅之而已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
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且直入腹地淮
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所在爲墟于是用兵
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
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
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
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土虛實所以
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竟不

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利鈍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黷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圖以爲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蝛之食心而不覺此前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

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恝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剸刃以𢧵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設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衞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

是正理容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謙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何必設兵部哉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大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黨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爲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絶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釁獨倭也王直徐

海之流將復乘釁而生矣由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寍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寍波朝鮮無可欲而寍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寍波失其欲矣一寍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寍波雖裔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智者不為也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爲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閫内曾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羣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不急上此議以爲萬萬無許理竊以卽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

耳況國家業有以待之者乎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當時所以待倭之術亦不過如此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何憂其來若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啓無窮之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幷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諾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劾王錫爵疏萬歷二十一年　高攀龍

臣謹奏竊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鏞
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
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遷者李禎曾乾亨復不
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
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急廢斥如此
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
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
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
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

曾有以諸臣賢否陳于左右而陛下于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卽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于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袪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娼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固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

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　疏入謫攀龍揭陽典史

請斥奸獎忠疏萬歷二十一年　安希范

臣竊見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屛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娼嫉不使竟其用也

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
應宿辯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
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
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于此乃動輒自文諉
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衮之謂何尚俟降斥之
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
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
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
其禍者祈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寵之戒復攀龍

弘濟官以獎忠良並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 疏入帝怒斥希范爲民

再救降謫各官疏 萬歷二十二年 趙志皐

臣謹奏爲朝臣譴謫數多閣揭未蒙批發懇乞寛宥以全政體事近者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切責一時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大小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踢蹐震恐臣等于本月十三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于二十二日具揭伸救一次俱

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救雖荷批發而
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然咸謂自皇上臨御以來
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卽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
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弼受恩最深當朝廷如此
大舉動不能先事挽回尚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
啇勿之地固當以潛消默喻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
爲功但兩揭懇情未蒙允荅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
卽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乎夫
朝廷之上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道諸臣耳目也

今天威屢震南北臺省摧殘已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冀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告一語牽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誤譴罰無已舉朝皇皇重足而立伏望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霽天威普垂寬宥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可以盡忠補過思爲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疏上得旨卿等昨所奏揭朕已悉覽了且此責處乃爲兩衙門食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

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道了姑著還遵新旨行吏部

知道

請視朝疏 萬歷二十二年 楊東明

臣竊惟人主即欲自逸其身亦必視時之可逸與否若時已變而不憂災屢見而弗恤目前雖若無虞而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爲寒心也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以前太平無事皇上乘國家閒暇靜攝深宮臣亦私計聖體爲重苟得海宇昇平即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歲歲戰征

亢旱淫潦處處饑饉時而妖星見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隕地時而雌雞化雄種種災異疊見層生而尤可憂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國是分搖于衆口王綱竊弄于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塞動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利其災是謂病在腹心又非邊患可比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猶昔也豈知世道人心之壞一至此哉臣謂時不可以自逸者正謂此也夫法宮之內披覽文書在聖意非不憂勤在羣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闕下伏望

皇上深維時變翻然厲精如川貴土酋作何擒制作何
蕩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明詔該省之臣
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于
聖心而龍顏快覩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
下之災變其機莫要于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視朝
爲職自古未有人君怠于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皇上愼
念之哉　疏入帝不納

請寬言路疏萬歷二十三年　　馬經綸

臣伏見邇者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

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
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
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
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
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耶
夫以兵部攷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
給事又波連于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
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
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

變而以箝口罪之去之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

陛下所為罪言官者曰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

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

能援故典排閶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

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

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

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

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

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

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旣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廟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　疏入帝大怒貶經綸三秩

弭變修省疏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昨因乾清宮火災異常伏蒙皇上諭旨下須引咎自責竊惟聖主惓惓兢惕一念斯固可以感格天心轉災爲祥矣臣等更思聖念眞切如此凡願効忠靖獻者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況于股肱一體受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乎除祭告修省等事已經禮部題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款臣等謹遵奉明旨僭擬開列于後皆係今日緊要事宜最關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下詔罪己並戒敕百官查得嘉靖年間三殿火災皇
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行之
又累朝或遇災眚多戒飭百官共圖修弭臣等竊見今
日朝臣奉公守法者固多背公徇私者亦不少以致政
令失平傷和致災似宜宣敕戒諭大小臣工令其痛自
省改益修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上下交儆乃弭災首
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玉體深處法宮臣等
忝備密勿至經年不得望見淸光一吐忠懣所恃以流
通精神祛撤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

本章多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虛夫六部分筦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幾何事一事處斷未了則牽連罣累者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和召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聖明裁定施行

一簡拔淹滯邇年海內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日兩月內黜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

槩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至于屢奉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眚終身錮人惟望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淹棄諸臣查其志行端潔懲創已久觸迕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請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搢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爲囘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都察院催請俱祗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

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缺今官少事廢言壅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敕下吏部施行一慎刑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據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奸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

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
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為準至于抄沒一事其
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拷鞫妄扳累及平民箠
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冤抑之氣上干天和且京師天
下根本使人人恟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
象也惟望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
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為懽忻實弭災要務也伏乞敕
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
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

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陜西江西各該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積儲小民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己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寛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召和一端也伏乞敕下工部施行右所開列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聖明留神省覽卽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疏

上得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知道了

乞振朝綱疏萬厯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爲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爲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修德行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欽天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至九分餘此皆天變之所不常有者而見之于數月之內可不修德行政以消弭之乎臣愚以爲修德行政之要則莫先于振綱紀葢人君猶天也惟天宰制萬物區別庶類惟

人君統馭萬民役使羣動君統其綱臣分其職治隆于
上化行于下此唐虞三代之盛時以及漢唐宋之治朝
皆如是也其間有不能盡守其法而亂亦隨之捷于影
響有可鑒者國家二百餘年紀綱何嘗一日不立法度
何嘗一日不行臣工何嘗一日不肅民志何嘗一日不
定雖有微纖隱慝搖惑世風劇惡大憝誣害善類而旋
發旋滅卒未有爲朝政之累世道之梗者而今日之事
則有大可慨者矣皇上臨御以來日視朝政萬幾親總
五夜夙興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對輔臣諮訪部

院開誠納諫虛己受箴朝無異政人無異言斯太平極
盛之治矣邇年以來玩愒起于治平憂勤怠于安逸紀
綱之不振未有甚于此時者臣私心慮之久矣今臣已
疏歸于此不言是終無可爲之時也願少垂聽焉臣惟
古之帝王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居尊御卑由近達
遠無有弗届者也皇上之不視朝將十年于兹臨御久
虛人心漸弛雖法度未嘗盡廢而詐僞不可盡窮若不
及此時反之恐將來益難支矣皇上意在效法皇祖然
皇祖晚年亦爲權姦蒙蔽左右誣罔賄賂公行濁亂朝

政幸未年一怒而舉安然亦晚矣此乃前事之當鑒者而可復蹈之耶願勵精圖治質明視朝或五日一出或一月三出天威不違咫尺臣工儼然翼趨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一也六曹章疏奏發有期數年以前雖不視朝章疏隨時即發且多御批乃今一槩不發夫推官而不發則官不得就職奏事而不發則事不得奉行近因尚書孫丕揚之請一日發下二十餘本京城歡聲動地然所未發者尚多也至于奏請行取蓋選賢與能以司耳目也内而臺諫不可久虛外而知推不宜久滯且使部

中進士待選與起復養病補任者不致久稽也又內而部寺之陞遷外而藩臬之聽補守候甚久胡可遲之乞俯從部請照常票發俾人才不致阻滯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二也國是人心關于世道往時大小臣工朝無異論而邇來則漸乖隔各懷己私黨同伐異又有不修職業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己之直有自具疏草而倩人代上者意圖售己之謀堂屬有定分也欲逞其奸則偺口劇談而不顧名分邪正有定論也欲肆其害則極口醜詆而故違其心是在察其幾而亟反之庶賢者得行

其志而世道可挽回耳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三也官邪既以不止則頽風波及下賤彼不得用之小人因而哄然蠭起幸邊疆之多事得以負戈從戎于其間流言道路惑亂聽聞而好事者又從而樂道之以遂其攻人害成之謀又有一番罷閑官吏舉監生儒如樂新爐之類藏匿京師撥入勢豆衙內作文寫書四布撥遞旋即送入報房房令人抄報傳示四方夫報房即古之置郵傳命令以達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奏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之四方矣近日又有劉世

延一本論臣及石星與李楨玩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憸邪小輩假此以誣詆善類其風豈可倡哉此朝綱不可不振者四也劉世延以窮凶極惡之資肆亂臣賊子之行中外遠近側目已久今一旦置之于法舉朝歡欣然世延之肆惡顯而易見世固有心術險詖智巧艱深氣焰足以熏灼一時機權足以籠絡衆志壞朝政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其肆惡微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門遂闢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生且利能令人智昏

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于利則智昏于得謟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瘠民而肥己者無不爲之此唐德宗瓊林大盈之積可鑒也臣不願皇上之冒此名也即近日採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爲國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姦民之釀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聞風瀆奏希圖竊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應伏望皇上

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為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于愛國無以言為贅疣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還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曷勝懇切仰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祕暗差人役赴清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賊矣人心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

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爲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諳邊計忠貞體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既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猺獞諸種竝

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礦洞山箐及民
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豫防矣此非倉猝所能答應苟
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于侍郎李正原奉旨意止
是暫掌非爲久計而乃無尚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旣
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眞之事臣等竊觀皇上之于倭事
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旣獨勞于上而特廑于中
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卽臣等二三
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
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

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于西慮前而不失其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于後兵事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圖乎皇上之于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會急補故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郤之情朝鮮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奴揣摸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怪葢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輦轂之下班行之中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

乎夫點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猶難之則
事有難于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
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
懼屢奏請而未得俞旨則謂聖心必有默囘之時而
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
即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亟賜定點
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
中衆口皆推蕭大亨爲第一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
外交慶蓋大亨之才以爲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爲兵

部尚書則有餘裕當此倥偬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爲徇私負國之舉尤望皇上寬其小嫌而究其大用則大亨之感恩圖報尤當萬倍恒情也臣等不勝憂國憂邊激切諄復待命之至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再催補本兵疏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巳于八月十六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巳移時接閱書札內開閑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

一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
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于陸歧路已多若海中無兵
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
若閩浙一帶不必槩爲驚惶惟當併力朝鮮爲治標塞
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與散
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點
聖上何不自計社稷此當令九卿臺省叩閽急鳴之時
也臣等手攬其書涕湊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
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竟覆沒則何

以作我軍之氣而圖屬國之安伏想聖主聞之必當動色靡寧矣所賴總督邢玠經理楊鎬皆不二心之臣總兵麻貴及部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于後天津登萊係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成之一則可以爲保固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爲夾攻倭奴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運不絶而兵多道遠安能卽達所發馬價旣皆罄盡必須再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內潰之憂顧此等兵食大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國家安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之

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于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屢次進言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敗狀來聞相視但有長歎皇上何不以宗廟社稷爲重一至此乎邢玠欲九卿臺省叩闕急鳴此義瀝血披心萬不得已而爲此無聊之辭也伏望皇上即將本兵蕭大亨進用令其亟行到任籌計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致誤國即萬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僭擬諭帖一道伏望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儲邊材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島山城中尚堅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爲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爲喜實以未了爲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爲者在于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爲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皇上何取于楨而

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慮遠
憂深而豫籌勝算以擔當軍國大事乎念此慄慄竦骨
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奬率諸
將耳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
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
蹉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邢玠復有不虞何人代
之此等事機關繫不小有備無患皆當豫籌者二也今
本兵不思吏部不管各衙門不言但恃皇上之福德與
祖宗之威靈天意固爲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第曰

靠天而已也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小臣所管者惟一事未補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衞天子下治萬民必不可以不補補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大僚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修廢墜之典倉猝有事可藉

其勇力而應勗勷之務以上各官或敕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所推斷自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國事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陳議兵事疏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爲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騷騷可慮懇乞聖明神斷幷集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臥病床蓐間復聞東征大舉敗績不勝憤懣顧此身雖病此心未死誠不忍見國事決裂至此謹將東倭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

議戰議守願皇上少垂聽焉臣嘗閱載籍東海諸處限山阻海惟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傍海諸郡于是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襲我爲風飄沒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貢亦屢寇山東福建沿海地方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築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是貢寇無常永樂間都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榮合兵圍之斬首甚衆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

肆荼毒假進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爲常嘉靖間中國豪强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于內地遣總督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關白恃强興兵直搗其國皇上恤弱攉强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于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搆危言以愓正使而宗城于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紈袴子也

上詘天威下忌衆口敢爲陳情秖自受罪而皇上先後
禦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興兵救之爲
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爲柔遠能
邇之義夫封旣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僥
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
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
屯田以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量彼已不度
勞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于南原方整頓收拾兵
糧粗集而去冬再敗于蔚山更整頓收拾兵糧大集而

今冬三敗于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計斂跡退防駕言以待查勘矣是銳氣既已阻消輜重業已散失又未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以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湧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恥辱中國亦

已甚矣豈朝廷之錢糧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爲博功名之兒戲耶臣竊謂用此忿兵原無勝理蓋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絡或以逸待勞以近制遠而我裹糧束芻野棲露處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安在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于鋒鏑縱欲再調不過柔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薊遼諸鎮連年徵發戶籍空虛北

人乘機時挾貢賞其勢泱難再調若腹裏召募率皆烏合卽如前徐中素上疏自稱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于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于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以水旱之災重以開採之役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卻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天朝爲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中

國則兵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插旗之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于時東事從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勞不能已于言也以臣愚謬之見北人不時入犯隕將喪師尤爲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若令督臣邢玠仍歸本鎭與薊遼撫臣一意制敵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加部銜以便節制限以數年爲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

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爲
城因江爲塹堅壁把守互爲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
擇其膏腴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理仍
不時查覈如某道闢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以定賞罰
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不運矣一面調選八道精壯
之人分委曉暢將領嚴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
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
撤麗兵可以自守矣一切險要置以重關設以烽堠務
使倭奴不至如前衝突尤望嚴旨切責朝鮮君臣卧薪

嘗膽協力相維陪臣有不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即以漢法繩之一切未盡事宜與錢糧應請給幷宂員應減去者聽世德會同監軍及查勘科臣具疏題請其分布將領簡任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振屯種廣軍資饒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直擣釜山以洩三敗之恥不可戰則堅壁淸野保護八道以絕狂逞之謀是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即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圖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宜整

飭如列聖築城布兵以防侵犯此尤不可緩者臣竊謂
安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皇上加意留覽
勿視爲泛常仍亟敕九卿科道諸臣各秉虛心無拘成
說詳議上請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
得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取
勝朕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內事宜
著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悉心詳
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亟出輔理以分朕宵旰之
憂愼勿久虛延佇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陳天下安危疏 萬歷二十五年

呂坤

臣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

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飢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

費幾百萬寗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
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
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
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
外寇也皆勇于挾上怯于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
守禦也而戶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
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鬭怨民
誰與合戰夫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
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

戸困于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若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皆不急之需徒累小民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西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豈止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露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飢渴瘴癘死者無論巳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又如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

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攱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姦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

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于彼
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
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
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
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若撤還內臣責有司輸
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宗室皆九廟子孫王錦襲等蠹
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
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
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

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
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
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于科
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
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
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
既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
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
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

正甄常照等獄臣欺天罔人巳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遂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

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藉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既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嘗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卒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

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愼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于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狠籍血

內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寃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
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旣
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
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
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
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久不視朝人心懈弛已極奸邪
窺伺已深守衞官軍秖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
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
于質明放軍夫于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愼無昏夜傳宣

若夫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于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
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頋
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于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
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
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
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
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
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于一人結九重之讎
于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郎宫中虛無

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齊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唯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矣　疏入帝不納

條陳海防疏　萬歷二十五年　李頤

竊以倭奴欲窺中國先寇朝鮮初以中國易與深入平壤迫我兵環攻一鼓而下雖銳氣少摧而雄心未已遂

倡請封之說脫逐北之追優游五年練兵聚餉置器造
船種種齊備方聽使臣東去而彼已擊楫西渡水陸並
進又稱聽天朝處分緩我兵援救嬰兒視我狡惡異常
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四夷咸賓獨絕倭奴之貢蓋
灼知鯨鰍最滑非豚魚可孚神謨遠矣今空國重來豈
為朝鮮彈丸之地其情愈狡其形愈露幸遇聖明同符
太祖命將興師再彰天討一以固腋左之藩籬一以驅
榻邊之鼾睡天威震赫聖武布昭肅中外之人心鼓將
士之敵愾封京觀而靜海氛旦暮遇之矣惟是大兵未

集倭衆先發閑山夜襲全慶風靡萬一狡奴乘燎原之勢揚西嚮之帆海濵到處是岸猝然無備言之寒心天津登萊等處最爲要害近設撫臣專理切中機宜無容言矣至臣等所屬沿海要衝延袤七百餘里向無專設官兵雖經臣等先于萬歷壬辰料理稍有次第然甲兵器具悉抽借于防邊額數之中嗣因倭警少息旋卽撤還頃復尋理舊緒飭行鎭道覆加籌畫兹據册報分布兵防如主客官兵以石匣振武等營共三萬四千三百有奇各畫地分守以密雲左右等營共一萬八千五百

有奇各整備應援如戎車火器以營路偏廂等車共五百四十餘輛大將軍等礮共七百餘位佛郎機共八百六十餘架及隨營隨車快槍銃礮火箭等器械俱足爲守禦之資與夫應設烽堠坑塹哨船馬撥等項及修濬城池簡練壯快鄉兵一切保障事宜業次第舉行務臻實效第前項官兵雖豫行布置申明責成須俟汛報緊急先以分守之兵統赴汛地再俟倭勢猖獗方發應援之兵飛馳協勦據茲一成之畫似若有備無患然必疆圉寧謐兵力有餘移緩就急庶克有濟今邊兵精銳業

多挑選東援諸寇往往伺隙倘倭氛塞警一時並起則

顧此失彼終非完計查得臣等先年酌議薊鎮應設協

守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共募南北軍兵一

萬五千分統駐劄密薊永三道濱海地方俱屬薊鎮總

兵官節制倭急則量調邊兵策應邊急則量調海兵協

防聲勢相聯緩急有賴已經疏請依行尋因議封中止

今事急燃眉大非昔比設將募兵必不容已第時詘舉

羸恐物力難繼無已則請照先議設遊擊二員各統兵

三千共募軍士六千一駐永平道屬一駐密薊二道屬

各緊要適中地方以爲防海專兵又近調臺兵三千三百餘名其額鈌自宜另募又因難以處餉暫以主兵代爲守臺兹應照數召募權留防海併照先議設一協守副總兵統之控駐三道海隅要害之中東西遊擊兩營俱聽調度策應並屬薊鎭總兵官統轄總計三營增兵近萬除抵補臺兵者已有成議而所增實止六千不爲過多相應責成三道選募無論南北務得精强仍照原議協守一營量用馬六百匹遊擊二營各用馬二百匹俱以附近州縣之馬充給便于臨敵馳擊互相策援其

各兵安家銀照例每名五兩月餉銀一兩五錢及將領廩費馬匹料草等項俱候部覆咨至另議請發此專兵之當議者一也薊鎮所重在守沿邊臺垣等工率三年一次題派分修臣等近據鎮道議派現修工程俱照先年規則每磚牆一丈春防用軍二十五名秋防用軍三十名敵臺一座用軍五百名餘各酌派有差此閒暇無事綢繆牖戶計也今征調紛紜邊海並急若工役不休則軍力滋困戰守奚恃似應照近年防倭巳行事例無論春秋兩防以十分工程爲率量減四分止修六分如

每磚牆一丈派軍五十名每敵樓一座派軍七百名其餘次第減派稍恤荷鍤之疲豫養衝鋒之銳仍督行三道嚴爲稽查毋容將領等官賣放滋弊潦草塞責軍兵期有實數修砌務要精堅違者從重究治脫倭報緊急則當盡停工作速赴汛地防禦又難以平時例論者再照各省直班兵向來專事版築往往以脆弱充數器甲俱無逃亡相繼卽修守倘多虛應欲責之賈勇禦敵難矣合候部覆通行河南山東北直隸撫鎭衙門督令來歲春班將領將所統軍兵俱要挑選精壯足額各帶犀

利器械刻限正月中旬赴薊以便分布修防毋拘常期
後至其宣大延綏邊兵四枝併行精選速發入衛如兵
馬器甲仍有不堪不足者責在統領將官容臣驗閱分
數挨法劾懲以肅邊紀此班兵之當議者二也薊鎮營
路歷年製造軍火器具總爲防邊頃因調發征倭官兵
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各以該營器械等項隨帶東行不
足者復別項借給又南北省鎮調到官兵經由薊門所
帶器仗間有缺少及合用馬匹馱騾與中途倒斃應補
者俱于沿途營路借發便其速行業行各道通查借免

過的數冊報酌議第器械馬騾邊海所需甚急均當刻期補還然計費不貲且近發征倭軍士例給安家等銀多屬有司借支候另請補庫今各庫空矣諸所急用豈能速輸合無請照近年防倭事規兵部量發馬價于密薊永三道每道二萬兩聽專備前項買馬造器及海防雜辦一應必用之需詳為登記有餘則互相通融不足則再行酌請事完冊報臣等核實奏繳並咨部查攷庶有財自可利用興事不致失時此兵費之當議者三也臣等前所經畫不過以本鎮兵馬守本鎮封疆萬一倭

奴狂逞擁衆長驅非厚集精銳未易撲滅臣顧于受事之初會陳愚見謂宜豫行薊鎮總兵官無論主客南北料理精兵二萬宣大保定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步伐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薊門重大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速統前來薊爲正鋒宣大保定爲左右翼四鎮兵馬逆擊于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于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使此奴四面受敵隻輪不歸彼時雖經部覆通行迄今歲月頗久請再行申明俾豫爲整備所謂勿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耳乃若昌鎮兵馬擁護陵寢本難他援顧薊昌接壤脣齒相依未有薊鎮告急而昌鎮可坐視者亦容臣等審勢相機量調標營馬步官兵各一枝就近于密雲道屬地方協防然非萬分急迫未敢輕調此鄰鎮之當議者四也以上四議臣與鎮道等官再三商搉以簡便可行乃敢上請其間增兵一節尤爲喫緊蓋兵增則諸條俱稱實際無兵則多言總屬虛文倘謂天津登萊業已添兵增餉勢難復及于薊則臣又有請焉京營兵餘十萬雖勤校閱向未試用合無挑

選精兵一萬速令赴薊客臣督行將領嚴爲訓練分布
海上量撤邊兵周防塞垣雖京師根本之地居重斯可
以馭輕而薊門肘腋之區攘外正所以安內況近在數
舍匪調遠征加給行餉聽其更番亦士心所深願者從
此漸習精勤潛消驕悍其利不獨在邊海也師行糧從
自古記之今順永二府疊罹災傷閭閻艱食臣等方抱
隱憂業行各司道查議務多方積粟用備兵荒適該部
科題行以二府民運京庫銀兩改徵本色儲之郡邑更
爲便計容臣等徑從便宜一併督行俟各道詳報至日

或量請漕糧或借給糴本不妨積貯過多統候放支另議銷補不敢一一陳瀆今將分布過海防官兵車船火器烽堠馬匹及城堡壯快鄉兵等項事宜備造奏冊隨本進呈伏乞敕下該部覆加查酌上請定奪施行　疏入帝從之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萬歷二十六年　沈一貫

臣竊惟皇上以倭賊既平頒詔天下舉朝臣子欣欣然謂睿算神謨讋服四荒之遠莫不舉手加額相慶相勗蓋因今日之功而思前日之所以成此者不易又思後

日之所以繼此者尤不易也是役也闖酋雖黠不過一
人奴也羣醜雖繁不能當我一大郡也盤僅中于一隅
師遂勤于七省數百萬之衆糧六七年之奔命豈惟大
小臣工竭智畢力即皇上旰食宵衣亦不能一日康豫
夫以國家全盛聖主獨斷而成功猶若斯之難也蓋用
兵之事資費浩大徵發艱難慮內事外本非長計而又
勝敗之數最難豫期東功之成天幸不至乏絕耳痛定
知痛至今思之不能不爲慄慄有如水火焚溺可復蹈
哉故古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從天下之未亂未

危而圖之一善言即可以結民心一善政即可以弭民患爲力易而取效大也至于已亂已危而圖之即集衆思而未必濟事持衆善而未必釋憂稍失算于秋毫即貽禍于罔極衽席之間瀚海再波蔀屋之下夷酋接踵憂勞不得不萃于聖躬財力不得不耗于中外縱爾善收亦已疲瘁萬一蹉跌悔何可追故舉朝之忠計咸謂國家之武功雖可觀而政治實多闕如礦稅擾民太甚閭閻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力補苴而有難支之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臣每誦斯言輒爲震惕自古蕩析播遷之禍皆始于上下不均民心好亂可不畏哉伏望皇上居高聽卑思患豫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姓之欲勿貪沾沾之利而輕丕丕之基勿謂小民易虐而刑法可箝勿謂盜賊易誅而甲兵足恃聖心抑慎聖斷清明常欽欽如傷患未平之時而不少怠荒庶幾上下交利臣主俱榮盛德成功傳之萬世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劾礦使陳增疏萬歷二十六年　　郝敬

臣按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太監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賣鉛砂抽丁加派諸不法狀一句一切齒一字一墮淚官不得一日安其位民不得一日聊其生以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于大都狐鼠公行于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聞是祖宗之法令虛設而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預外事此高皇帝明訓也貂璫進用差遣絡繹是中葉儌風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皇而下襲中葉已爲過矣所幸者明旨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銀不許加派小民可以稍救百姓

水火之命于萬一今據吳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即益都一縣之中一年之內已支費過銀二千兩必非無據也出巡比較打死臨縣礦夫孫有三日不許埋葬備極慘酷貧民畢林韓文等久被刑禁富戶瞿抜徐大亮等橫遭擄掠必非無據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即益都一縣丁夫二千名共派銀三千六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則通省六州二十九縣約歲派銀十餘萬兩必非無據也疏內縷縷萬言罪案百款即謂膚受之愬未必一一可信如臣所摘數條似非影響大

于明旨有背不一行勘何以服吏民之心正貪殘之罪而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吳宗堯一縣令耳任事未滿一年書生貧苦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甘心挑禍况前日之韋國賢覆轍不遠也彼豈不知之且開採一事羣臣百言而聖上百不聽豈因一有司言而忽聽之彼必知之矣欽差內使百言而皇上百聽又豈因有司一言而遂不聽彼必知之矣何若含七尺之身冒雷霆之怒徼必不可得之倖而呼必不可回之天哉此其萬不得已之情亦可諒矣故臣以為宗堯之言非盡無據不可不

為一勘問也然此治其標耳倘開採之役不停內臣差遣不罷禁其勿擾而實導之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費官銀而終不免于支費也地方何時而安寧哉何也彼明知聖旨所謂勿擾者爲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誅求者爲阻撓礦務之大罪有司以騷擾需求爲違旨內臣又以阻撓礦務爲違旨有司之論違旨者不下而內臣之論違旨者已拏問矣是則陛下之旨在財貨者則惡人違之而在地方民命者雖違之固無傷耳天下仰見陛下之意在此而

不在彼雖三令五申竟何益乎故臣以爲礦事不停則
明旨所云豈惟陳增不信卽天下吏民亦不之信矣然
陛下所以不肯信諸臣之言者其故有二謂昔言開礦
無利而今所獲數萬金安見其不利也昔言開礦有害
而今宇內晏然安見其有害也不知陛下所謂利者在
帑藏之私蓄而諸臣之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剝
之閭閻而收之帑藏是舍百鈞而收秋毫也何利之有
陛下之所謂無害者幸目前之無恙而諸臣之所謂有
害者慮將來之不測漸積于目前而決裂于將來是今

日而不能逆料于明日也何爲無害如但以帑藏爲利

閭閻爲非利是則臣之所未解也如必待禍之已然而

始信其爲實然是則臣之所大懼也伏惟陛下思倚伏

之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誶燭逢迎之奸煥發明旨

停止開採是黃虞再世而化日重熙雖豺狠狐鼠如陳

增輩欲搏噬吏民其可得乎如謂經費不足則開採之

所入原未供之經費也如謂內帑之缺乏則鋪官買辦

依舊取之外府也天下之疑陛下愈深而陛下之明旨

不過爲愚弄臣民之虛文也奈何豎宦輩不弁髦視之

也哉伏乞陛下先行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令彼處撫
按一一查勘請自上裁以正陳增之罪庶民心悅服大
小臣工仰見日月之明顧臣所深恨尤不止此者據宗
堯疏中述陳增日狀數語云便是撫按官兒說咱的本
也不下只是咱的本便下得快些等語尤為不法陛下
此意外人雖心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而不知
忌是明倚陛下挾制臣民以歸過于君上罪莫甚焉惡
莫大焉聽臣之愚並將宗堯所奏速行勘問勿再寢閣
以中姧人之言再將臣疏一并批發如臣言是乞陛下

鑒其直而宥其死如臣言非雖戮之可也斥逐之可也亦足以罷臣之言責而彰陛下之明斷倘一槪寢閣忠良徒勤而天聽愈遠疾痛呼而不應蟊賊猖而不誅日積月釀以至天變人離雖復盡天地為黃金變河沙為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事敗矣當是時然後取今日之言而追思之取今日賊壞天下之小人而族滅之何補于理亂之數哉伏惟陛下早賜裁決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得旨目今帑藏匱竭國用不敷開採礦務原為不忍加派小民且屢有旨禁約擾害陳增已有

旨了還著遵奉敕內事理潔己奉公嚴束下人毋得自干法典吳宗堯借言官等奏揭狂逞顯是要名姑且不究這所奏知道了

修省弭災疏　萬歷二十七年　馮琦

臣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巳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

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二務剥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

羣姧怨萃朝亡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巴拜誅闕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于何徵兵于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告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嘗批答而姧民摟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

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遣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鼒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寃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

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則幸甚　疏入帝不納

劾晉璫誣重臣疏萬歷二十八年　朱吾弼

臣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百姓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以山西內拱神京外抵邊塞得

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寒心窮
堵七年之拮据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
惡璫孫朝者妄加汙衊顛倒是非不顧重臣輒放言欲
食其肉寢處其皮臣竊訝此舉關于國體世道匪細蓋
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
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汚辱允
貞朝廷知有公論于朝不加切責于允貞不賜慰留恐
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
無所憚以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爲生歛怨于閭閻者

日深釀禍于國家者日慼縱不為國體惜而于世道可無慮乎且朝之出也朝廷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遣會通同原奏官得差為自利計其甏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綑打平民索取紬段氈絨兇狠黷貨種種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會謂朝足勝任使乎伏望沛發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溫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知朝廷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庶國體崇人心協治平在是矣　疏入帝不納

陳礦稅六害疏萬曆二十八年　田大益

臣竊惟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歛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積而不用祟將隨之脫巾不已至于揭竿適為姦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

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搤掔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巳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爲讎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内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巳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姦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爲命脈藥石之言褎如充耳即令逄干剖心臯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

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　疏入帝不納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萬歷二十九年　沈一貫

臣惟今日政體有一時之低昂而關當代之治亂不無大煩皇上之主持者則孫朝魏允貞之事是也祖宗斟酌百王立綱陳紀詳審精密防患最深如設官分職布列中外內則閣部院司以至臺省百僚外則都布按司以至府縣各屬靡不相兼相制糾結維持有一官必有數衙門為之統轄有一事必有數耳目為之經承故當

其任者雖似有掣肘之苦而事精物詳法行政肅規模廣大體統公平君子有所依憑以効其忠小人有所忌憚以斂其惡國家二百年來太平無事者以此凡人臣之老于世故久于仕途者莫不抑心戢志以爲宜然而不敢有所踰越惟敢作敢爲不知事體之人則忿其拘束而思決裂之此甚不可許者也一有偏信獨任則勢重于極而難轉毒鍾于隱而難治矣憂患之來豈淺淺乎如巡撫一官祖宗所特遣以肅憲于一方者也雖無所不統而錢糧則制于布政獄訟則典于按察各差巡

按又頡頏于一時未嘗不寓相制之意焉故足倚信也惟今礦稅內臣則體統不載于憲綱職守不著于會典欲行即行欲止即止欲參論即參論欲罪罰即罪罰使中外臣僚不得寓一毫相制之微意而盡廢祖宗之良法竊以爲假之太過矣非惟憲臣不能制也且反制憲臣亂是用長屢奉皇上嚴諭豈不望其會同和衷而撫臣以安民爲務中使以搜民爲務職事既已相反調停何處得施理所難通必不能盈其欲法所難假必不能快其私水火異心終難和協臣久已憂其有今日之紛

紛矣夫祖宗久設之官經制也皇上暫遣之使權宜也以權宜而妨經制非久安長治之道也朝廷之所以尊而國家之所以安者惟恃此體統法度撫臣必不可廢而徇內臣內臣豈可縱而參撫臣撫臣可參又何有于按臣又何有于司道而又何有于府縣盡魚肉之矣軍民何所恃以爲安乎如此則百寮撫綏之計窮而四海更生之望絕內外低昂陰陽消長于此乎決皇上不可無主張于其間也且臣聞之醫之用藥必使之相畏而相使然後得其用用人亦然使之相畏然後各懷小心

而不至于廢法使之相使然後共舉職守而不至于廢
事且兩重其人縱有一人壞之而尚有一人救之可無
意外之虞旣已相畏必復相制皆莫敢自爲用而盡爲
朝廷用此明主用人之術也今日之事卽不能伸此抑
彼以爲撫臣重猶當兩存而兩制之使形跡渾然無以
測皇上之喜怒宮府一體無以竊皇上之威權庶幾國
紀無虧而民必無失也臣爲宗社久遠計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奏入帝不納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萬歷二十九年　沈　鯉

臣竊惟內閣之爲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宜洩故因而有是名乎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人等不許擅入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其獨可擅出乎臣鯉于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賡于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肄業猶及見內閣輔臣辰入申出辦事閣中擬票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于諸司章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于私寓權一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爲常一往一

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議于私室大
政而決于委巷固已非朝廷之體矣又況機事不密而
有害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
門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寮友
各自爲寓復不得相聚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
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爲不當者茲所謂不能盡職也夫
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今姑爲首輔代庖耳乃
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則見爲苟且急之則指
爲專擅或以爲高下其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

不疑也若至于時當暮夜然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連篇累牘微落細字欲逼近則懼有疎虞不逼近則不能了了其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更有可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愼密今秖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豫印封筒常三五十副付之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今中書皆其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得不爲是凜凜矣伏望皇上深維遠慮仍復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

尊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旁塞窺伺之孔隙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請慎終保治疏萬歷二十九年　楊東明

臣竊惟天下之治本于人主之一心而人主之心則常始乎勤而終乎怠所貴明主採納忠言振勵逸志斯可以保治平于無疆而垂休光于有永皇上踐阼以來躬勤庶政皇猷美善未易殫述臣幸生盛明之世叨膺獻替之司以爲聖朝無闕可以行所無事矣乃臨御既久

漸致因循朝堂不御講筵不親諫疏徒勤不蒙俞允章奏非不覽發而一關緊要輒爾留中凡此數事俱屬罔終皇上蚤夜以思應自知其不逮于初矣夫以皇上宅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居九重深邃難以進見之地即累歲月不出積章奏不下忠藎之臣有浩歎而已如皇上何臣以爲臣子之所敬而畏者皇上也至于皇上之所敬而畏者亦有上天之明命祖宗之典章與夫大小臣工四海九州向背之人情凡此三畏皆明主之所凜凜不敢忽者不得曰吾爲天下君欲勤則勤欲怠則怠

可以任情自用也且皇上每以盡職責臣下矣豈以大小衙門各率其職遂可宴然無慮乎夫天下猶一家也家長不視事則子弟童僕必將各荒其業而家道日墮矣人君不勤政則百司庶府必將各怠其職而國事日非矣爾者議論繁興忠邪莫辨以致國家十餘年來所簡拔忠直賢士相繼摧殘臣以爲此時政之大闕也則皇上深居不悉下情之過也從此不易絃轍流弊可勝言哉然皇上久不臨御動曰聖體違和臣聞輔臣嘗召之日親見龍顏開霽天語春溫想靜攝以來久有勿藥

之喜矣茲者仁聖皇太后聖誕在邇而二月春和又當開講之期臣叨禮垣輒敢布款款之忠叩闕上請昔唐太宗末政之衰聞魏徵十漸之諫而嘉納之皇上固薄唐主不爲者幸于臣言少留意焉　疏入帝不納

請罷礦稅疏　萬歷三十年　　沈鯉

臣頃以瞻仰至情疏請面見伏蒙聖諭令候旨行且勗以閣務繁重宜與元輔同寅協恭臣仰奉綸言默自循省皇上以腹心任臣臣亦以腹心事主則今日所謂協恭者寧有外乎生所學勿欺二字乎蓋腹心之臣當言

不言與有言不盡固欺也即掇拾微細與過為激切亦欺也臣內盟幽獨仰體聖心苟非懷社稷深憂何敢為激昂高論雖諸臣累言而不聽或老臣萬一之可回故瀝血嘔心進其愚說臣原籍河南當東西南北輻輳之衝四方民隱無不預聞而頃者奉詔北來所至皆觀風攷俗悉其情狀乃知當今時政最稱不便者無如礦稅二事蓋採榷之始皇上本以權宜濟乏不欲重征其分遣內臣亦以區畫下情便于上達乃內臣不能仰承德意濫用羣小布滿州閭窮搜遠獵而羣小之中又各有

爪牙羽翼虎噬狼吞無端告訐非刑拷訊遂激爲臨清之變武昌之變蘇州之變已煩皇上處分而近日廣東遼東陝西雲南尤復紛紛未已臣竊觀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轉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雖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亂無疑乃今市井奸民猶復肆爲欺罔皇上秪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充囊橐十得八九彼假公圖利一旦事生地方固叅家自屠獨使朝廷當百姓之怨耳夫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

嗟怨朘削愈甚結怨愈深譬之蓄火未然乘風卽熾彼愁苦無聊之衆何事不爲而不及早安輯潛消亂萌也皇上豈將謂東征西討宣捷獻俘神武赫赫無復可慮乎以臣愚計則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逆而亂者如寧夏播州彼先據不祥之名而我爲仗義之伐故人心用奮天戈所指當卽芟滅若憤而亂者則所謂土裂瓦解者也以四海之衆而嚻然皆怒一倡萬和雲合景從朝廷之號令必不可行官司之法度必不能制兵于何出餉于何資葢國家連歲興師行齎居送挍

丁增調履畝加租瘡痍未瘳呻吟未息更有徵發豈不速亂在昔唐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比涇原變起百姓操白梃逐官吏曰自今敢復稅間架陌錢否此今日懷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與狄戰國人曰君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此他日遺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臣不勝杞憂方今亂形雖成禍機未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停止採榷徵還中使繫治棍徒曠然與天下更新此大聖作爲太平景象海內人心所日籲天而求者也上也

卽不然而改畀撫按代與征輸則賦額卽可無虧窮民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夫財貨之聚珍寶之玩縱爲可欲比之于四海萬邦祖宗之所垂金甌大業孰寡孰多往時中使未至則賦有常經藏有恒積夫孰非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物不聚私槖盡滿公帑盡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損孰益礦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使者又攖之加征者有數攖取者無極一林衆蒐所餘幾何割股實腹詎能

安飽曰包曰賠何以示後若反是而君不獨富民不獨貧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終事矣孰利孰害泉貨本流行不滯之物有乘除之數夫既拂民情而聚之又不收民心而守之一朝有變瓊林大盈豈能不發及今而止猶國之財也孰得孰失臣老誖誠不知國家大計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與宦遊畿服內外者無大無小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卽道路往來之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議出而偶語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冑之

士或邊腹憂守憂戰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徽獨是卽礦稅內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不昧其本心而稱賢者也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夫以當今時勢舉天下皆知之而亦皆私慮之其烏可以不寒心也而猶可泄泄乎雖然此諸臣餘唾也臣何故又言之蓋諸臣有言責而言者憂在其耳目者也有官守而言者憂在其肢體者也猶在外者也臣腹心親密之臣也則憂在內矣惟在內故分猷分念而媚茲一人者其情爲獨切惟情切故凡可集衆思廣衆益以宣其抑鬱而効之主上

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前所謂勿欺之指也惟皇上裁察　疏入帝不納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萬歷三十年　楊東明

臣惟國家奔走臣民與臣民樂爲國家奔走者有大機焉曰賞罰是已故士有躧身家冒矢石棄性命于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罰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堂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者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爲殷鑒猝有大難誰肯竭心

力自扞文網哉頊者倭奴狂逞跞躪朝鮮擄其臣民奪其都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皇上宏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略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臣奉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頊奉明旨目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着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參論與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竊思此事係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

事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爲一二臣計當爲國家計也臣
安可徇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謹
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克敵之功大
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略其小錄其功赦其
罪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
豪傑笑之當朝鮮之畏倭逺遁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尚
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則望
風而逃者必不能完璧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而
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奴之自退

則是功也豈一無所屬哉且二臣之功可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復思之欲不錄叙二臣不可得已然臣亦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如倭果可勦則當謂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勳倘勢不能爲則當謂臣力已竭宜別選代庖之將奈何計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

川兵未見殺也而詭云亂民且謂倭往來無常難爲確報夫一確報不能尚可儼然稱經略乎今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爲倭之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遥語執平行長之游言廟堂不得眞情策士無由藉手覬全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衝鋒陷陣收退敵之功乘瑕先登建焚巢之績綽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爲已有輦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言之古大將勾當公

事回還篋中惟圖書衣衾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
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半臣亦為如松壯也第縱恣我
軍掠取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卽取一
笠必斬以徇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為戰將則可謂為
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為節制之兵則不
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
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禍姑以薄報其功如松之賞當
明也因其兵無紀律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
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精覈厚行賞賚生者

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結後日之人心然今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貢成徼倖之功啓釁端貽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自可爲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釜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遽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矣然臣猶有說焉昔趙子弟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千戸之賞誠謂吾不愛爵土則人不愛死生帝王勵世磨鈍機

全在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寃乎頃者劉哱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自請平賊賊平之後即一尚書銜吝不肯予委曲間關翦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元兇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匪徒寡恩蓋亦不信之甚矣臣懼豪傑之不為用也今宜急敘東事之功並錄用宗憲之後于夢熊國柱易其封而優敘之更破格以待岩穴瓌奇之士毋若書生拘攣于

毫髮間則海內英雄必有爲陛下出而了倭事者矣

疏入得旨吏兵二部一併看議來說

條陳河漕先務疏萬歷三十年　李　頤

臣竊惟祖陵奠億兆萬年之鴻基漕渠關四百萬石之

大命國家重務孰有踰于此者自去秋黃河南徙陵運

俱屬可虞中外共切隱憂廷推不一而足詎意臣愚謬

叨簡命皇上之所以付託臣者何重且鉅也臣感激天

恩兼程赴任恨不能負薪荷鍤刻期成功顧心雖欲速

而勢難遽成受事之初所可自效者惟有急先務而已

敢爲皇上陳其梗槪河臣久缺簿書塡委臣擇緊要者
披豁數日卽趨鳳陽恭謁皇陵旋至泗州恭謁祖陵伏
睹松楸蓊鬱王氣雲蒸臣蹈舞之餘周環相視陵麓之
東先年砌有石隄捍禦淮流堅完可恃卽去歲黨牆衝
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洪澤湖其石隄水
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但黨牆決口未塞
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虞防禦之策惟在接
築汴隄遏絕黃流障水東行盡由符離橋出宿遷縣小
河口白洋河爲便業經河南撫臣具題檄行該省管河

官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二百三十里估用工料銀八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委商邱夏邑等縣管河官鳩夫辦料修築臣抵任之初亦即檄行該道上緊興工勒限完報又鳳陽撫按二臣會題議自宿州界首鋪至本州東關止計長一百餘里內應接築汴隄三十餘里估用銀一千餘兩分派鄰近州縣設處夫役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即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晝地防守此事關保護陵寢急務臣當督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竭蹶趨事不

容時刻怠緩者也至于徐邳一帶運道淺澁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稟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郎中率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迤邐至宿遷縣磨兒莊倣照閘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估用工料銀二萬八千餘兩于河道銀內搜括支用仍委各州縣掌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閱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查覈工次分別犒賞嚴行申飭定限閏二月內完工此事關濟運急務臣當督同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刻情誤者也又

開泇河備運屢經言官建議未有俞旨查前任河臣創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續因黃河遷徙運道爲梗分委中河郎中督同運使運同等通行濬闢業已成河第中間間多淺狹且有微山未竟之功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黃泥灣支渠方爲穩便估計工料約用銀十六七萬兩庶奏完績臣因謁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之役惟是運期已迫費鉅工難未敢造次舉事須俟閘工完畢糧運盛行之時臣當調撥徭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濬幷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

揀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可免于擠塞稽遲此備運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乃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過救一時之急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爲永賴完計第決口三百餘丈河流湍急遽難填塞故道三百餘里淤爲平陸遽難開挑近據省直司道會勘約估錢糧非百餘萬人夫非十數萬不克濟事工費浩繁臣一人之見未敢輕議現今會同河南山東直隸撫按督率各該司道及管河官親詣彼處覆勘會議另行題請外惟是水性就下即古之

善治水者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未敢與之爭利也今河流已趨下而南必欲障而東之是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即使神禹復生亦難于旦夕之間奏平成之績臣何人斯而可若斯亟也先經科臣疏議河臣之任宜先為隄防挑濬以為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通運長策以為日後經久之圖蓋豫計及此而先得臣心之所同然矣臣自受事以來虛心諮訪親身相度量愚臣之才力審目前之時勢窮日繼夜僅僅辦此幸而有濟亦不過因人成事何敢言功惟是沭隄

增修而新土未必堅實恐難禦排山之勢聞座增建而
黃水業已斷流難保無膠舟之患泇河備運而濱河支
渠未開不免虞風波之險臣一念及此不覺心悸股慄
寢食俱廢幸賴皇上純孝格天至誠感神河伯効靈支
祁遁跡祖陵自奠磐石之安漕渠自成完璧之運此臣
所恃無恐而鼓舞精神以從事焉者也　疏入帝從之

劾內監路辱大臣疏　萬歷三十年　湯兆京

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露章參劾
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而敢默不上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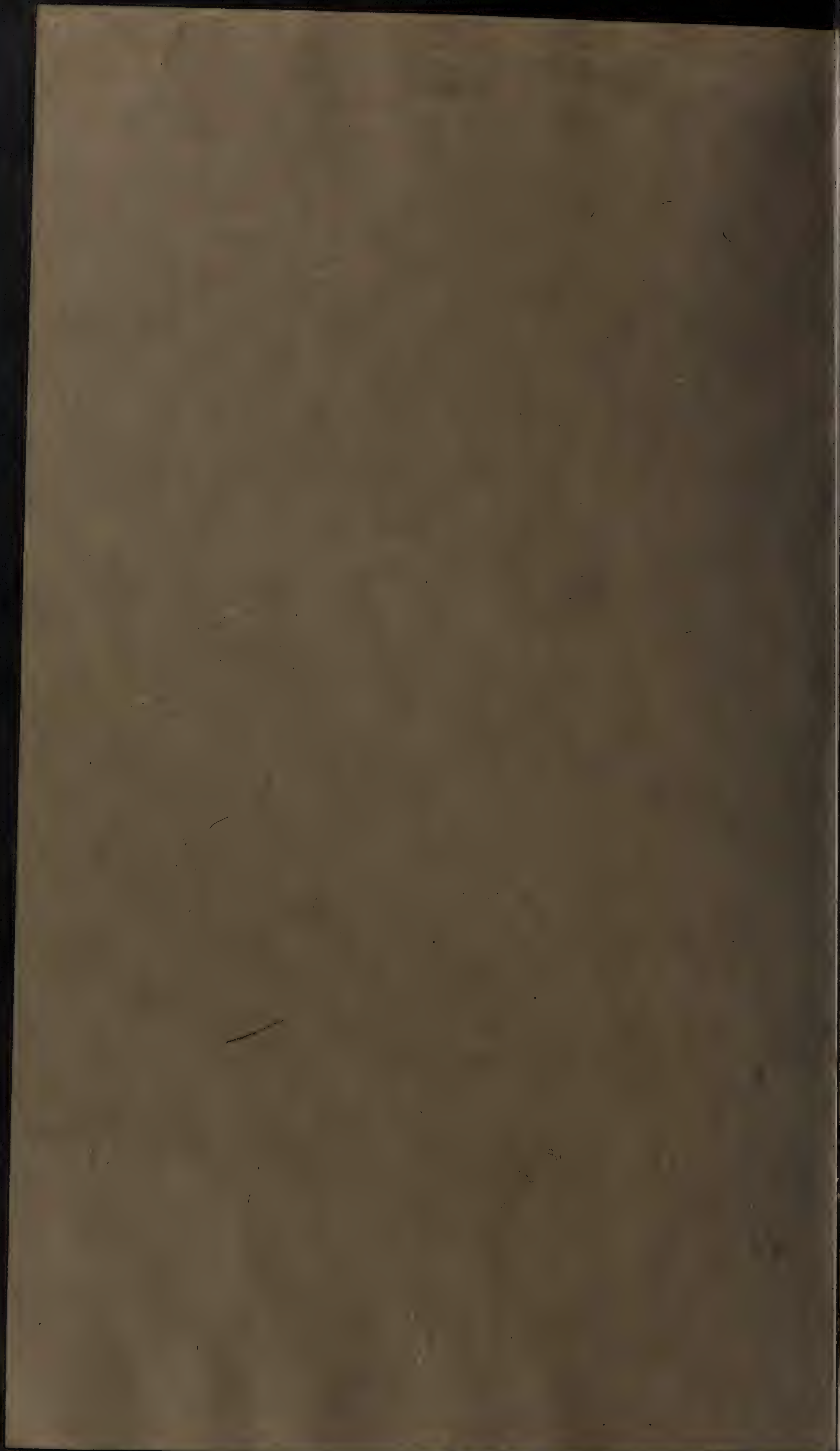
伏見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敖文禎于宣武門遇內監三人馳馬直逼肩輿因怒扇柄驚馬令衆碎扇毆打從人文禎走避門旁內監郭成家復擁逼辱詈嗔成救護及錦衣衛差人勸解亦肆毆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容嗟嘆息謂爲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天子股肱重臣城門乃輦轂咫尺禁地蠢爾諸璫乃敢于白晝大都之中挫辱朝廷重臣目中寧復有皇上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小臣自有階級難容僭亂若使內臣而可以虐外臣小臣而可以詬大臣則紀綱

一敗萬事瓦裂天下何由而知天子之尊皇上何恃而操臂指之勢陛無級廉近地賈誼所爲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之主申屠嘉節俠之臣尚能檄召鄧通廷辱流血豈以盛明之世而容跋扈之璫皇上嚬笑不假于左右威權不貸于䂓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梁正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悛者臣職在擊邪義不與之同朝輒敢據實上聞至于三人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內府外人不敢執亦不敢問伏乞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敕下法司究擬上請庶舉朝士氣得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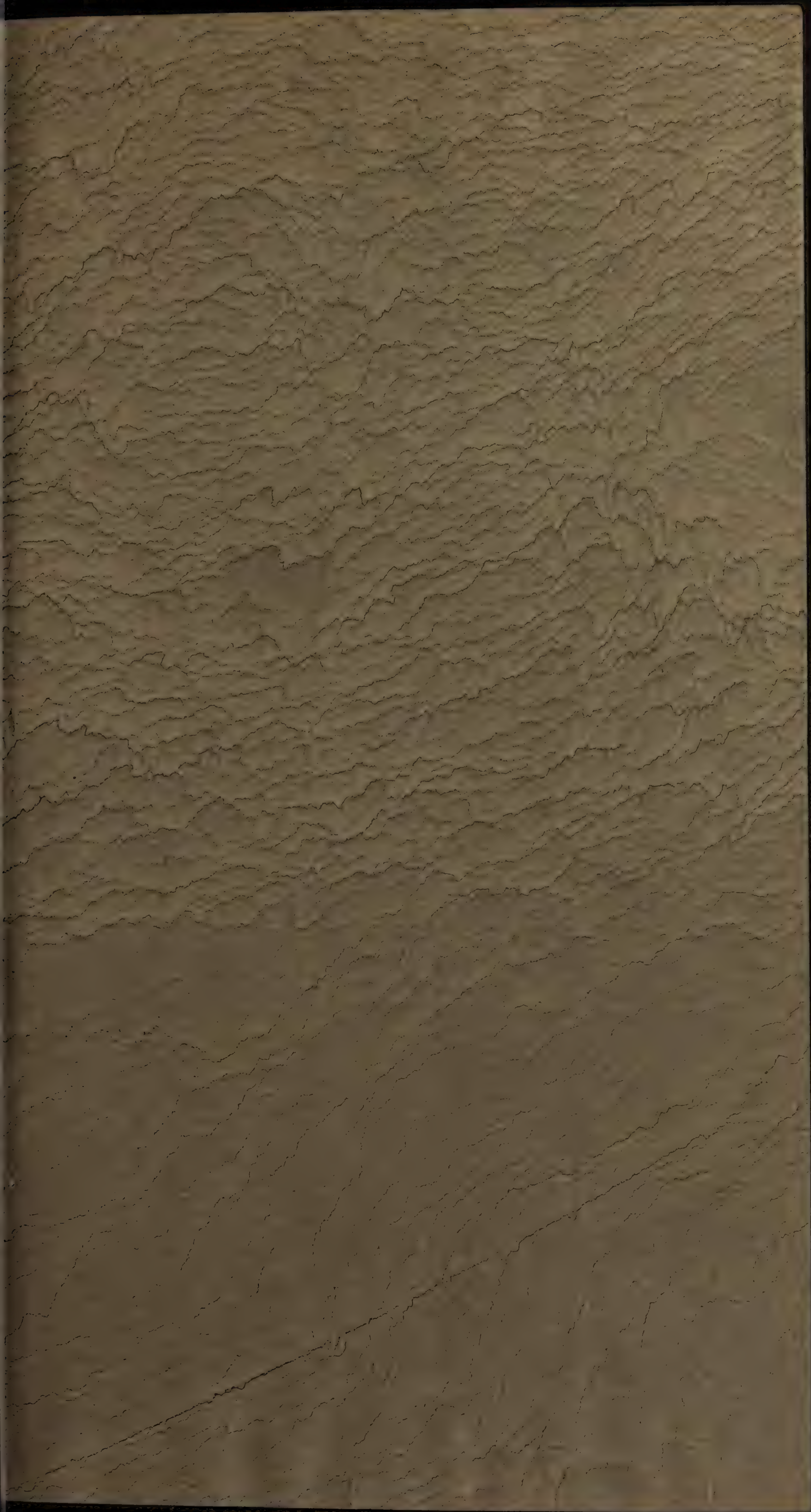
四方觀望頓肅臣愚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
這姧兇內官著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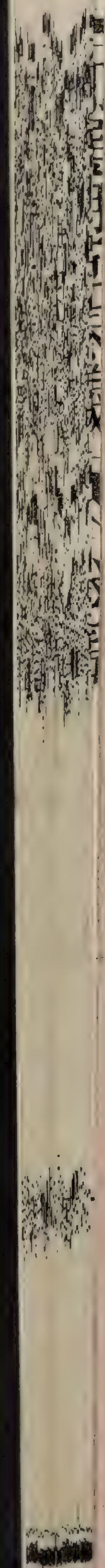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十三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議開泇河疏 萬歷三十一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入中原以湍流抉淺土潰溢四出所至則靡從古以爲患矣迄于今日施治尤難蓋南虞陵北虞運水性無常勢不能必出中道人力角之互有勝負堵塞挑濬歲以爲常所謂勞費無已數逢其害者也臣自肩事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兩瀆之合流上鳳泗望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蕭碭經蘭儀過東長入曹單因

之稽隄工脈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鹽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黃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爲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

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扼于山南近于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濟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䍐路壞非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

則不南不北既遠于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
前督臣排羣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
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
用之工程減以故狂瀾已迴下流復溢陵麓雖云亢爽
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爲今
日計守行隄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惟是泇河
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
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
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泗

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過䌫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

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卽前督朱衡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與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卽國計無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

之爲害也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溯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躍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遂恣横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疏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凉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

蠅擾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于徐而出之昬蘉陷阱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至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鎭郎中梅守相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徐屬河防運同許一誠徐州知州州張執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

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曰分建閘一座滚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濟寧道副使傅夏諫督率兖州府運河同知汪兆龍清軍同知劉師朱滕縣知縣張鵬翼嶧縣知縣淩志魁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一分建閘三座又分直河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帶管兖東分巡道副使陳簡督率兖州府管張秋河通判許仲譽沂州知州王許費

縣知縣董三邊鄒城縣知縣陳贇生管理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其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並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滚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許從坤揚州府管河通判趙性粹邳州知州周世臣管理其單縣幫修大行隄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參政來三聘濟寧道副使傅貞諫督率兗州

府帶管黃河通判許重譽曹縣知縣成伯龍單縣知縣
屈允高管理以上五工總責成漕河道按察使汪可受
會同司道提調往來稽覈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
會議共十三款臣當以次徑行無容瑣瀆大抵河之所
來蕩析沈浸爲害非常河之所去膏腴肥美爲利亦非
常年來拮据無已北移之南南移之北河之害一治河
之害十河之害有補治河之害無補河之害止在沿河
兩岸方數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
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陵使

河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葢徼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旣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于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蠲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爲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隄終有齧隄梗運之虞則請以俟來歲儻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濁河以開中路不憚一勞足收長利儻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

耶則不妨死守行隄以救目前雖乏遠略亦弭近憂至于司道所稱泇河下流由嶋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遷盡避黃河諸險事亦可行當爲後圖儻異日財力有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黃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安流耳彼其強弩之末力何能爲斯亦國家之上事已除將應開應濬河道地里繪圖貼說明白另封進呈聖覽外緣係決河驟挽非易運道艱阻可虞懇乞聖明俯從末議亟開泇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　疏入得旨該部知道

遵旨備陳河工疏萬歷三十二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于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于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于穿漕兼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于害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于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即

李家口之運道可淸一了百了矣蓋臣之塞決袪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當其時使臣得力督于上諸臣皆併力于下夫料如雲畚鍤如雨埽急逼水水急刷河半借水力半借人力時月之間築壩塞決苟幸竣事申嚴北岸三隄之守使其游衍于蕭碭百里之間何全河之不容何全害之不可去哉不意臣以家難不能督工諸臣以臣不在工各有懈志遂至以衆爲政百不如法物力不齊工程不速挑淤不淨守隄不堅始以張秋莊之淺終以單縣隄之決水落河淤塞終難就工遂爲不了之

工局又爲不結之局矣當其分水自七月之終以至九月之初自淚滔滔分流南下即決隄以後水猶匯湖而下上灌無多魚臺城池南陽運道居然無恙而還豐城以達于沛境已得平土而居之自非漲有所分何以害僅止此則分黃之于保運固未爲無補未爲非策也惟是河行隄北終非久計再淤再徙害且叵測臣不得不爲漸不可長時不可失之請而陛下且有經畫料理以待新臣之命矣臣荒迷草土何宜復預河事而時已入冬不敢不移檄責成以俟後來今據諸臣會議若謂塞

決之工雖及強半而全河之淤已減初形且時入冬水已落矣無復衝刷之勢矣不挑而塞則有逆行之患即小挑而塞亦有别決之虞且議河者最難畫一防河者最易推諉若開河不大將來數百里之間一隄失守且借口自解矣故不得不議大挑也議錢糧則以四十萬議人夫則以二十萬初議請之内帑又以爲不得已之計蓋知左藏之儲非可以幸得也再議復河夫之額倣助夫之例又以爲民窮財盡非所忍言蓋知災疲之民非可以重困也于是不得已而較量于行運之難易更

以治泇爲緊著若將以緩急分先後者夫今黃河起溜
同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泇以行然皆由連汪湖
出口耳明春黃更溜湖且涸則無泇眞是無漕矣故直
河改挑支渠也王市添砌石閘也大泛口之治溜彭家
口之治淺也眞急工之不可緩者臣已檄行司道劉不
息梅守相汪可受卜汝梁等分工併作矣不寗惟是郎
南陽連隄臣亦檄行司道李之藻傅良諫等勘估修整
矣儻諸臣各竪厥心力年內外竣事則明年運事尚不
至于無漕總之所難仍在黃河之工耳蓋黃河者臣難

之新臣亦難之何以言臣之難也夫錢糧至四十萬八
夫至二十萬亦謂非常之原矣臣即經畫料理千百其
方終不能離喪次而之河濱也今尚未有措處然縱使
有處何以興工夫目不親爲閱視儻一有錯誤則四十
萬金皆虛費矣身不親爲彈壓儻一有譟呼則二十萬
衆皆仇讎矣興工至此害豈但河故曰臣之難也何以
言新臣之難也夫治河者荒度于野集議于衆移文于
遠請事于朝冬初而作春盡而罷乃爲及時乃不廢事
今臣已不能出門一步矣時已入冬行且及春新臣此

時猶未點用何時視事何時閱河何時議工何時請錢糧何時集夫役蓋冬前不至則大挑已無及春前不至即分水亦不能故曰新臣之難也夫不獨黃河之難也即運河之工業已紛紛制作矣而總河之臣不一經目不一措足羣情何以鼓舞人心得毋怠玩儻至誤事便是無漕故運河之難也與黃河一也總之以臣尸居其間而新臣不至耳故臣不得不爲經畫不爲料理以仰副九重之命臣又不得不備述其難急爲之請以免曠誤兩河之工儻新臣以此時用以年內至亟爲相度早

行陳請或夫料湊手急忘大挑以同狂瀾于既倒也則一
勞永逸倘可以收平成之效于目前或時日無及姑分
黄以俟水勢之自定也則休養生息亦可以需子來之
勸于後日不然躭延日久玩愒愈深豈惟黄河無底定
之期即運河亦難保無稽遲之患矣爲此據實上請伏
乞皇上亟點新臣早來視事兹乞敕下工部復請將目
前現做工程責成該管司道上緊趲做如致誤事責各
有歸則河事幸甚臣幸甚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時政疏　萬歷三十四年　沈鯉

臣屢疏乞休未蒙俞允柴然一軀病伏牀榻感時觸事不勝憂國之念將終緼而不言則恐一旦長畢目且不瞑故昧死一言然猶囁嚅累日而後敢出諸口也何以故臣老臣也事在可緩必不敢輕易進言以自取周章之議又帷幄親密之臣也言在可已尤不敢激昂立論以輕擾君父之心惟臣今所處之地乃關繫民生休戚國家理亂而又適際中流急渡之時夫是以盪逆人主之顏而不敢緘默取容爲燕雀處堂之安也請敬陳之

臣聞治天下者貴審勢今天下時勢何如哉天變于上

人離于下駸駸乎有亂之形矣不及今尚可爲之時而主臣一意百倍勵精將朝廷號令政事力加整頓何由易危而爲安轉亂而爲治譬諸醫之治病而遇十分虛損之人非以十全大補之劑不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也乃今猶泄泄然視之而徐徐焉圖之者豈以天下本無事而臣言不足信乎臣老誖誠不足與慮天下事其言誠無足采取也而在朝則文武諸官亦盡懷杞人漆室之憂不但臣也在國則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出議于巷入議于室者又不止朝臣也卽在操權中使亦

尚有五六老成不忍見民間疾苦者茲所謂左右近臣
不比于外廷疏遠也在勳貴戚畹與國同休其憂國視
常人更切也在藩服則又有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
盟而欲傳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茲所謂同姓一家
又不比于勳戚異姓也皇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
倣古設鐸建鞀之意或顯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
論詎不皆憂臣之憂道臣之辭乎即口語不能皆一直
婉或有不同其孰敢保天下終無事乎夫內外臣民人
人皆有憂亂之心而備亂猶可不亟乎猶可不申嚴號

令以振作積玩之人心猶可持諸司章奏留中不發發而不以常期乎猶可使諸司當事之臣日有補牘之繁人有掣肘之苦而不得自舉其職乎猶可使中外衙門無處不有缺官無官不是權管而因以慢令致期誤民誤事乎猶可使海内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仁賢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臺諫以自廣大其聰明乎猶可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職如日行陰霧中而不見陽光如常處嚴冬時而不行春令乎蓋自古憂國之臣未亂而言無其形也常苦于言之不聽既亂而言

形已成矣又苦于聽之無及夫與其聽之無及也則寧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時海內殷富天下宴然過今遠甚一朝變起遂至乘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事及廣德元年十月幸陝州事也一展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覆轍相尋有甚于此者臣不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亂而至尊居九重之上不見不聞臣實有不忍者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幸言而中臣惟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蓋臣既不能借青蒲一膝之地以吐其一腔忠赤又不

能剖心自明而所憑惟紙上陳言倘天鑒終不可回臣終亦無目可瞑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萬歷三十四年　姜士昌

臣竊見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

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
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
于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
于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寘力而得志所不欲
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
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
賢劾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
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
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誤臣

以爲輔臣若一貫憸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
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
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
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
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
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
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
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
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

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姧者之勸至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于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陳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

光劉學會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于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成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于此哉　疏入帝怒鐫士昌秩

乞休第二疏萬歷三十六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惟臣求去之意誠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能安處下情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槁然即欲扶病入直而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以修計臣問臣曰邊軍譟矣餉何以處臺臣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卽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

後言殆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
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猜度滋多
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同官既已堅臥而欲使臣以孑
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顧影無侶呼天無門臣誠莫
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主酬知臣待來世
惟望皇上哀臣憐臣亟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聖
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方今國家時事多
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恝然求去宜即出入閣辦事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振朝綱疏萬歷三十六年　周起元

臣仰惟皇上臨御以來英明果毅一號一令悉禀裁奪自以爲無太阿倒持魁綱失馭之病矣近以靜攝日久百凡庶政有漸流于下下移而莫覺者夫蔽明之姦行于下而不踼之名歸吾君甚可痛也臣不敢瀆引謹以二三時事諸臣所焦舌而陳者申之近者賢令李嗣善蒙釋人人加額至若滿朝薦等救萬人之命功在嗣善上而梁永等戕萬人之命罪又浮于馮進朝乃嗣善獲宥而朝薦長囚則以進朝而波及嗣善也罪閹不付廷理

是以恩綸垂渙而中寢也則朝薦等之不獲宥蓋皇上之左右幽禁之也然而禁旵令之名則皇上受之矣舊制駙馬體統甚隆今駙馬冉興讓以被辱逃已蒙顯罰顧婦寺負辜未聞重創公主不能以保其夫天子不能以庇其女煬竈售奸其何疑焉是興讓之覆冤莫照蓋皇上之左右壅抑之也然而辱戚臣之名則皇上受之矣今以四海之藉加以礦稅之括入三殿箭樓久乖龍兒之期累年不得報竣何也旵由大工未竣壘胥家于是貪璫家于是稅使又幾幸以免掣而家于是乃别立

一種忌諱邪說以默聳而逗遛是工役之不得早就輪奐也皇上之左右因此以爲利也然而廢朝常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放棄諸臣批鱗者不罪觸權者永錮竄皇上原無成心第廢臣鯁直之性多爲奸璫所恨在廷一二宵小圖報效于權門者又從而媒孽焉是以有僞學之牘有說事之單大察有林下黨人之款又慮臺省中爲之發憤而明其不然則先設依傍之名目以震懾之甚且造爲蜚語曰攷選時某人推轂某欲科卽科欲道卽道不惟布之道路且明告君父使人憂讒畏譏不

敢昌言昭雪而護持正人者日益寡一任彼摧殘蹂躪莫敢誰何而後愉快又廣爲之挑怨一切不得于輿評者皆歸其禍始于草野曰是某林下所構害也如湯賓尹事未發時徐兆魁且豫爲之疏曰東林所以逆折賓尹者其跡已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怨毒益騰而忌且怒之者日益衆護持既寡忌怒又衆即大小臣工虛心旁觀者漸至熒聽且咎諸賢之不隱鱗戢羽而爲此孤憤也是以正勢漸孤又有姦人陰通于禁中安排謗訕而中止之是廢臣之不獲賜環也蓋皇上之左右

挫過而沈淪之也然而錮忠良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此數者皆叔季苟且之粃政非熙朝所宜見也皇上淸夜思維必不願被此名今皆冒而行之昭之臣庶垂之史冊天下後世以皇上爲何如主然實非皇上之本情由左右近習爲搆鬬或于酣樂之餘爲有心之蒙蔽或以閒暇之際爲無心之簸弄歲月浸淫落其術中而不覺久之且習爲故然矣伏乞皇上收攬乾綱釋滿朝薦等于囹圄加楊應吉等以刑治大役立限報竣淹滯盡賜振拔此不過頃刻一轉念而叔季粃政變而爲熙朝盛

事天下後世稱英君誼辟必歸皇上矣臣一念樸忠忘其忌諱補牘陳言仰垂清覽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宮僚徑去揭 萬歷三十七年 葉向高

臣伏見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爲奏聞竊念臣子進退當候君命近者挂冠徑去者巳多雖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無所逃

矣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閽茫然終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又不能拘縶維縶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羣臣今日諸臣望皇上之體之者切矣皇上一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然彼窮迫無聊自甘愆罪臣子不足惜而其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省覽至于馮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奏入

帝不納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萬歷三十九年　徐必達

臣于十月十四日接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爲江南重役未蘇上方玉食難緩懇乞特申功令以恤民艱以便趲運事內言東南小民解納白糧之苦詳且悉矣臣詳讀而細分析之內有屬于起運之弊者則漕臣得而禁之如大戶派兌有官戸之掩賴握楊驗包有官役之需索雇覔船隻有舟人之攬騙告領水脚有吏書之扣尅及押運官之索騙渡江過淮之遲延皆漕運

御史所能查禁者即張惟任所謂處置調停立法革蠹無敢煩廟議者也又有屬于收米之弊臣寺得而禁之如廠倉之堆垛倉役之勒索搬運之狠籍使費之侵耗則臣寺管倉之卿丞皆能查禁者亦無敢煩廟議者也至于軍先民後之故套皇店皇木及黃馬水殿官座等船之挾詐淮安通州盤驗之阻滯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攬金巡木之陋習則漕臣難以施其禁臣寺不得預其事不得不仰懇天威而嚴爲禁革何也軍先民後朝廷原無此令原因軍糧船九千餘隻其勢盛其

人衆白糧船不過數百其人少其勢弱以衆欺寡以強欺弱勢所必致且軍官武猛多縱容軍卒以圖索騙遂成故套不知白糧乃玉食之供各宮之膳其視軍儲之糧尊卑輕重蓋天淵矣安可以軍糧船而先于白糧船乎皇店皇木黃馬水殿官座等船雖皆屬于朝廷而所載貨物不甚多原與白糧船重載不同且河路狹窄止此一線之水彼駕船運木皆驕夫悍卒藉屬朝廷駕言上用不容白糧船先行必需索重賄方許其行一近其船即稱磕損勒要賠補小民唯唯不敢申訴此挾詐之

所由興也淮安通州皆關隘之所恐有夾帶向許盤驗但官不自驗委之下吏廵攔之夫明知其無夾帶必需索足願方放過關此阻滯之所由病也至于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加二加三閙各倉屬于北門者有之而非臣寺諸倉之弊此四寺之弊皆漕運御史之所不及禁臣寺之所不能知惟仰天威赫然嚴示白糧船乃上供玉食宜先于軍糧船不許軍糧船壓之在後仍行漕運御史製成憲牌上刻奉旨白糧船在前軍糧船在後不許攙越違者重治數字無論軍民船隻各立牌

一面則各船官軍方知畏憚而不敢仍稱軍先民後之
故習矣皇店之貨皇木之牌皆非重載速行之差不許
阻當白糧船如有阻當許漕運御史及地方撫按官拏
究則挾詐之弊可塞淮安通州二關驗得白糧船無夾
帶即便放行不許䚹遲時刻仍嚴行戸部轉行各關部
臣禁戢下役毋得指稱査驗刁詐留難或以白糧船既
載糧米難以夾帶亦可免其盤驗則阻滯之患可免至
于北門收米人役如有索常例講鋪墊等弊許運糧人
等訴告于巡視衙門參提重治則騙害之端可息此皆

仰仗皇上之威靈獨斷而非臣等所能爲力者也又照得軍運之船必待舊運船回方能兌新運之米若民運之船則在在皆有人人可雇不必借于舊船而吏書作姦通同經紀埠頭受人囑託豫捎某人之船受其雇值利爲已有及至兌米船尚未到卽欲追退其值而託辭趕船掉臂逃走矣一幫之內一船未到别船俱不得行一府之中一縣未完别縣俱不得發此起運之所以遲而軍船或得以爭先也近見張惟任牌行有白糧府縣以雇覓船隻俱要見船立約交銀裝載勿許吏書積棍

把持作姦指虛舟而延夙害違定限以誤運期如有仍前積蠹該縣不時揭報以憑拏治吏書坐贓究革等因誠得革弊之源速運之要以後郡縣永永遵守一應白糧船俱限于十二月內發運則軍糧船俱在後不得與之相爭自無阻滯之患張惟任所謂橫舟黃流望洋無策覆溺虞危迫寒守凍買車推輓搬運狼籍之弊無自而有矣其巡漕御史尤當先一年內八月間即領敕出城料理運事斯來歲不患乎倉猝而難措此則先時而執其機不惟民運可早而軍運亦可早而過淮不出三

四月之外矣此又在于都察院之早題請而皇上之早俞允也蓋一遠而萬事俱遠者也又查得軍運船回空其遲速責在押運把總與各衛指揮千百戶今則收糧一完繳有薦疏各官即輕騎先歸而回空之船任其優游于天津淮德之間賣桅篙以充朝夕而聽其船之沈于泥沙且并其板而賣之船既不回糧何由兌須嚴責運糧官押令空船俱到方許回家換班不則仍行參究庶乎空船得以早回而新運不致誤事總之惟漕運御史早出國門則軍民之糧均得早兌此又探本之論先

事之要策也　疏入得旨戶部知道

乞裁藩邸求請疏萬歷四十年　　周起元

臣接邸報見福王一本爲比例懇乞賜給鹽井茶銀奉
聖旨著查照潞王例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竊嘆福藩之
擋于自謀陛下之薄于愛子也陛下以天下爲家未有
不保其民而保其子者福藩之所爲邀恩寵而算錙銖
者亦既不遺餘力而攘利矣猶覬及四川之鹽井乎試
思今日四川如何景象乎播土征魂尚作春閨之夢建
昌戍血復染瘴草之煙水西伏戎時露跋扈之形眾豕

入苙每懷走壙之想蜀固羸國也天未厭禍又剥利以佐災無乃不可乎頃者皇太后遺詔蒙陛下推廣孝思加惠四海維時二三老臣曾在蜀者力陳鹽課之累是以恩詔鹽井有課無井者著撫按官議豁蜀人方引領望澤而可頓壅德意乎夫陵谷尚遷徙無常鹽水歷幾時而盈竭異又歷幾時而鹹淡異非永永濬于不涸之源也井敗課存竈戸之賠納不堪相率棄業逃亡矣賦額且不能取盈往往派賠州郡以足京邊之需彼士之官自撫按而下莫不計露于捉襟而籌窮于借筋矣潞

府之例舊稱難支福藩之富無容再益前者求開鹽廠今者復求鹽課長此不已意欲何極將抑之額徵之內乎抑增之額徵之外乎抑之則軍國餽餉之需歲有常數不可虧縮也增之則巴蜀罷敝之餘倍算加緡又必不能輸應也況陛下聖子神孫振振方興今日引潞藩以爲例他日必有引福藩以爲例者陛下又將同之以槩爲賜乎抑異之而靳其予乎異之則等屬天潢之派未可厚薄視也同之則盡括惟正之供又未必足爲宗室贍也臣竊謂福藩之規規此請也于殖貨則利于德

義則從陛下之沾沾此愛也于私情則牽于法制則違夫素約之家常有餘饒兼并之室日懼不給何者奢儉之致異也計福藩所入不爲不厚矣以好善爲樂則保有令名以節嗇爲寶則永不乏匱陛下何不裁之以義教之以儉俾知國家有一定之賦分封無濫乞之規事必師古法以制情不以反汗爲嫌收回成命則福藩沐皇上之慈愛更倍于錫予之恩其爲子孫黎民之利不亦溥乎臣又有請焉一人作法天下之則也涼貪之弊其應不爽陛下年來務鳩聚而廣誅求藩王象之又何

責焉願皇上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國用爲散財發粟之仁捐貨利之私行見風聲一倡臣庶景從天子不言有無而諸侯王敢于言多寡者未之有也此躬行之效身教之說陛下誠能俯採臣言翻然更始則薄海內外咸仰聖明毓德于青宮者將習睹節用之規而消欲賄之萌況屏翰于列藩者其敢聽宵小之謀而恣無厭之請哉臣區區上陳不勝屏息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稅監高宋疏萬歷四十一年　周起元

臣謹奏福建稅監高寀素行貪殘甚于別璫歷年海商一切貴重美麗奇巧之珍百入于寀與參隨未必一貢于朝廷臣生長其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虐聲久著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狠噬尅削閭閻殫膏竭髓皇上取用各項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而寀剝𣃁樓船連舸接舳揭百尺之桅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槩欲白沒彼市鬻貿易之夫挾貲幾何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取自無足怪何乃簡梟雄以作威㨂利兵而相向揮刀戮二十餘人又放火延燒一二十

餘家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
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宲不能遂其竭澤之貪
夙懷忿懫按劒要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捋虎鬚
以解厄宲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最貪最狠
最毒如高淮梁永陳奉孫朝楊榮輩曾有殺人放火節
鉞要留方面如宲之大逆不道者乎臣讀撫按疏揭參
以鄉人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持
兵器于禁地盧受假狐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宲又
見告矣所當亟行兩觀之誅用雪萬民之分非僅撤回

械鎖可以了事者臣聞省會人情洶洶莫不欲得寀而甘心焉賴巡方與在事諸臣安輯撫綏幸未告變臣恐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以生心寀粉骨不足惜
皇上豈善爲社稷計乎寀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寀以累年之括摟挾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縠歌舞角觝享用作樂之剩貲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倘一遂其奸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示之臣庶昭之史冊虧累令名豈淺鮮哉　疏入帝

不納

劾三黨疏萬歷四十一年　　李朴

臣惟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

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

代已死猶被誰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
敬趨時譽爵如趙煥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
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
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入帝心善之會葉向高方
從哲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乞休第六十一疏萬歷四十二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臣八載備員孤蹤獨立荷蒙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人言愈起而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慰留愈切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爲犬馬以謝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靦顏復出但情不能已于今早勉强同臣從哲

詣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宮門之
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
以伸微臣遠離闕廷之私念伏望皇上察臣微誠成臣
素志更勿以溫旨留臣即賜俞旨放臣歸去使天下人
知今日朝中尚有奉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皇
上終始不替如此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
于私寓恭候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
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昧懇切惶悚之至　疏入
得旨覽卿奏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寍但閣

務繁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道南至日即
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思終始圖報且八年
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尤逕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
來忠愛之義將貽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
忍乎尚體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

劾惡璫辱官剝民疏萬歷四十二年王　紀

臣看得驛遞之設原以供命使之往來非以供寺人之
魚肉自中使四出而驛遞之膏血盡矣孰意又有狂悖
不法如李永其人者按永不過一掃除賤役耳甞得押

船一差鳩聚四方亡命大逞聲勢擅作威福懸挂龍旗妄僭天子之儀仗僞造印信竊弄人主之大權攜客以至千餘得銀豈止萬計惟圖夾帶以射利罔顧明禁之疊頒至甚陵轢署官搶奪縣印勒金取贖則與强盜剽掠者何異墩鎖驛夫非刑弔打借銀赴救則與暴寇殘虐者何殊蓋廣文卑秩也猶是朝廷之命官驛夫賤隸也誰非朝廷之赤子一旦横被李永春噬至此眞貂璫中之豺狼人面而獸心者也目今福藩之國人心驚懼若不誅一永以謝天下則後之爲永者將不知其幾而

迢遞千里其横遭剝削荼毒之苦又不知其幾千萬家也至于把總金廷貴指揮楊惠楊應吉身奉公委藐視刑章助桀行兇敢造逆天之冤業如虎傅翼大張食人之爪牙貪殘異常法律何逭神棍崔見吾陶左川劉禿子等流毒肆虐藉勢詐財歷訊已明詎宜漏網除臣等移咨南京兵部先將金廷貴崔見吾等提問正法另行奏請外伏乞皇上垂憐剡圻重地疲驛苦情敕下法司將李永嚴拏究問依律追贓庶刀鋸餘人上不敢輕蔑天憲下不至播惡小民而窮困驛遞亦可以稍甦矣爲

此具本謹題　疏入帝不納

劾趙煥疏萬歴四十二年　周起元

臣惟皇上御極以來于言官獻替雖罕採納而輒多優容惟獨權奥近巨姧者其敗不旋踵其錮終身忠臣義士扼腕久矣謹按吏部尚書趙煥虧喪大節難以縷陳今嘗據要地結權璫而招黨與逐總憲而傾善良借事誅鋤兇險很惡近日例推孫振基等三臣皆惡其異已一時芟盡此三臣者非有玷官常于清議而獲罪于皇上也特以議論異同居恒建白詞多與趙煥相觸犯煥

恐終不利于己而急修嫌怨豫爲翦除以僥倖長竊柄
耳例推一事明旨令科院從公擬議而趙煥獨擅雌黃
略無顧忌是煥之權尊于皇上也乃悻然以職掌爲爭
則吏部侍郎方從哲不由會推徑竇躐進顧未聞敢爭
執半語何其蓄縮于大臣而很毒于小臣也鮑應鼇起
廢謫籍清貞端謹蕭藉不同宜遭煥忌謂不當以祠部
改銓似矣乃科推正閏自有往例任意轉移巧用猾手
何其苛求于賢者而通融于所暱也有科臣周永春元
詩教爲之畫策有司屬李養正郭士望爲之布網彼皆

度皇上待大臣有禮不輕呵譴遂敢蔑明旨而弄威權
逐異議以固爵位夫議論原有兩端雷同誠非國福在
皇上尚容臣下盡言以參酌是非之衡在諸臣亦誰願
因殿上之爭而自傷和氣趙煥不能擴大公以秉衡渙
羣小而事主乃挑彼此之鬬以收一網借言路之歧以
營三窟雖自恃羽翼堪耐彈抨恐公論久而澄清豪傑
代將輩出雖有善畫三策者無能爲煥効一籌矣倒轉
何足爲三臣辱特臺綱自此廢墜權奸自此縱橫長此
不已將令言官俯首喪氣盡折而入于權門差熙朝而

譏靑史臣臺臣也豈能坐視臺綱決裂默無一言以希全祿位哉伏乞皇上敕下三院九卿科道會議如果趙煥植黨擅權埽滅臺規違旨報怨卽立賜三臣仍入班行以褫姦謀而肅憲紀若臣所奏不實卽將臣與三臣同罷以謝趙煥臣雖抱膝邱園有餘榮矣　疏入忤旨坐停俸

極陳時弊疏萬歷四十三年　熊明遇

臣竊惟春來天鼓兩震流星晝隕地震二十八天火九雨菽女妖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

今日者且山東大祲黃河水稽天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恒風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赤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讙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

之人漸如隕穫制科之法漸成紆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綵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揚粤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搆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疏入帝不納

特請蠲賑疏萬歷四十五年　　　王　紀

臣惟天災流行何方蔑有未有如畿南三四年來旱蝗疊見至今日而益甚者也追維四十三年大旱僅亞山

東宮皇上發米十萬石以賑救之凡今日孑遺之民皆
君恩之所留也次年春夏又旱二麥一顆一粒不收者
十之八九秋禾稍稍暢茂却被蝗蝻蠶食幾盡小民望
今年二麥之熟不啻以日爲歲誰料天不悔禍災沴相
尋未已乎去年三春無雪自春徂夏五月不雨蘊隆蟲
蟲如惔如焚河水少溪澗斷流眞是赤地千里比前酷
烈更甚矣臣方雲漢之是憂而飛蝗突生適與之會盤
若行陣疾若風雨所過殘毀不盡不休誰其尸之羽孽
與旱魃爭出肆虐昊天上帝似乎有意以降喪亂者矣

頃六月十三纔得透雨已後時矣卽今煢煢小民餓者餓逃者逃山東奇禍轉眼再見此時此際欲勸輸而閭閻懸磬矣欲議賑而倉庫若洗矣諺云巧婦不能作無麪湯餅臣又安能神輸鬼運以活此百萬涸鮒計惟有哀號皇上速沛浩蕩之恩而已一切恤災事宜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毛堪劉廷元開列上請伏乞敕下戶部再加查議覆請臣等遵照施行一曰發帑金遄來內帑之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皇上矣不嘗以中州大饑發三十萬山東大饑發二十萬乎況三輔根本重

地非二省比嗷嗷待哺之民不下百萬何忍令其顚覆溝壑竊謂欲急救民命非十萬金不可夫十萬盈數也合之似稍奢分之則無幾皇上自爲根本計諒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愁怨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瓊林大盈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孰若善散之爲愈也一曰發倉米畿南饑饉薦臻民不聊生久矣頃復遭此奇災家家懸釜待炊斷非升斗之水所能活也前歲皇上曾發米十萬石一半賑濟一半平糶今歲之災更甚于前臣亦不敢望之太奢只如前歲發臨德二倉十萬石盡爲賑濟

足矣此一米也以朝廷視之直滄海涓滴耳而散之民間粒粒皆續命之金丹也豈其有愛焉一曰留監稅夫榷稅算及雞豚是手實之法也臣甚爲國體惜罷之是矣惟是今年已征在官者計一年不過四萬三百餘兩半屬䘏解內帑長物也進之秪益朽蠹留之足起溝瘠輕重已自較然況斂于民者還散之民豈獨全活飢孚抑且立收美名矣何惜此錙銖而戀不忍割也臣竊謂留之便一曰急蠲停夫帶徵之法從來已久況當九邊呼庚之時臣何敢輕議蠲停然實非所論于畿南也奇

災之後更有奇災嗷嗷飢民卽本年京邊尚有鬻妻賣子難完者若幷責之九年帶徵縱敲骨吸髓必不能完徒有驅之死且逃耳至于死且逃將幷本年現徵亦悉化爲烏有矣其曷利焉合無將四十年以前帶徵盡爲蠲免四十年以後帶徵暫爲停徵俟明年大熟仍照舊帶徵庶國賦民命兩不相妨計無便于此者疏入帝從之

再請敕書關防疏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伏處田間耕食鑿飲爲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

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宣
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催熊廷弼星夜前來之旨其
促臣之來不爲不急矣臣聞報之日仰體憂懷俯憫危
狀不顧妻子不謀友朋束裝五日而即就道日行二百
餘里雖熱毒遍體而不敢言病其趨封疆之難亦不爲
不急矣但以人臣未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
小小差遣且給敕書勘合以便行事況軍國重情不藉
王言爲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信
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必候領得而後可去

前日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迴與前月兩次嚴旨緩急不侔一似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設宣慰爲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慰斷斷乎未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弟死其兄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號而皇上忍不爲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散之日遼瀋數城放聲大哭惟

各抱頭擕手收拾包裹待敵至而去耳幸敵未至而魂魄雖收頭顱猶寄朝人暮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皇上忍不爲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卽不下罪己之詔悔制馭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

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慨捐糜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禦敵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潰不可收于一旦也皇上何吝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慰此一方之人耶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誦皇上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勑之故稽留于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或謂臣畏往遼有規避之私或謂臣候新推有覬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

子之臣沾沾于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遣往遣來俾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責畢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　疏入留中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

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蒲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城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汞甸新甸靉陽孤山𪊺場一堵牆洒馬吉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威遠鎮北等處城堡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敵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

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器械而所調各鎮兵馬又多不來間有到者亦聞戰驚散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敵國東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

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覆水難收敵銳難當敵變難斷四顧躊躇無一措手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又如之何哉臣昨隨諸臣會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即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空匱左牽右掣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爲

國家慷慨粉飾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云爾是豈眞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鎭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且今日之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至臣請再爲皇上明言之夫前日敵勢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産無寬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甸再建城

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格之猶可幸也自大軍三路敗沒而敵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敗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淸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之而內患除矣彼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瀋陽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眾物力頗饒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西

向無寬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從彼以攻我試觀前此塘報敵攻開原而西部五營即率三千騎搶慶雲又率五萬騎至廣寧索賞是西部明明已皆爲所用矣而遼瀋可保乎遼鎭可保乎不惟遼鎭難保也如彼全有遼鎭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昌薊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宣大邊兩關以牽綴我使不敢出京城

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今日之後事勢明白臣又料之而不驗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一覆覈有一字涉欺誑者耶即中外諸臣凡有章疏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弗聽徒視敵緩以爲緩敵急以爲急而今日併敵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惟各感慨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率苟且支吾爲悠悠待盡

之計而已往昔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致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為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眞心委曲多方措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諸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遽不可為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致緩急于

其間豈眞待遼鎮盡失西攻昌薊東入山海天津一帶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為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肉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與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妥陵廟安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僉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而來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略處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筋之任臣實不堪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臣往矣

臣已移書訣絕妻兒寄謝親友拚此七尺之軀爲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于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遼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省覽臣疏亟敕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急爲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備毋缺少以窘臣用毋遷延以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支擔于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誤國而并誤諸臣之身家則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疏上得旨恢復開原乃禦敵安邊急務

應用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著各該衙門火速處辦刻期齊備毋得藉口缺乏將帥以下不用命者先斬後奏著星夜前去用心經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該部知道

陳戰守大略疏萬歴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今日禦敵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戰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懿路蒲河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形勢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併力以戰

爲先著何也戰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戰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著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敵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今水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霶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敵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敵之出路卽可爲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爲靉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

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戰之備而鎭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敵對壘則前鋒先出中軍繼之左右助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以爲一面如敵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各出奇兵東南路悉力以佐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各出奇兵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鎭江當設兵二萬八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屯義州半屯鎭江夾鴨

緣而守如敵向朝鮮則鎭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以綴之敵與四路相持則鎭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應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奠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鎭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徼

以一路牽所部直入敵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己南路又然更番迭擾然後相機進戰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綴而陰併一路此多方以圖進取之大略也兵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

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今者敵勢強盛已併有兩關及海東諸國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現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徵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

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戸部往者清撫開鐵懿路蒲河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業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業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器械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

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塞責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度我兵五而當敵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已有眾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減省籌畫若此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戰敵主我客于法尤應加倍閣臣姚宗文疏欲

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
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
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　疏上得旨這所奏
審度形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所用兵馬糧餉
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督撫職任封疆務同心協
力以圖共濟鎮道將領等官都要實心任事料理兵食
戰守之計毋得因循推避有誤軍機各省鎮應調兵將
著作速遣發仍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搪塞態廷弼著
益用心經理副朕倚任之意

請勅限發兵疏 萬歷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兵之虛數及見樞臣黃嘉善辯疏開列遼東現在新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紙上之虛數而臣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候已逼事勢已蹙有不得不爲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臣之言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九

月間開鐵連陷北關繼亡遼陽已危在旦夕顧臣時初到猶得張大虛聲多方搖惑以冀敵疑不輕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馬之瘦損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塌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鐵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益窺我無能爲而前用之法窮矣據諜報口辭及朝鮮逃回兩將所言皆云敵于二三月間合兵進攻歷歷有憑而遼陽危不可言矣遼陽各兵除河西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部外其

年來召募遼兵雖數近三萬竟不可以兵名真保宣薊
及南浙兵之殘者亦不可以兵名川兵毛兵僅能穿山
透林非平原衝戰之用惟總兵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
各領馬步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之
援兵世賢管下多召回逃陣之殘卒俱見敵立足不住
世賢嘗私稟臣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敵便面黃無人
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便退走如中國懿路兩番
光景實是心寒惟賴手下數百親丁勉强支抵如何能
當大敵其他總兵併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

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寡弱抵敵不住但畏軍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據守爲穩臣于諸總兵中更恃世賢今其言若此使臣心膽俱碎顧又恐無故撤回益示弱以速敵至且徑棄瀋蒲而不顧遼陽益失犄角而無兵護耕種百數十里田土皆拋棄糧草益無所出猶力持之不聽乃各道屢以爲言即詞臣姚宗文亦勸臣聽許回城第以一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城現兵必不能乘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拒險當敵而爲此根本之慮者也臣不得已聽其更番回城操練

如前議而頓違臣初心初計矣去秋併瀋歸遼本望多發援兵今春得再守瀋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爲南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敵如攻瀋浦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清河寬奠防敵南來而今已矣敵如搶村屯窺南衞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爲朝鮮聲援而今又已矣敵如攻鎮江攻朝鮮我必不能救也何也三總兵現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以待敵尚懼不能抵敵意欲回城況遠而奔救瀋蒲再遠而奔救清奠再遠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臣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

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應受虛誑之名而臣亦不應受失誤之罪勿謂臣不先言也爲今之計不亟徵多兵遣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鎭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鎭情面而援兵終無到時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鎭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廢將之或存或亡一概塡書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皇上閱之豈不强盛可觀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鎭某家有兵若干某將現存家

丁若干某將贖罪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
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
諉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調
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錢糧補軍補
馬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以致各省鎮畏其欺誑
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
面調兵使各省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汎地以滋
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力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應
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各省鎮留兵留將或報某

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卽置之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土兵纔被人駁卽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酌只斟酌二字卽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吝留不遣及逗遛不行者疏到卽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欽限日某鎭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雖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況各省鎭何嘗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限日期必不可遲誤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

鷙難御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今土䝤毛浙各步兵僅
可用于寬甸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山寨如撫順三岔
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
兵易調則任意調之而西北邊兵顧皆爲督撫所阻而
不敢多調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䝤毛浙兵五六
萬但足山險之用外餘當悉調西北邊兵之勁者以便
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
未到者近今增調者明白開列務足臣議十八萬之數
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之以欽限仍乞天語諄諭樞臣曰

前者三路失事之後假有援兵接濟出關張揚聲勢或
冀敵不再出攻開鐵乃坐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
被敵窺破連陷重城姑令待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
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兩罪並發定有祖宗朝處治本
兵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坐成兵部者也兵部既查有
某鎮某家某將兵馬應調確數矣又爲處給錢糧補募
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吝執不遣逗遛不前者
此各省鎮之罪也如甘固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
誰不對臣言祁曾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乃疏稱其無

兵不肯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皇上顧憂誰念宮寢宗廟震驚不寧併乞天語諄諭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若遼東不守禍逼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苦更難倘有調發　數不依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祖宗朝處治督撫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破成各省鎮者也兵部如數以調矣各省鎮又如數以發矣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大器甲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猶紙上之兵也冐虛名而受實禍年來遼東

受累海內受累全在于此若不于出海關上逐一點驗
出關何所稽攷何所責成伏乞皇上特遣科臣之有風
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一員駐劄關上隨到隨驗
凡不如數者參不依期者參兵馬孱弱器甲朽鈍者參
仍即發回立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臣復點驗不堪
者臣即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臣之所謂當亟遣科臣
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核徵調之實嚴攷成之法
若必待攷成各省鎮然後來援而遼巳去矣頃聞薊西
部落巳經受款自應移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甯夏固

原甘肅延綏等處游擊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現在薊鎮駐防應急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鎮兵之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人臣不知是何方兵士盡否堪戰亦當查其悍猛中用者如越劾忠許定國丁呂試等所領各兵之類速發至遼應用又有原係援遼兵數而近爲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派內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通限二月初十盡到遼陽遼者以承調失期論蓋保遼陽無事薊鎮與京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正不必堅持神京爲重

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所爲重也此又今日之第一救急著也伏惟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疏入得旨援兵屢奉明旨通未著實遵行尙致失誤該部與省鎭各官豈能辭責今情形益迫救援難緩所請兵馬著如數調發勤限赴遼再有遲誤著以攷成之法聽該科不時查參同罪不貸應遣科臣便作速議覆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萬歷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辯謂臣介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

此淺之乎視臣者可置勿論但謂免進數言欲臣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臣乃因是以娓娓相譏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兩語獲罪于臣也是必勸臣以勿收拾勿聯屬而後可無罪也臣卽粗戾何遽不曉人意一至此頃臣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召怨致亂將來遼亡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得推諉謝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惟是臣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諱者蓋遼東向來文驕武貪懦下懶

傲而上縱徇全祓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冀人悅己安靜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己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誦己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託詞聯屬大家相嚅相沫只圖作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眞上緊爲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眞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運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一半而今尚可不認眞不上緊悠忽遷延再將此一半失陷以爲皇上宗社憂乎缺兵將甚急催兵部徵調而漫不著意之糧餉甚急催

戶部處辦而漫不著意兵弱馬羸甚急催各省鎮揀發精壯而漫不著意猶謂地遠情疏不管他人死活至地方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急急者乃敵方收糧運窖而我却悠悠于轉輸敵方開局治械而我却悠悠于打造敵方空壕樹柵而我却悠悠于守具敵方秣馬礪刀而我却悠悠于餧養操練事事讓敵人人畏敵顧日日兀坐以待敵每一事公移私劄千言萬語且任飄風過耳而臣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在急公有募兵倚部道之庇而違將官約束者有採草

斫木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梶弁强徒濁亂營伍者有衙蠹索錢沈壓合營馬四至兩月不與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誤事之類臣知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法卽地方官弗諒臣爲邑公而嗔其太逼弗諒臣爲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觖望動咸牴牾者而臣不顧也卽因而別立議論如斬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渰潦城堆水而謂軍渰死之類以阻惑衆心而臣不顧也卽因而對面弗言而私稟各院地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

己說彰臣謬而臣亦弗顧也何也恃有皇上獨知于其

上閣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臣亦爲此說以佐之

而臣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寄書無不以開霽威

嚴虛納道將爲言臣駭詢其故始知有謂臣于各道講

禮叱使簷下站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

不知其爲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注部臣補服見于簷

上道鎭素服見于簷下一路皆然獨分守道簷上相見

臣恐禮自臣壞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

及該道行後各道鎭不安仍請改正如儀注其情節原

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部中爭禮之說互相
印證若謂臣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臣細心商量戰
何以勝守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修糧草何以
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耶抑亦一事不作但以強
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臣于部道鎮將固懽然相得
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主于嚴也今坐定一
嚴字以生現在者之心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
敢進臣即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
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爲皇上竭力死守今

已半年無事臣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臣急公
而人以私抗臣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敵難支而人云
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將彀臣言兵將尚難用而人
云兵精將勇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嚴樂寬
者皆喜其說而叢怨于臣之一身不但他日敵來臣之
法令決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
更有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
不得不趁今日一控訴于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早
來收拾聯屬毋徒以臣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

臣素善飯自去秋帶病出關猶日食數盌馬上挽強左右顧射今纔數月耳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鬚眉頓白肌肉全消誠不料一強壯之身一旦銷減至于此醫官董一中謂臣過憂過勞過惱過鬱臣性命不足惜實恐誤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皆勸臣善攝臣撫膺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臣諒臣者惟天地祖宗與皇上鑒此心耳臣無任哭懇天恩急迫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遼事敗壞皆地方官玩愒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復封疆

朕深切倚頼今情形甚急豈經略釋肩之時自棄前功

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爲人言所阻該部

知道

請敕臺臣查勘遼事疏泰昌元年　熊廷弼

臣謹奏伏惟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其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横詆但謂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他人從何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

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修德豫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莫卜所往而今且依然冠履雍容公私燕語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懿路蒲河空城而逃無論已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脫去爲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捆載麕至塞巷塡衢不減五都之市矣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

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且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即瀋陽奉集堡向爲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以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無牛無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隻車二萬餘輛晝夜遵運而軍中始漸有糧草三路失事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鎮匠役晝夜改造又增造大礮數千位槍礮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角易筋調延大各鎮弓箭

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漸有弓矢又調各鎮本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餘輛每車安礟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火人火罐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始漸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卒數十人而兵知戢不時捆責不餧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衣有賞馬棚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結局以歸鄉里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

是破壞臣從無可下手處下手收拾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爲他人下手張本何須爲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槖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臣内侍與援也而臣生平孤行一意謂臣聞敵來而肝膽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巡寬甸擐甲衝敵圍援瀋陽者獨何人斯修德有耳目有心肝終當自曉不待臣言惟是臣以積勞積鬱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衄血吐血大泄大痢虛危沈篤七月初始連疏請告非因人言也即從瀋歸病發再告而時亦未聞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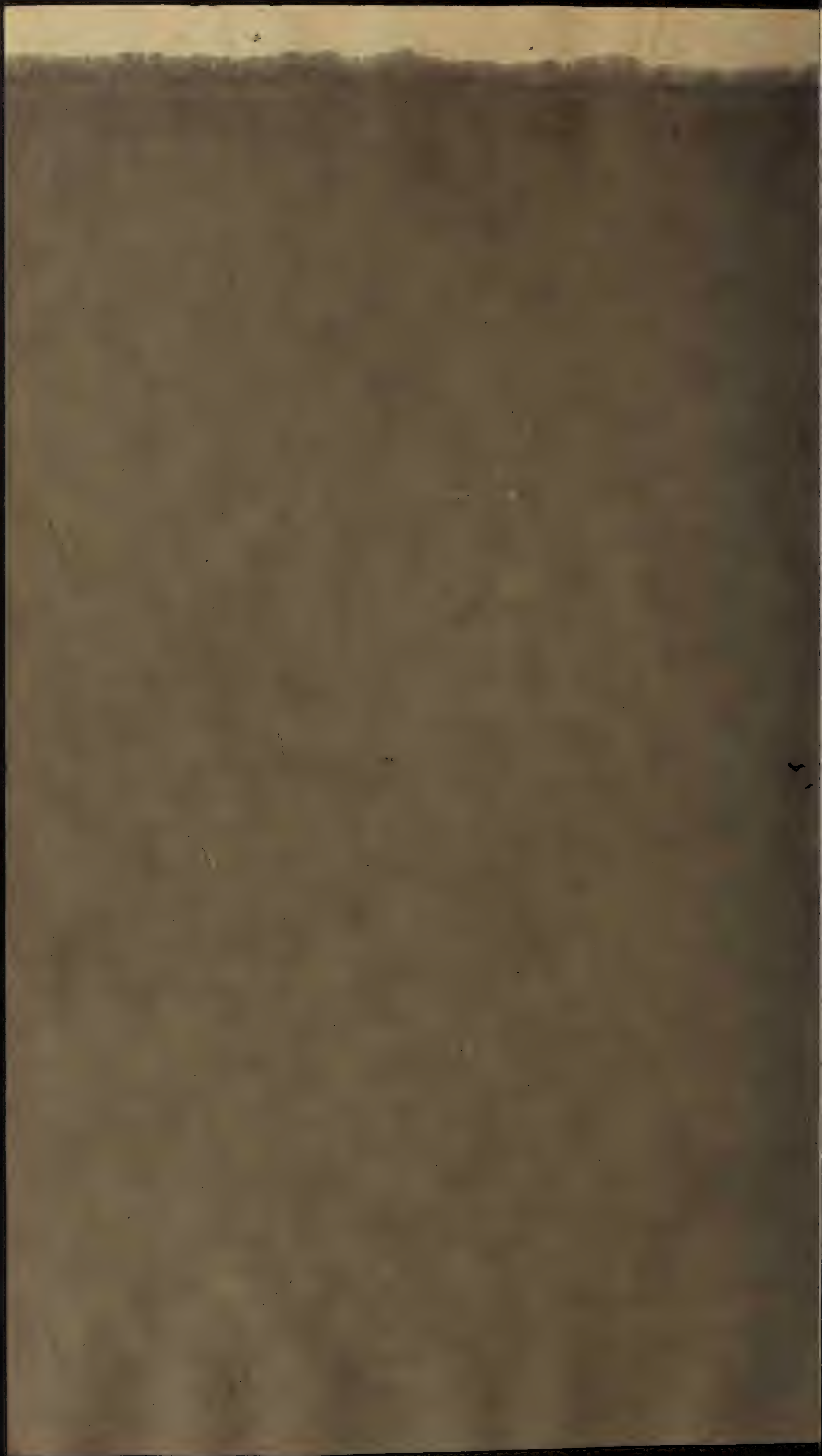
月今年四五月凶辰險日臣已撑過此後局勢已定無奈內有二豎入臣膏肓外有諸臣唾臣顏面扼臣喉吭製臣手足百般弄臣死不得死生不得生雖欲不負先帝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貶竄去則貶竄之耳何必矢口詈人遽傷雅道頃臣遺姚宗文書曰朝廷以一塊殘破疆土付弼而爲之保全以無虧弼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而爲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致存弼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卽爲衆口所銷鑠而一段勞苦公案有遼山遼水在

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臣勞欲臣蒙罪而去輔臣票擬定爲衆口所挾惟乞皇上電斷將臣罷斥即敕臺臣張修德馮三元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爲他人代受其過病臣幸甚　疏上得旨熊廷弼先以病告隨以會議著回籍聽勘其所奏事情候勘自明不必再辯該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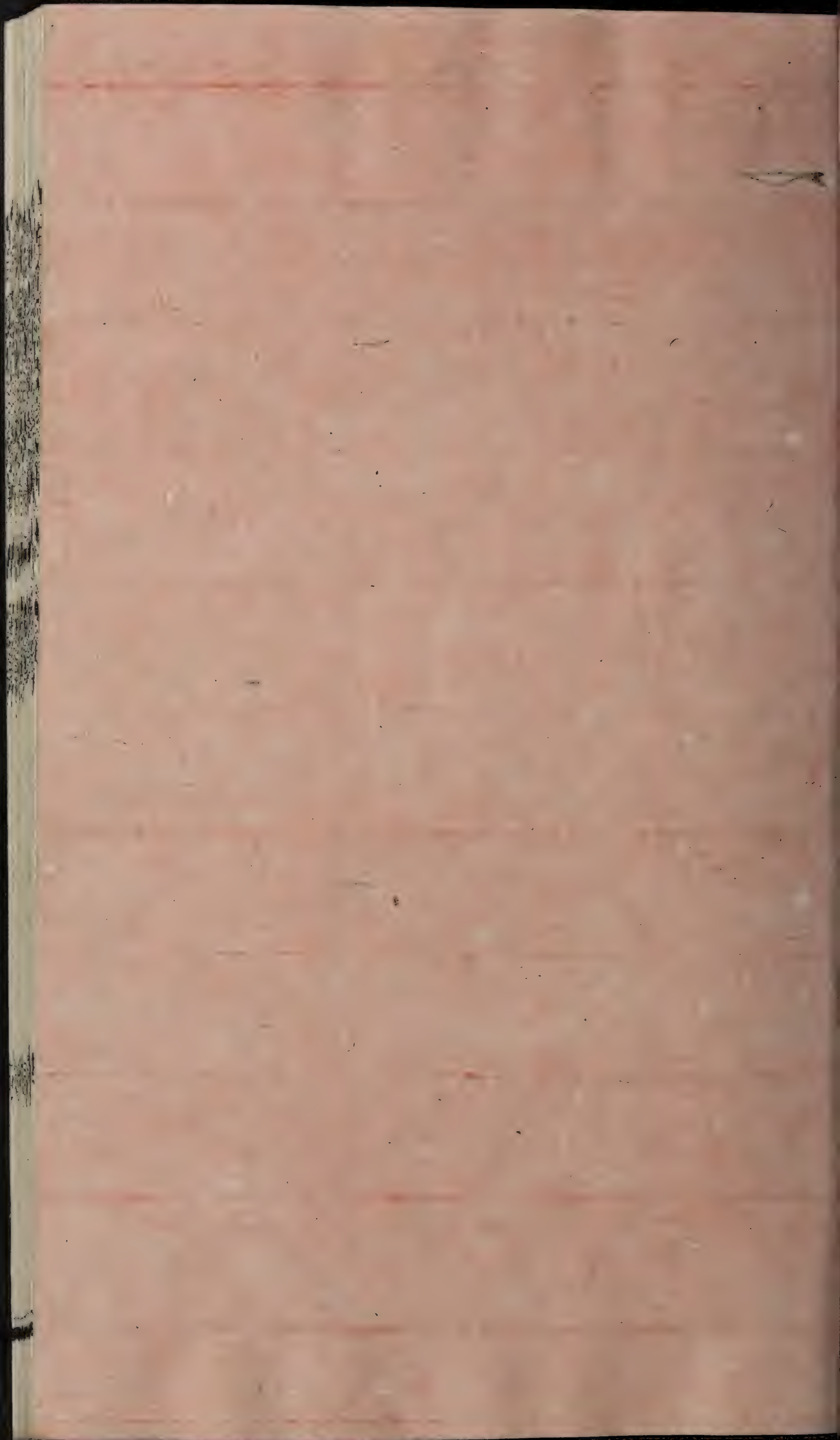
三十五　王朝梧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十四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金吾遠逮廢弁疏天啓元年　　畢自嚴

臣竊照從來欽拏官犯俱須奉有明旨賫有駕帖而後從事所到地方恭設香案羅拜宣讀所以祗畏君命而對揚天威也原任山西北樓口副將今廢閑陳天爵所犯罪狀臣誠不知其何如惟是緹騎逺入于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無駕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眞僞莫辨臣竊訝之若其非眞則錦衣爲天子之禁衛何容擅有勾攝若其果眞援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

稍刺謬矣乎竊念人主一舉一動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爲萬世法誠不可不慎者也現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爵羈候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叨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駕帖遽難輕發官犯即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祈皇上鑒別眞僞特頒明旨以便遵奉解京究問庶雷霆有赫而日月光昭矣　疏入得旨知道了

請移宮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竊惟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

祖宗以來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選侍李氏旣非殿下嫡母又非殿下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

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故在先皇祖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卽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于今臣誠有不忍言者伏乞

殿下收回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疏入得旨移宮已有旨了

仁義兼盡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猝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乾清宮中叩頭執奏扶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覘跪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之勢驚問其故喧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奸璫布滿陰爲腹心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卽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知定宗廟安社稷爲

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
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
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
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宮禁
肅然內外臣鑑臣等舉手加額共幸廟社有靈矣皇上
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
自移宮以後旨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大
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
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臣非小臣之所能意度若株

連蔓引使宮闈不安非但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
言初心昔魯襄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
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
歎服因取朱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至當不易之則聞
錦衣勘問諸璫時語連宮禁槩置不問深爲得體伏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
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仍
乞將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
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令反側子自安庶

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胥在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宗廟安社稷而已矣　疏入帝乃備述李選侍陵虐聖母與節次無禮狀宣諭百官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天啓元年　侯震暘

竊惟朋黨禍國人皆知之而漢唐宋末季皆不免何也人黙運于風氣中有不自覺者卽覺有不自持者臣行能謭劣初入班行輒不自量欲大小臣工自任爲挽回風氣之人昔孔子生當周季兢兢致戒于矜爭羣黨而

晰其疑似之界曰和曰同和別于同在心術間不求同所以和也皇祖初年察相以權貴禍繼之者欲去權之名居權之實遂開天下以疑實偶皇祖寵有所移實無搖國本之心而有其迹弱士因起而爭皇祖疑批鱗者有市心焉彌爭彌格黨逐繼之三十年來爭者非一正直與忠厚爭新進與老成爭廊廟與山林爭大要借此爲題追妖書楚獄不忍言矣因而有東南西北之號然東南西北以意同未必以地同又未必東南者終于東南西北者終于西北也惟不和故不得不分類以求同

惟求同故不得不峻防以樹黨而和愈傷矣臣每從草莽中平心剖質後事參觀大約主西北者詆東南爲側媚爲柔邪甚者爲别有肺腸不利孺子主東南者詆西北爲假氣節假理學甚者爲挑激君父排擠善良互黨互擁毋論道德究竟功名不成爲功名富貴不成爲富貴可痛也竊念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則與其隨也寧矯與其懦也寧亢西北似已但使影響攀附便希竹帛恐龍逄比干之席不勝割也容可無忠厚老成者收塵靜波恬之福彼立論必依于寬以惜人才以培國脉東

南似已然迹類于全軀保妻子倘國家危疑震撼之時呼吸不可待將盡人巽軟孰回天轉日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倘令鹽梅相濟琴瑟互調不謀身而謀國則渾然道德真儒自足千古何至禍人禍已以禍邦家哉遠不具論且如張差一案與其風癲毋寧不軌綱常所係掩覆何庸但當日宮闈震動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移宮一案晨雞乍驚亟翦其萌龍御已安徵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為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其漸激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

榮識者恨之乃若鄒元標王德完所稱社稷臣非耶偶涉異同尤不可解德完兩請之誤糾者良是然何至盡沒生平形容刻畫且汙衊同氣語出無倫使還而相詬者幾成于野之戰也元標無必兩字臣亦不能矯其爲是以百折不回之身提衡于姧雄進退之際而猥云無必可乎然意有公慮原無偏執今兩臣不難剖腹以相明旁觀豈尚執形而不化元標疏云無異兩村農攜手入城邑人唆之訟至對簿無以應也亦可原矣臣故願南北諸臣悉捐已往之葛藤適還本來之平蕩其所祈

于二老臣者譬如邱山塊然不動行者自期譬如鼎呂寂然無聲叩者自響高凝肅穆確然自任爲挽回氣化而毋徒以憂世熱腸急急開旁借之門可也至楊李定獄他不具問卽律以喪師失地棄之市朝決不至以妄殺干天和何故百千疏不應借德完一語朝上夕下顯示線索爲衆射標若不遠破此疑人言終不可了近日同異斯亦大關鍵矣凡此俱經諸臣指摘臣雖有積愆似無可言屬者南疏屢及元標復具疏自明而山陵事竣德完與黃克纘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猶是從前

枝蔓故不揣謬爲剖晰祈化異歸同不同迹而同理則雖偶異不妨太和幾微之際未可口舌爭也且諸臣不憶三四月間事乎遼陽一潰猥顧不暇遑惜異同則平日之矢口而爭者爲身起見爲國起見亦當于平旦之時隱隱自問了了分明矣人以用兵爲催官星又以破遼續朋黨論雖云謔語亦儘可思臣因是而又不得不豫盟于相臣也沖君御極衆正匡扶雖海宇拭目明良之會亦羣情占望風影之時無論搢紳臣見山人墨客下邑窮鄉亦心各有主喙各爭鳴喜爲左右袒此眞風

氣所流有不知其然者是必樞軸之地先幾覷破定力主持相與默融默濟毋謂獨味之羹各戒輿瓢之智庶幾不爲流毒所中乎此雖不必然之防而不得不上鳴宸聽以懇祈于救時哲相者如此臣草疏畢見府丞邵輔忠圭恩難報一疏語頗糾纏臣所扼腕而嗟嘆永銷結習者政此類耳統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激切籲禱之至　疏上得旨近來議論紛淆輒以異同起見這本剖晰和同有裨世風國體知道了

諫令客氏再入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伏見內閣傳奉聖夫人客氏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還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弗寧還著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瀆竊臣自入都門無論搢紳士庶皆頌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釁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令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德為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山陵竣事出宮奉有明旨不必緦緦過討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

一疏蒙聖旨寬容不加督責臣李欽戴今月廿六日果
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所期不謬而
搢紳士庶亦無不途歌巷舞頌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
令諭臣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託未必出于皇上耶青
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謂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
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皇上固聰明英
睿不世出之主也乃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
有是理乎使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非幼外之則
有疑丞輔相內之則中宮叶琴瑟之逑兩宮稟小星之

義起居飲食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摩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功卽位之日怵以遼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哀宋之懼此又天地祖宗仁愛之甚借外憂以動我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竭力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潸泣何爲者且皇上不念三喪並舉兩宮繼棄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

頃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竊意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興哀栖惓飲痛者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羣情宛轉揣摩而莫得其故甚矣爲聖德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以義絶若是則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閽不易奈何獨使么麽里婦狎近至尊哉昨臣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

不舌撟眼張者喪同禮臣周道登語臣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皇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嘆同此掖庭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蚤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間

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奸璫羣小內外鉤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搢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我祖宗家法森嚴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當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然皇上青年睿體得一姆氏淑愼周旋無損聖德且安聖躬嘵嘵拂聽胡爲者也竊體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其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諭詞禁外廷不得煩激是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喜此心即可以爲堯舜臣若承旨緘默是順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伏乞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問勞示無忘簪履斷不令出入大內瀆近宸嚴至于內侍人員亦須詳辨彼老成正直者

大抵不善爲逢迎者也願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錮勿旋罪而旋賞使輾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敢因是而并及之臣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疏上得旨云屢有旨諭如何不體朕心又來瀆擾侯震暘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

門軍法紀全弛疏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于前月二十六日接差皇城巡視甫八公署有燕山伍長閆科呈告內監吞賄坐占多軍事當批該總查解

去後隨據山東把總劉光溥回稱拘集各犯審據李堂供係府軍左衛直軍答應本門內官錢壽等三十員內除病故一員現在二十九員每一員內官占軍八名名曰小伴當每名每班折錢八十文各內官共占二百三十二名又有大伴當各內相下占軍一百一十四名每名折銀三錢一向交納不缺因本月初一日該伍長閆科上直拖欠伴當梶錢未與內官朦朧開送三十名于中府拘拏以致具告審據周四供係內官王受下家人趙鬍子供係內官趙昇下家人各稱本月初一日伍長

問科欠伴當棍錢因各內官聳揑拘拏以致告狀前情
是實等因到臣及巡視部臣張國紳會面質諸奸一一
索詐常例俛首無辭則贓證有據矣臣准擬十四日赴
署公審將奸徒責究昨進科門監趙昇等來見手出一
揭明開官錢原係太祖舊制爲條帚網巾之費問科每
月包認官錢三分執棍錢一百三十五文今九月侵尅
肥已懼罪刁誣等情因稱已具疏入告下錦衣矣臣始
駭內豎之無法無君明索軍儲贓要俞旨玩禁廷爲兒
戲欺巡視爲贅疣一至此乎彼見該總拘其兒僕不容

保領度臣審實後必將具奏故乘間先發皇上未及覺輒下所司打問豈知門軍之刁頑賣放相沿已久必該監未嘗利其有而後可以行其法昇等今日折官錢明日索棍錢彼日饒幾何能堪此乎惟借此爲名臣等巡視所到多雇覓乞丐充數臣初受事極意振刷輒取腰牌查對盡露前情咸訴爲內監剝膚計不得不出于此臣猶謂積弊相沿當漸漸釐革而昇等惕于法不可逃乘于機不及待豫混天聽先取各犯以去若至臣公審必將曰此欽犯也誰敢加刑如此則皇上設立巡視衙

門何用以一門計之毎月占軍二百三十二名折錢一萬八千五百六十文作銀三十三兩四錢八分又占軍一百十四名折收大件當銀三十四兩二錢以上二項共計一月銀錢六十七兩六錢八分以一年計之當得七百一十二兩一錢六分一門如此各門可知四衛如此各衛可知皇上試問昇等是否祖制是否爲應得之貨宿衛安得而不寡防守安得而不弛近來外患愈殷內備愈懈且閹官作橫所在而然門監尤稱無賴如捽憲臣辱輔臣不一而足皇上俱不嚴究以此驕恣無忌

卽臣叨巡視僅數日金海河死屍二一軀蒙皇上敕內外緝事衙門嚴查具奏褒如充耳而東華倒死男子又見告矣似此疏玩將嚴究軍伍而奪其糈難責其勤將少從體恤而法漸弛奸究漸不可問且業蒙告發未經剖質而先弄機關尤難輕貸伏乞皇上敕下法司究擬若侵尅果虛則坐閆科以刁誣之罪并罪衛官若侵尅果眞則坐門監及李堂周四趙鬍子等以科斂之罪而該監情虛誣奏亂法欺君尤宜嚴加究處庶法紀明而奸宄息臣亦得明其職掌矣臣草疏畢見兵部題差張國

紳督催宣大兵馬此固愼擇而使但臣等科道部三人共事所藉稽核守衞官軍總數及三日一換每班細數皆部臣司之國紳拮据有日綽有擔當臣與臺臣周邦基任事伊始實藉國紳同心整頓詳處一番務求妥當不作畫餅而國紳忽委別差該部疏議經略出關詞甚侃侃臣又何敢借留彼屬但所催後勁兵馬原係各地方官選發各有專管業已戒行今第沿途迎督已耳國紳現有職掌皇城一差亦非細故惟向來看作套數所以積弊相仍牢不可拔四五月間添差科道專守長安

等門是何警備今未可緩視也臣故不揣謂宜留國紳現核該監與該衛等互侵細數上聞以終此局聽該部另委別員督催兵馬不知可否統候聖裁臣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疏上得旨已有旨了張國紳題差催兵不得議留該部知道

禁廷人命疏天啟元年　侯震暘

臣叨皇城巡視匝月間屢報人命其沿鋪僵死查無主名者不具奏外其于係內相者一見于金海河一見于十庫一見于壽皇殿壽皇殿死屍劉大爲十一月初三

日事臣著把總查驗知係戊字庫官于忠名下家人有
伊父認稱煤氣燻死此或劫之以威或誘之以利總不
可知業有親爻領埋不必深究若十庫死屍劉三則前
月三十日晚懸梁于庫南廂房者也臣批該總立刻查
報據稱係內相毛奎名下家人素不守分蕩廢本官衣
服因而自縊現奉旨著司禮監拏問竊念縊則縊矣非
萬不得已孰肯輕生以理度之定從迫脅猶恐承問者
不免任意出入草菅其民凜凜是懼而兩事俱在月初
一陽節與萬壽節輻輳嵩呼臣不敢上聞然事關職掌

終難默默至金海河事則係臣題請在前奉旨敕內外緝事衙門嚴查具奏乃褎如充耳若罔聞知臣令懸死者衣服于通衢俟所親來認及有丁氏具告到臣稱氏男楊守禮來住官房九月二十六日梁小坡多人叫男出外口稱梁公要他不知何故身死禁河氏姪丁國臣見衣報知伏乞嚴究超冤等情臣止見幼孩扶掖丁氏眼枯口咽哀楚萬狀問伊姪何在則云以報知之故冤禁衛獄矣旋著該總查問稱係司禮監奏聞特下錦衣衛嚴行究問本內事情無由抄看臣念錦衣衛正所稱

緝事衙門介內外之間者必當關白臣疏取致死緣由直窮到底乃越日傳抄聖旨這事情你每如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臣益不解所稱回護者何指爲護內相則國臣尚有得白之時爲護屍親則國臣永無可生之路夫投河男子不知姓名憑衣搆認法也國臣見而報其姑丁氏丁氏痛其子死于非命而哀鳴情也死者死矣生者求伸得抑令煢煢老媪勢將與其姪俱盡不連殺三命乎代爲鳴控者非臣之責而誰責也亦在大慶前未便瀆奏亟核揭叩之司禮監據該監回文查得已故

牌子楊科官房一所原係科名下內官趙進忠將房恭
進仍與科姪楊守禮看守進納房租後有內官王尚用
貼進忠守禮項頭銀一百兩將房三人同住至今九月
內王尚用聞知各處官房俱有欽賜之語向進忠守禮
索要前項貼頭銀兩其楊守禮不知因甚情節于九月
二十七日投河身死至十月十八日有神棍丁宦郎丁
國臣孔六孔五王輔登等唆使丁氏指屍詐賴不遂夥
告夥證于刑部山東司審理丁氏會供守禮素有風症
時嘗舉發離家日久不意投河等語况此房欽賜梁太

監于二十五日投河于二十七日止隔一日梁小坡與
守禮素不識面且無仇隙實爲誣害不待辨而明也因
誣不甘于十月十二日將情具奏奉聖旨本內有名人
犯著錦衣衛嚴行究問欽此該衛郎將梁小坡拘集聽
審本衛于十月三十日具題覆奉聖旨這事情你每如
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欽此至今該衛尚未覆審等情
到臣臣乃知明旨所稱回護者蓋指國臣輩言也嗟乎
守禮丁氏親男也子死母告何待人唆國臣丁氏親姪
也弟死報姑何得稱唆且明有趙進忠王尚用與守禮

爭房致死謂不知因甚情節其誰欺乎孔六等不知何
人要来有有告而無證者由後言之所連殺又將不止
三命矣其謂丁氏口供風症等有無不可知卽有之或
錢神買和尚忍言哉夫司禮監必其人老成而明于國
體者任之固皇上所託爲親臣也似此多命曲徇情面
不仰承聖明好生之德可乎因念前月門禁一事監官
責軍骫法臣特疏糾參願爲皇上一釐宿弊乃趙昇等
取旨如寄而臣疏第云知道了含糊未明臣故將李堂
等三人闕送法司虛實定有著落聽該部具覆若人命

重情亦盡黑白倒坐其干悖國憲而干天和不小除劉大一案免究外祈皇上將劉三楊守禮二獄併敕法司從實從公嚴行鞫問俾人人知禁近之地三尺不私庶冤抑得伸臣叨巡視者亦得施眉目于掖垣侍從之班臣愚幸甚且臣非謂中官盡匪人也祖宗法制原不令干預政事今以臣職掌所關參者自參問者自問反不令臣預聞倒置甚矣故不覺嘵嘵及此併此後凡重大事情悉付外廷究擬廷臣自能仰承德意宣暢輿情其有偏私矯枉者臣等亦得以自簡從事當此國家多故

勿更開煬竈之端使羣情憂不在絕徼而在蕭牆也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丁官等已有旨了劉三併法司問擬

請發帑金疏　天啓二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天討方張公私俱匱懇乞聖明垂念危疆亟賜發帑以濟然眉事臣惟率土貢賦臣子職分自非萬分急迫何敢呼天妄籲乃蜀中不幸遘此異變有不得不懇乞于皇上之前者先是天啓元年五月內奉旨調川兵三萬援遼部文註定每兵一名給銀一十七兩通

算該銀五十一萬而監軍總鎮督餉等官與吏承廪糧戰馬船隻俱不在內是時臣待罪藩政日接部檄急如星火查庫貯僅四十八年未解加派銀四萬兩餘將京料鈌官貢扇價銀各邊軍糧盡行那借共解到重慶聽支者二十二萬兩沿江經過州縣如敘馬瀘重夔等處共兌支過大糧邊餉銀七萬兩餘俟內帑找補猶慮不足復兌解巴縣大糧銀三萬兩重慶庫貯清出屯銀三萬兩該府經行大足酆都等縣取解五萬兩有奇貯府聽支于時西土苟安東圍孔棘秖期速發以濟阽危且

謂時傍冬初會計期近那新補舊猶可撑持乃不意異常之禍頓生肘腋之間其在重慶貯庫者支發未半盡爲盜資川之西東財賦州縣悉被殘破雖保有川北下東上南三處而援兵經過坐派行坐二糧募夫搬運民不堪命逃竄亦空臣在圍城之中與賊相持一百日先後集衆五六萬每懼經費不支與布政使臣周著毫釐必較已措過銀十萬餘兩數又不足共立券書多方括借藩府郡王搢紳士民通共助銀六萬兩其力已竭今不惟各漢土兵嗷嗷需餉裹足不前卽松建各邊經歲

無糧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屢以生番圍城告在建昌則以蔺目蠢動告遵義兩次被占建武爲賊門戶正當戮力之秋孰肯枵腹從事臣閱邸報蒙皇上軫念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續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在巢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錢二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禍在通省其難十倍于播雖戰敗奔逃而渝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賄通鄰司結連黨類豕突鴟張更難收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爲犁庭之舉

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攻懸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諒此幺麼不難撲滅但兵多費廣不能剋日內帑資用之不敷外懼各邊之生釁臣愚不肖若不蚤疏控籲爲罪滋大懇求皇上愍念西南重地塗炭已極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萬差官陸續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翦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藺賊既平則諸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　疏入帝

從之

上復讎疏 天啓二年　　王之寀

臣謹奏禮君父之讎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

等時乃劉廷元曲盡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豬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

藥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于上矣又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姧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眞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紅

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姧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皆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非止大不敬也

疏入帝不問至五年魏忠賢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之宷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詔獄瘐死

新餉苦累難支疏天啓二年　高推

臣聞國之所賴以爲本者民也國失其本無以爲國矣民之所賴以爲天者食也民失其天無以爲民矣臣自奉命西巡由中州抵秦境時方四月麥已登場矣從此

而再俙秋禾八月以後其利猶可獲也追踰隴而西萬山叢集窮日馳驅無半里平夷之路亦無半里可易之疇百姓苦無餬口之資不得已而墾百仞之嶺以爲阡闢陡阻之壁以爲陌欹巃既不堪注薄土又不能滋一遇霪雨爲災漂蕩衝決則土去石出地盡糧亡矣其視他處膏腴肥饒安土樂業者不啻天壤之隔也且西北地寒窮荒之時序徵陽二麥至八月方熟天末之陰陽弗正諸禾入秋末始收一降嚴霜百穀盡槁稔歲不獲腹裏之半頻年復有旱澇之憂其視他處一歲二熟十

月滌場者又不啻天淵之隔也至秦中事竣攬轡西征其山愈叢其地愈瘠時已六月將終麥方吐華諸禾奄忽臣呼左右而問之西之山何如乎對曰不滅此處之山也西之地何如乎對曰瘠于此處之地也臣不覺伏軾而歎曰有是哉民何不幸而生于此域耶一遭荒歉又何以爲聊生之計耶越數里擁擁簇簇紅塵赤日之中披裘裸體之輩咸伏地遮輿而告曰遼餉苦遼餉苦不滅則民當餓死矣臣進而詰之奚爲而至餓死也民答曰山地荒薄三分不敵他處之一卽大有之年所得

不過五斗未有遼餉一斗徵納一半聊生既有遼餉一半納糧一半充餉民皆枵腹待斃矣臣因而窮之爾既餬口之無資至今何以為食耶民皆泣涕以道曰夏秋之間樹頭之產溪澗之菁猶可充腹時至冬春水冷草枯即山薇野蕨稍有存積然而茹毛茹草終非長物民盡輾轉溝壑矣言罷號泣之聲徹滿山谷臣亦含淚以慰之爾各安業即當為爾請命也越二日抵鞏昌即以民事詢郡守知府郭之祜細陳閭里之窮備言遼餉之苦其燭照民隱者至詳至悉謂民因遼餉而摧折者十

之二三矣此輩昌民窮之大槪也旣撥部來臨路傍廢
店近郭窮鄉家塞其門人泥其牖臣呼左右而問之此
何以故對曰此窮民之逃竄而亡其家者也臣因而詰
之逃往何地答曰東則散而之四方西則趁食于外地
臣不覺拊膺而歎曰有是哉散之四方猶可言也趁食
外地是驅百姓而爲敵也是何光景成何世界乎甫入
署中狄道金縣之民擁門而告遼餉之苦者視輩民無
二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急乎答曰遼餉之困甚
若倒懸不減則民無孑遺矣臣因而詰之奚爲而無孑

遺也民答曰山僻要荒地不堪種歷來正額不完加以四十四五六年三載亢旱顆粒不收民猶戀戀故土不肯輕去其卿井追遼餉一加重困難繼正供之催吏方去加派之呼吏復來完之則白骨無肉之可剜不完則官司催逼之難受百姓日窮日蹙茲皆空壁而去矣死亡流離不知其數矣疾首蹙頞蓋不勝其呼籲之悲也臣乃撫慰以安之爾各就里即當爲爾請命也已而知府冀懋中進署相謁手持一冊以示臣開而閱之乃五州縣窮民之狀也極言新餉之難完備悉逃亡之景象

蓋謂昊天不弔頻歲不登自泰昌元年僅熟其半次年又以冰雹爲祟半菽不獲兼以遼餉催逼堇戶流亡者十室而九百里之內人煙斷絕有司迫于催撽逼于守提萬不得已乃呼一二現在之民千方督責剜肉醫瘡以完前件窮者逃矣卽今富者亦以賠累而窮矣滿目堪憐視百姓之自吐自陳倍詳倍悉卽鄭俠之流民圖不作兩觀賈誼之長太息實無軒輊巳此臨洮窮民之情狀也按部踰河千里黃沙百穀難樹草木斷絕禽鳥亦稀其淒涼之狀視河東更苦一時執戈持戟之輩有

三五成羣有十百爲聚含淚而告遼餉之苦者視平民
更急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迫乎答曰遼餉之苦
甚于荼毒不減則軍爲餓莩必且空伍而逃矣臣因正
色以詰之向何爲而固吾圉今何爲而出此言也僉曰
遐荒絶塞沙磧不毛窮軍臥薪嘗膽以守邊疆全賴京
民二運以爲活計未有遼餉之時京運呼天不應猶借
民運支吾自有遼餉百姓皆以遼餉爲亟而邊餉全不
完納也有司皆以遼餉爲先而軍需通不照管也守戍
窮軍有一年之糧者有二年之糧者甚有三年之糧者

向猶典衣以自計今則無衣可典矣向猶賣妻以苟活今亦無妻可賣矣臣于風埃露處之中惟見淒慘哀憐目不忍視痛哭流涕耳不忍聞臣即溫言以撫之廟堂之上不知爾輩之苦楚爾宜念朝廷平日之恩養各守寍宇即當爲爾請命也臣乃立檄各道以查邊餉之完欠據洮岷兵備道右參政秦士文報稱洮岷之餉除京運欠五萬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也臨鞏兵備道右參政徐鎮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七萬二千八百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二萬六千四百餘兩也帶

管靖邊兵糧道徐鎮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五千三百餘兩民運猶欠一十萬四千四百餘兩也分守西寧道副使楊俊臣報稱除京運欠二十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分巡西寧道右參政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二十三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五萬一千二百有奇也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王佐才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六千八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萬九千五百有奇也帶管肅州兵備道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六萬六千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七萬四千四百有奇

也莊浪兵備道副使馮任報稱除京運欠六萬九千九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也以上京運共欠一百四萬八百餘兩而民運欠至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也嗟嗟邊疆何地守邊何事而忍令此輩之枵腹耶此又兩河窮軍之大概萬分不可緩者耳臣輾轉顧慮再四思維當邊庭告急之後神京左臂盡爲敵有皇上方且蒿目宵旰舉朝臣工畢智竭悃恨不能罄天地之藏括山海之積爲國家宏物利而襄至計臣即有胸無心寧忍自外敢不仰體皇上之殷憂竭

力公家而顧爲臨鞏之計哉獨計臨鞏天末也其地非膏壤肥澤之地民非家給人足之民也臨鞏小府也其減之不過九牛之一毛其加之亦不過大海之一滴也且甘固重鎭也由河湟松山紅井以至酒泉玉門數千里之長邊實全陜之門戶其關繫匪輕猶不減于遼左之重也諦觀自有遼事以來四川之變不知費各省多少物力矣黔中之禍不知費大內多少金錢矣郎山東河南畿內白蓮之亂又不知廑皇上多少憂思矣區區兩河仗祖宗之默佑皇上之威靈及道府之綢繆其不

至如川貴之續者倖也至火酋物故諸子生心虎視眈眈窺我內地即今九月二十後海外擁衆萬騎過我河南以示狂逞一時羽檄旁午日無寧晷即臣與撫臣日飭各道將嚴加隄備然猶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彼有糧而我無餉岌岌乎有累卵之危幸而天佑皇家敵之腳根未定二十三大雪二十四大雪海外駐宿之地雪深三尺朔風透骨冷氣逼人敵不能存縮頸而去河西一塊土不至蹂躪而莫可收拾者尤倖之倖也然敵可保其不來乎天可保其常雪乎萬一明春和煖捲土重來

則滿目鋒鏑不知何以支持已卽不然而窮軍內訌揭竿鼓譟又不知何以翦滅己計此時而方且動大內之餘藏以爲固圉之完計欲民之再出遼餉也得乎不得乎卽欲少緩須臾而不爲之速賜蠲免也能乎不能乎

臣想皇上超然遠慮則新餉之罷當不俟臣言之畢矣

臣草疏之餘時閱邸報見諸臣之請蠲新餉者舌敝脣頽十之八九皇上之注意危遼如俞所請者十無一二

臣不憚三草三毀躊躕再計然而地與地不同民與民不一臨鞏之民所供皆係邊儲臨鞏之糧計數不及他

省之一大縣然蠲之在上不過毫釐存之在下不啻巨萬民之困窮倍苦民之望恩倍切臣之遍歷兩河目擊民艱日夜嘔心為國為民一念樸忠告于皇上者如此昔帝堯在上一民之飢猶己之飢況今之啼飢有不止于一民乎文王在宥民未有傷視之如傷況今之窮民有不止于如傷乎伏乞皇上軫念窮邊亟停加派俾民得稍遺餘力以自養即遺餘力以實邊並敕戶部速發京運以救涸轍之枯魚庶軍民其有瘳乎兩河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戶部

知道

防緝都門刦盜疏天啓三年　宋禎漢

臣惟論治者莫不以弭盜綏民爲先圖課吏者亦莫不以盜息民安爲稱職蓋小盜大盜之積也而刦盜尤癘亂之階也嘗見斬木揭竿弄兵潢池之事率皆繇于胠篋探囊禦人剽貨之徒故在清平之時而防禦捕緝法已不容忽矧今搶攘際乎凡在郡國之間而刦掠相聞漸已不可長矧近在輦轂下乎詎意邇時法度廢弛盜賊縱橫鼠竊狗偷猶不足問鴟張豕突實繁有徒臣前

月初入班行聞順天府庫被劫心甚駭之未幾北城復有劫殺一家六命之報益駭聽聞然皆幸而獲不踰時網不甚漏也今月臣奉堂劄接管南城之次日即有正東坊住人王廷勳告于十二月初三日二更時被盜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次日據正東坊住人程惟勤告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被強賊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據正西坊住人李嘉賓告于十一月初九日夜被劫臣已批行各該總把勒限嚴緝外因查卷簿則冬季之被劫行緝而未獲者不獨此也在十月二十五日則有崇北

坊陸道被刼矣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陳六被刼矣聞十月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尹代卿被刼矣是皆刼在黑夜責在捕營各經批行該總把臣陳邦政等嚴緝去後而杳無一獲者也王廷勳等三起之未獲尚在一月之內陸道等三起之未獲直踰兩月有餘捕總之職掌何事兵番之分布何爲旣不能勤巡邏謹鈴柝防之于未失事之先復不能嚴期限密查訪緝之于旣失事之後攻剽每月疊見捉獲累月尚淹則將焉用巡捕員役爲哉迺若總把臣尤有可異者在王廷勳之被刼也正

其該管地方廷勳當盜至之時潛出奔告于把臣乞其救命把臣直應之曰誰人不有命廷勳因泣懇再三懇卽發兵追捉而把臣竟恬然不理夫有地方之責者一聞有急便當不介馬而馳矣豈有求救者號呼于前刼財者狂逞于側而忍于袖手敢于坐視若此此豈獨不知有官守亦豈復有人心者哉隨查夜巡番役每牌鋪額設二十人不爲少矣惟是捕官往往尅取常例受賄買放遂令嚴更夜柝寂不聞聲救捍躡追茫不見影而各番役輩捕緝無能迺唆盜扳良指賊行詐種種作姧

逞惡平民之被其害間且有甚于盜者法紀敗壞殆盡
盜賊安得不橫行也至于督捕郭欽者有提督之任無
督率之才既不能弭盜以靖郊圻更何辭瘝曠而溺職
守臣草疏已畢適見兵部覆疏謂欽精神用之以彌世
情不暇用之以詰不軌是該部既知之稔矣玆時何時
提督何官彌世情與詰不軌何者爲職分所當爲豈有
明知其不稱而尚可一日容之于其位哉伏乞聖明垂
照如果臣言不謬卽飭該部將把臣等分別究處用警
玩曠仍速推賢能以任提督俾率各捕員役洗心滌慮

設法防緝未獲者務緝盡獲無事時恒防有事庶法紀振而盜賊屛跡京畿靖而四方咸安矣　疏入得旨這劫盜防緝等事屢旨申飭本內捕官賣放夜巡及番役唆盜扳害尤切近弊著嚴加禁治把臣等分別究處該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薊地善後機宜疏 天啓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恭報薊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酋掃穴又慮酋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旨擒酋建功贖罪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得功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偽都督李遠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于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

問古藺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藺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翻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卽欲仍置宣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闌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

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苗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侵尋至于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苗而置之不較陰謀旣久一旦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也尙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田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

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苗保護內地計無善于此者
若黔省以為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
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
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酋業已無黨無家
入險遠遁或旦暮擒縛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
脣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
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衝羿子倮玀等關直入大方該撫
臣即督合營兵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撥箐事畢再發重

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
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仳㒧未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
最爲可慮臣憂心如惔不能朝夕疆土旣淸蚤宜確議
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四川
監察御史溫皐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俯賜裁定敕部
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請轉行臣等次第料理
奏報庶西南苗猓之地奠安于萬萬年矣爲此具本謹
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地震陳言疏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惟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徵臣觸目陰陽之舛戾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以處此東則製械造車惘然思逞西則陽順陰逆狡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遼餉加派在官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應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時給卽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每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卽竭蹶芻牧而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

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異皆足鬱和臣自嚴濫竽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洊臻思奉職之無狀所當痛自修省不遑寧處者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為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于幾微而君之同天也轉移于呼吸即今似有不容不亟為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由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事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救藥靡施將無啓煬竈而滋猜嫌乎是內

批當愼也如瑣瑣婦寺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將無嗟濫觴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鯁之大僚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騏驥于伏櫪舍楩梓于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金吾之韃櫜總屬朝家之扈蹕羽林之貔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于貂璫幾同伏戎于肘腋旣糜大内之金錢且胎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内操宜罷也以上四者均足爲聖德

之虧損也伏望皇上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而災變消矣　疏入帝不納

地震頻仍疏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瀛津數百里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感召也請詳言之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爲望洋卻步者也今樓櫓洒天艅艎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于驚濤怒颸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皆新餉也海內所爲竭澤而漁者也左輸關右輸鮮梯航無巳耗

徼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爲備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兗調薊門調關門足不停而席不煖弱者踣于路强者竄于途今日壁壘幾空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乎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明詔與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虩虩摇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既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宜戒也儉德

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而召對宜舉也以至深宮燕處培養無疆之祉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蓮妖巳平而蚩愚無使擾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採納忠諫慰答寰宇之望尤不可不蚤也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天不能爲災地不能爲異而皇圖愈爲鞏固矣　疏入帝不納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天啓四年　楊漣

臣竊惟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秖供掖廷洒
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
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
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
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
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
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
孫杰論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
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愼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

賢悉排去之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
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
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
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愼行
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
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
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
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

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疾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

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内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衛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

廕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
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
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
爭煤窯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
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
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
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
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
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

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
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涖任忽傳旨詰
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于
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
緝姦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
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巳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
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
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

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漼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

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

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

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

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

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

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刼致掖廷之中但知有

忠賢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而不知

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

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

靈尚尊于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疏入忠賢黨魏廣微調旨切責自此忠賢日謀殺漣次年再興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法拷訊遂于夜中斃之

請除姧璫疏天啓四年　　蔡毅中

臣思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

雖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于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姧璫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㒺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

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恐究舉朝羣臣欲于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欲于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竝著與神祖媲美矣　疏入帝不納

糾傅櫆疏　天啓四年　左光斗

臣惟君子之别于小人者淸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淸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鵠終不可以爲烏鳧終不可以爲鶴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臣于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爲邪臣比匿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褀太和事内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淸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淸

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著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絶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樾之意矣樾之意不利于攻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嘗亟稱其才品

國祥二十年清洊臣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爲讐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揑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倒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也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預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

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安給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塡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

臣身在言路不能奬恬拔滯爲何掃除淸流顚倒國是
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賢才代兹重地 疏入
帝有旨左光斗以淸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著
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以蘇松兩郡料額有定無點金之術以遂織監谿壑
之求李實因此肆螫于同知楊姜臣願一罷以白此丞
之無他而皇上不加臣以譴逐更令安心供職又念臣
力請免楊同知之逮治而革職爲民此不惟臣荷優容

之仁卽楊美亦深感寛處之德然而美原無擅減之事以此坐錮臣雖靦顔就列誠有大不安于心者頃又見李實摭拾遑辯鋒深情遁措詞倨侮垂涎無厭皆由宵小指點提弄臣不明白參透定貽不了釁端夫袍段以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額止有此數卽實之疏亦不敢謂蘇松料額有濫此數之外事理甚明不煩喋喋楊美奉法急公並未擅減昔漢文帝以皁綈革履致海内之殷富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行三司議節省宮壼服御假令美果能爲皇上減省冒費是以中興之

主望皇上則固敬君之至者豈不卓然賢吏然而原非有減也皇上聽實之言而以擅減不敬坐姜此天下所共憐臣之所大不安而皇上所當轉圜而昭其覆盆者也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官府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乃又有背違成憲洪裂舊章兩事則歲改袍船是已夫李實初時之營領袍差也曾具疏欲踵孫隆行事而孫隆于蘇松袍服之外未嘗侵管鎮徽寧廣各府州歲改此數處向無貂璫之跡今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隨絡繹

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搆出事端誠恐禍生叵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憂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于地方不再計而明矣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一也又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鬧萬千之稅不念也此其必不可紛

更者二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勸皇上奢侈少勸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伏乞皇上嚴諭李實于歲改袍船一事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攛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甘爲聖世逸民更當諒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臣言見采地方蒙庥雖加三

褫臣官有餘榮矣疏入得旨楊姜稽誤袍段把提運船已從輕處巡撫官表率一方職專察吏豈得漫無甄別一味護庇如再瀆陳錫姜定行拏問

請興江南水利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粒二百餘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白茆劉河三江蓋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澤咸歸翕于此爲宣泄入海之道近劉河一線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茅二水則淤爲平陸前代屢濬具有史志可

攷國朝永樂二年尚書夏原吉來濬之正統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濬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濬之至今而五十餘年並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茅則海林塘墩鎭涇等處俱久塡塞先後建議之臣皆以爲請本屬鄉紳亦每每叩閽求濬而輒以費浩中寢三吳百千萬生靈之命脈引領此舉而皇上未有治水之命地方不敢擅興大役迺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淹沒直浙數郡皆受其患如常州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上海青浦無錫

宜興等邑之間荒田數萬頃每遇漕白兌運之時有司但得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又不甘心為低區白賠以此有司常致成降罰而小民受敲扑追呼亦終不能完額今年巨浸暴漲瀰千里者水之為害也兩後停蓄經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為害也若今日又因循不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矣臣查都御史海瑞開吳淞用銀七萬有奇前按臣薛貞曾委官估計數目亦不相遠白茅則知縣宋賢力請疏濬大約工力可五萬而足通計兩江工費以十二萬

計查三十六年除應天六府賑濟不計外蘇松等府實
帑發賑銀五萬度今時詘皇上不能多發帑金而賑災
不可少或可就以賑數再添一二萬發開河工臣檄各
鄉飢民盡赴工作計丈定工計人授糈計日給值所全
活必無量而水利亦興後雖有霖潦不至傷稼昔宋臣
范仲淹守臨安遇歲凶轉乃大興工作募飢民赴役就
食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今臣所言實倘欠五萬兩容
臣于所屬再搜括積欠導河銀並贓贖再查照往牘或
量行徵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之法惟在尋其故道淺

者深之窄者者廣之應閘者閘應堰者堰應石者石豪民有于淤地之傍墾成業者如不大妨河心寧稍縮其河面以存之期于水通而止但不許一二奸猾占淤塞爲私業昔成祖命尚書夏原吉出治水遣官齎水利集以賜原吉其注意如此是以奉行者皆殫其心力克有成功今皇上若肯留神此舉乞于工部司屬中簡任練達官一員來董其事以明聖意之決方不爲道傍之築至于分任府佐等官則就所屬可揀用也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請修省以弭災疏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看得臣屬松江去春已有地震之異今次且震亘數百里搖動數郡矣抑且有一二時而兩三震矣震而瓦木有聲至有圮城頹屋者矣稽之史曰陽爲陰所塡而不得升則震姑勿論占驗之說豈有陰壓陽而二氣不干五行不爽災沴不生人物不戾者乎伏見報京師地震奉聖旨今歲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朕深懷儆惕封疆多事著內外臣工盡心職業務修安攘實政毋事虛文臣等躬值此異皆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加修省

及申飭文武將吏矢心慎毖共圖消弭外竊照江南祖宗陵寢之地財賦數百萬所出之區此地安危天下治亂之候也而今日天時人事有大可憂者江左素尚風流重儒雅近乃好談兵語亂伏覩皇上銳意求治臣等方以爲是中興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見邊事尚急派徵無藝且曰是季世之象偏袒而奮白梃之秋也轉相愚惑遂漸搆逆萌雖各各就捕而餘黨豈盡消滅臣卽條教與刀鋸並行未便同心嚮道不可不謂人心之變也又去歲七八月忽旱垂黃之頴轉爲牛實

之穗棉花則牛顆不結而歳征布縷皆謀轉鬻于中州各河道處處乾涸即孟河太湖之間素汪洋澎湃且枯澀不可行舟貨物柴薪一時湧貴父老皆以為百年未見之異臣于歳災未敢輕報以啓小民覬望負税于水涸亦不敢輕報以不祥災異傳播中外然而不可不謂天時之變也有此二變而地震隨之臣等又虞其召災于將來也震後不十日而浙之長興遭大盜慘變此亦其徵應而臣等又慮其未盡消融于已事也昔漢宣帝聞地震下詔求直言舉賢良方正又假貸貧民而災變

亦遂消弭伏乞皇上求極言敢諫之臣舉巖穴忠讜之士亟講所爲盡人事以回災變之策又望俯念江南虛耗已極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以奉歛吸長此不已必馴至不可救藥目前箝塞未靖庚癸時呼即不能下蠲租貸貧之令亦宜遠沛德音一切煩苛盡行報罷行郡縣吏務于催科中求撫字之仁臣等凡民間疾苦具疏請命者祈一一允之施行則閭巷無怨讟之聲而姦徒亦不敢有越軼之志根本安而民氣和而天地變異自消矣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水災請蠲賑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于五月間以稽天巨浸漫連數郡菽麥蔬菜連莖葉以俱沈棉花禾秧浥洪濤而盡腐桑田化爲滄海號泣偏于郊原業具疏報聞諒聖心惻隱覽疏必愀然動念臣猶謂三吳雖地不堪于兩種而六月尚可播烏苗通行災重地方有司官親往各鄉勞來督令堰築者捧土畚築溝塞者決淤濬通富戶令其捐貲借貸貧佃令其竭力戽車私計稍高之區或可補插薄穫不謂自臣拜疏以後又經一月今且三秋入序而晴霽之後水且益

漲兼以吳淞白茅二江五十餘年不開入海故道湮塞而浙省若霅諸派與江海翻波逆湧蘇松常等數郡地形如坐釜底不能宣洩今舟楫往來不循河道每見飛帆鼓楫于田畝之間以取捷徑臣令人往驗地淺者可沒頂深者則沒數竿其地勢最高者亦當褰裳而涉補插晚稻嗟已絕望且村落屋廬盡如水中亭榭久爲魚鰕之宅叩之則閴其無人而散之四方者亦不知其所之甚至有枕藉死亡于水厓而不知其姓氏者矣大都無郡不災無邑不災或川騰谷沸人畜蔽溪而下或城

圯屋漂男婦巢樹而居或廳署泛汪洋之浸或圩堰瀉
澎湃之波或舟筏撈入于城郭或杖鉢呻飢于道傍此
等景象見者垂涕聞者酸鼻父老皆言此災比萬歷三
十六年其數有倍蓋三十六年高郷未甚浸而今則高
低並渰三十六年一漲便消而今則兼旬不退三十六
年菜麥已收而今則饑饉薦至三十六年積貯尚饒而
今則十室九空三十六年地方寧謐而今則人心思亂
臣而言及于人心思亂則固有不敢言又有不得不言
者皇上方以江南爲治安顧決禍患于旦夕似欲以危

詞徼浩蕩臣是以不敢言然而蛇豕之徒無日不包藏禍心雖倡亂者不必飢而以無居無食之民誘爲斬木揭竿之舉其號召甚易是以臣又不得不言嗟夫罄土之毛不足供食指之衆矣而鄰境又無可乞糴鉏犁既賒牛犢亦賣始于搶奪究而弄兵夫豈盡不必然之慮哉周禮荒政十二究之以除盜賊明荒之必亂也荒則必亂故弭亂莫如救荒而救荒莫先足食足食莫先于賑濟與蠲折今東西跋扈師老數年餉耗無算皇上與閣部諸臣舉軍國最急最乏之需以待濟于江南而臣

欲以江南最危最苦望澤于皇上似乎見一隅而遺全局臣惟計全局是以益重一隅今日所望皇上亦不過大施一年之惠蠲折賑濟以救此瘝瘵䅶鋤小民俾歲歲爲急公好義之百姓萬一荒而致亂變出叵測如前所逆料者即大費軍需未必便可收拾一年之不割而數年蠲之乎臣所謂顧全局而益重此一隅者也又有言者曰折米利在有田之家不在貧民不知粟出于富人之藏而入于貧者之腹江南豐歲且資客米儉歲益不可支若不先下折令則富室有所積必曰此自留以

餬口者也富商有所囤必曰此徐鬻以上供者也如是而米日乏價日貴民卽持錢無可買處近見松江十二錢買米一升視京師等貴而姧徒洶洶所屬至有强開粟舍之廒强搶販夫之米非不懸重典以創之正恐徒法不足以止亂七八月後景象當不止此誠于災重縣分速允蠲耗折米則民間稍有葢藏及商賈之囤聚者皆出鬻以倡貧民雖價高不能禁抑而有貴米可糴就中所全活亦不知其幾千百萬生靈此所寛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葢列祖皆深知江南賦稅其輸將

獨多江南安危其關繫極重是以凡遇災沴之歲特沛浩蕩之恩誠以所豁者小而所保者大也今歲撫屬漕白正耗米二百五十餘萬石俱輓輸以達太倉如查儲積通算可濟若干時卽于全災縣分允漕白蠲耗議折至于賑濟乞照往例特遣官員齎賑更望留淮墅關稅一年及稅契事例贓贖魚課行賑誠災重民飢事勢急迫不得不爲不達時務之請今皇上仁慈天縱眷念定鼎之區在事諸臣軫恤時艱特先本根之計必有大沛德音以慰雲霓矣　疏入得旨江南水災已有旨了作

速勘奏繳賑其目前要緊事宜不及奏的便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劾魏忠賢疏天啓四年　　魏大中

臣謹奏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于内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于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于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

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枝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于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于上耳　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切讓次年以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刑拷訊獄卒受指與楊漣左光

斗同夕斃之

極言捕務不修疏天啓四年

高推

臣聞天下之至微易忽以爲不足畏其中實有不可測之憂狃者視爲故常識微君子每早計而豫防之若夫四郊多壘鼠張虎視之輩蠭蠆四起糾衆横刧苟不急圖式遏亂略之策欲成久安長治之業其道無由矣臣自丁未通籍中外無故桴鼓不鳴即有一二鼠竊狗偷夫亦畏首畏尾躡跡潛蹤未有通衢大都之中青天白日之下肆行剽刧旁若無人如今日者惟是東西交訌

加派頻仍海內動搖大盜蠭起以畿南則有沙河劫鞘之盜矣河南南陽縣又以劫殺守備張承茂告矣外而窮鄉下邑萑苻探丸陸梁肆害弱肉强食者不知凡幾也以近郊則撫按之家眷截矣出使之少卿又截矣下而弱植孤蹤巨商大賈流劫殺掠道路以目者不知凡幾矣以都門則順天府庫劫銀二千矣眞武廟衚衕許國熙被賊殺死六命矣若宦遊京邸明劫暗偷吞聲忍氣隱匿不以上聞者不知凡幾也臣甫任京營職司捕務昕夕冰兢食不下咽每私憂過計慮如漢季之赤眉

黃巾我朝之劉六劉七往事之白蓮妖寇一夫大呼千百響應揭竿斬木弄兵潢池此其毒有不可勝言者又最可慮者近聞强敵欲從喜峰口進邊遠征既無兵革之足恃近攻亦無捍衛之可憑此其禍又有不忍盡言者臣每念及此肝膽俱裂是可不爲豫防哉防之則在守土矣守土賢則捕緝維勤消弭有道大盜無橫行之期守土不賢則玩愒成風禁戢無策小民亦無安枕之日是以渤海之盜以龔遂治之而自平廣陵之盜以張綱治之而自解關中之盜以王溫舒治之而自息若夫

今日盜賊之縱橫其弊有二目前弭盜之急者其法有四弊何在盜之生也責不獨在盜也責在捕盜者貓鼠同眠豺狼莫問親識也而故匿之以養交得贓也而故遁之以使縱甚有窺伺上官之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爲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塗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蔽之以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肯拏盜又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

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虺弗摧爲蛇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猶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囊可撲則撲之萌芽折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憝巨惡廉得主名主竊則坐之以竊主强則坐之以强大羣渙而小羣亦空矣可令盤根據結乎一曰勤捕捉蓋某日失事卽令某日嚴拏盜尚未遠贓跡猶存一成鐵案則百喙莫解如驟雨當前令人欲避而無可逃是迅雷難掩之訣也一曰嚴三尺蓋鞫盜憑贓若贓罪旣明

應流配者卽流配應梟戮者卽梟戮律例昭然毫髮不貸如烈火在望令人畏之而不敢近是拔去病根之劑也夫令長弭盜之官也若保定若東安若文安不能禦寇而反爲寇所刦則平日之疎玩可知已至都城内外容臣與巡視科臣嚴督捕役晝夜緝拏以清輦轂伏祈明旨亟敕各處撫按道府諸臣加意督屬各該有司軍衞遇有强竊卽從實申報如半年之内盡數拏獲者卽紀錄優敘倘有隱匿縱容朦朧不報坐視不拏卽拏有不及分數者輕則降級重則三褫庶法令明而人知儆

人心儆而捕緝嚴捕緝嚴而盜無容足地矣此芻蕘狂瞽事期可成如但曰言之而已乎實義之所不敢出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盜賊縱橫剽掠皆因地方官巡緝不嚴以致滋蔓這所奏著便行與撫按官嚴行督捕不時申報有違玩的重行處治該部知道

請斥魏忠賢疏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竊惟宦豎之惡譬猶人腹心肘腋之疾未露當嚴爲防禦既露當亟爲殄除絕其本根勿致滋蔓故免于當斷不斷之亂臣不敢遠引即如正德時劉瑾朋比習非

初經科道交章論列處分稍濡而瑾遂貿緣復用幾成
不軌逆謀雖卒正典刑乃國體所傷實多矣萬歴時馮
保欺罔專擅隳被臺臣糾劾神廟遂赫然震怒將保等
正罪籍産嗣後近侍斂戢四十餘年間無復敢竊弄威
福者矣是在處置奸豎之法遲迟只爭頃刻利害輒判
千尋兩朝之已事可鑒也臣前有爵廕不宜輕畀一疏
特爲太監魏忠賢逞勢弄權已見其端竊思恩寵太過
必將怙寵益驕因驕益恣貽禍且有不可言者故以裁
溢恩請皇上者實以嚴防馭望皇上也詎意下忱渺薄

未足仰回天鑒乃忠賢之恣肆果且日甚一日頃臣堂官楊漣目擊憤發揭其諸大不法狀臚列入告中外臣民莫不傳誦稱快而不意竟蒙嚴旨臣從邸報中捧讀至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之語臣不覺悚然自念曰皇上而不慮及孤立也則已誠慮及孤立也則忠賢者尚可一日留之在傍哉夫今掖庭之內非媚忠賢而爭求爲容則畏忠賢而惟恐獲戾是皇上之前後左右無一非忠賢所植爲私人者也章奏之間稍觸忠賢之所忌則必寢閣偶傷忠賢之所愛則必折抑是舉朝

之正士忠言無一非忠賢所得而壅蔽者也故忠賢留而主勢適成其孤忠賢去而主威適因以振皇上何可不熟思之也憲臣疏中有謂積重之所移人人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是正恐黨與漸成而皇上將不免于孤立也故請亟除忠賢庶幾可挽孤立之漸是正體先皇顧命之惓惓而盡忠于皇上之苦心也皇上何可不熟思之也矧忠賢在今日不惟有不容不去之辜亦有不容不去之勢蓋人之姧惟未至發露猶或徘徊蔽飾可望有省改求全之日一至摘發而仍得倖免必益無

復顧忌奚啻心驚于騎虎直敢氣錫于張鴟勢固然耳今忠賢奸狀業已昭揭倘不及早處分勢且日益肆志將如縱轡之馬決隄之水馳驟潰裂至于不可收拾羣下所兢兢過計有不止主勢孤立已者弊一至此即寸誅忠賢寧足贖哉皇上又何可不熟思之也且皇上所以未忍遽問罪于忠賢者特以其効勞自先朝耳夫馮保非亦事神祖于先朝爲穆廟付託之內臣乎神祖一聞其惡遂立斷而嚴譴之以今皇上躬堯舜之資懋法祖之德豈以神廟能納臺諫之言斷之于保者而皇上

顧懋置憲臣之言靳其斷于忠賢乎竊知清燕熟思之下必且奮然振挈乾綱無俟臣詞之畢矣臣昨草疏已就適聞同官具有公疏因即列名共籲冀合詞易以動天聽乃玆尚未奉有霆斷輒敢不避贅瀆干冒宸嚴伏乞聖明念權璫之去留實關肘腋喫緊而乾斷之遲速尤爲利害攸分即將忠賢亟賜處治庶收盈廷忠益以俾君側肅清則伏戎不復在旁斯黼座無虞孤立矣臣無任悚慄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屢旨已明不得又來瀆奏該部知道

極言濫舉縱貪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惟外吏三年一入覲受計典至鉅矣而屈指今距計事尚無浹月期云屆矣邇者皇上勵精獨斷自柄銓總憲以曁掌科掌道效功諸臣悉廑宸衷慎擇特簡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欽仰聖明適當大計羣吏之時丕示人政一新之象甚盛際已臣願効區區曩裨察典萬一者竊以爲激濁之用宜莫先于道府而州縣之課當先嚴于甲科蓋臣起家外吏矣嘗見道府錚錚表著者固十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播惡必倍甚于州縣

蓋彼恒自恃爲莫敢問也即有問者亦必待于積久不可掩護之餘則其貪墾已盈矣況且有未必問者乎又嘗見甲科中亭亭循卓者固亦十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狠狽必倍甚于鄉貢蓋彼恒自視爲不至敗也即有敗者亦必待于潰濫不可收拾之際且雖寒灰可燃矣況直有不必敗者乎吏弊人情一至于此倘不著實綜覈及早摘發則此膏枯髓竭之氓復能堪鴟張虎噬之官哉至于卓異之有舉以風頁也迺見舊時在外所擬方面必屬省會道府有司必屬俸深甲科詎

知舉異何等關繫使惟省會之是拘則是人因地重又
思惟俸深而後預則是挨年取貢耳甚有煩言巳嘖于
衆口而該省顧惜情面猶欲以混充亦有官評共見爲
平常而大京締藉奧援徑得以濫竽似斯弊習又何貴
于斯舉爲也夫卓異者非常之謂須眞才通八面而後
可謂異人之才須眞守嚴一介而後可謂異人之守非
常之名必有非常之實方足以當之又必有非常之寵
方足以酬之茍既標爲異品而考覈生平曾無異于儔
伍作用則盛名難副或既褒爲異等而比及遷擢仍無

異于尋常資格則殊典轉輕臣竊謂今次此舉寧刻無
徇寧少無多多宜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尤必採
諸本省之報牘質諸舉朝之公論有實見其某地某狀
可據爲異才實見其某時某事可據爲卓守者而後錫
以宴獎之榮隨卽優以不次之擢是非常之寵與非常
之實相副厲世磨鈍道無踰此者倘一時偶難其選則
寧闕其典以示重愼勿濫其人以充數也其于風[illegible]庶
有實效乎贓吏之拏問以懲貪也迺見彈章所臚列贓
私每以千百計而究竟莫追其二三卽前次大察提問

亦十餘人矣詰其贓果能徹底窮究盡數追完以六公帑而佐餉需乎恐未必其然也且如陶朗先六十萬之贓已經科臣勘結千真萬確屢奉明旨嚴追者而猶輾轉支吾廣營開脫矧夫付諸該省之提問者撫按不過下之司道司道又轉下之府廳供贓滿紙追時多成子虛銷繳無期限比祇應故事有懲之名無懲之實吏更何憚而不貪也臣竊謂今次有應拏問諸人其在朝者即付法司訊究至追完日亟行分別配遣以正其罪其在任者移文各該撫按務要勒限問結勒限追完如過

限未完卽將問官一併參處則犯者足爲殷鑒而人不
敢效尤問者重于自顧而法不至曲骩其于懲貪庶有
實儆乎夫玆時司計諸臣皆仰荷皇上特達之知倚任
以振久弛之紀綱而滌積刓之治道者則各矢虛公共
圖整頓諒諸臣有同心焉而臣尤欲以舉行實政四字
爲當事者殷殷望之庶幾協方新之人煥維新之政計
典因以有光而吏治民生均有賴矣伏乞聖明省覽臣
言如有可採亟敕各衙門申飭施行　疏入得旨近來
吏治日隳甚至濫舉卓異縱貪官該部著實綜核舉行

陶朗先如數追贓還作速具奏

修政恤民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聞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故自古聖帝明王不恃天之不降災獨自恃有轉災爲祥之一法從克謹天戒以克享天心無不立效者恭惟我皇上躬天縱聖明之資敷敬天勤民之政謂宜天休滋至而兩暘時若也詎意年來災異疊見入春方有風霾地震之警徂夏而亢旱且日甚一日中外人情莫不皇皇然懼人窮之已極何天怒之未艾耶臣愚竊以爲惟君與天精祲相盪善敗相

因故災異之來天所以仁愛人君也遇災思懼君所以善承其仁愛也攷昔苦旱之甚者莫如商湯之世而致雨之捷者亦莫如商湯之世觀其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方數千里矣是惟君乃能格天也明甚載觀其首舉以自責者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是格天當先圖其政與民也又明甚茲誠欲轉災為祥轉旱魃為甘澍即羣臣深憂私懼無益也惟在穆清之上于政與民之間實加之意而已夫政最關繫者莫大于詔旨之傳宣臣伏覩冬春以來言有稍觸忌諱輒多留中即

忠藎補牘而竟靳吁俞今之恒暘而不雨得無應是歟近且有甫奉明綸旋聞反汗令臣下惶惑而莫知適從今每欲雨而復暘得無應是歟以至讜直之優卹屢經籲請猶未得焉而恩詔幾莫彰夫大信中旨之親裁間出票擬所弗及焉而輔臣若莫効其贊襄是皆關于政體之大者而已有不節之虞漸成否塞之象又安得不爲亢旱之徵也乃民之失職尤莫今日爲甚矣比年徵調頻仍而戰死者逃死者不知塗炭幾許生靈邪教蠭起而從妖者敵妖者不知芟除幾許民命此其厲氣原

足以干天和而況弊政又足以離衆志自加派之令日繁閭閻之脂膏血髓已遍吸遍乾焦枯而無起色自攷成之法日峻有司之追呼敲扑每如焚如灼悉索而無了期即使天行無水旱之災而比屋空虛到處蠢動識者已切杞憂更奚堪夫災祲之稠疊耶臣憶去歲給假家居時適值臣鄉累月苦旱米價踊騰人情洶洶在福州則古田閩清在建寧則松溪浦城在漳州則詔安山谷間遂有聚衆千百揭竿肆掠者不旬日而亂萌踵至閩省震驚賴一時在事諸臣協力斡旋幸不及于大亂

者幾希耳迺今以臣所聞旱魃不獨在京畿也外而河之南北山之左右楚蜀關陝之東西皆非無事之國也而皆有赤地之災無麥秋之望饑饉方且洊臻盜賊安得止息是民已思亂而天復若以旱挑之亂焉言念及此誰不寒心尚可泄泄焉不爲此孑遺計哉今之時加派雖未易卒省然如科臣所言陶朗先何棟如等確有實跡之贓共有數十餘萬尚無一文之納查皆久經奏題奉旨抵餉矣獨不可上緊勒限盡數嚴追或亦可寬加派之銖兩乎孜成誠不得不嚴然如餉臣所言舊額

遼餉三年內計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未經給發不審貯解何地業已奉旨查覆矣獨不可立刻清出給濟夏餉或亦可緩攷成之須臾乎他如徵收火耗一節非不屢奉嚴旨禁革炳如日星無奈有司奉行猶然褎如充耳祗見餉額有加則耗羨輒隨之加倍故加派者小民無窮之害而不肖有司之利也有察吏之責者獨不可加意詳訪不時特糾數人正法追贓懲一警百或亦可令陋規之漸洗民生不至重傷乎蓋方今之民害已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但得寬一分則民即稍寬一分之生

機緩一刻則民卽稍緩一刻之死路故求莫求寍者能
就未易猝省中曲求其省就不得不嚴中曲解其嚴猶
庶幾于失職之民補救萬分之一卽于惠民之天挽回
萬分之一耳至于州縣俸未及期者議暫免覲俾各地
方得免署官之騷擾而復得賴正官之撫綏各有司得
省道里交際之浩費而且得免因公科斂之汚名誠爲
救時良策業經科臣尹同臯與臣同官李應昇劉之待
先後具疏蒙允下部計當事者軫念民艱必與覆行然
覆之此其時矣倘更遲時日則越在遐方者恐已俶裝

于途借以派索者恐已染指于鼎又何如速覆之利民更普也凡臣所言或諸臣所已言而未見諸行或諸臣所欲言而未竟其說竊念就政與民之間以求格天之實端不越此輒敢不避瑣聒懇乞皇上仰念譴告之蘊隆俯軫孑遺之湯火慎傳宣于出政之地速赦所司布寬恤之條則側身思過既遠同乎商湯而露禱致誠更近法乎神祖如是而天心猶不昭格天澤猶不旁流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望聖明採納施行臣無任悚慄待

命之至　疏入得旨旱災修省當條行實政何得動議

詔旨且軍餉緊急欲以追贓抵充加派遼餉方查舊額便欲停緩攷成此等條陳緩急何賴宋禎漢不諳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天啓五年 范景文

臣行能淺薄一壑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即沈疴委頓何敢再爲偃蹇且當聖明厲精求治臣亦妄思澄清銓序有以上裨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圖

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恠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瀾翻至此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天下亦中人多耳此實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臣卽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而開伏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卽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晝一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

更于何論其由别徑不問可知將何顔以對天下且年
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
清穴竇而自己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
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顔臣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
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
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以一
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
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
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

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下人材為天下惜之朝廷名器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夤緣熱徑入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巳廉恥風微其為世道安所終也臣故豫揭癡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圖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漠寡營共偕于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丁寧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疏入得旨這本說的是以後陞除推用一循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奏該部知道

簡兵屯守疏 天啓五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備陳協戰之難亟議固圉之策伏祈聖明治臣不效之罪立賜褫放敕部速議良圖以無誤封疆事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鄰奉旨協援屢接黔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調集一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

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
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檄正月十五日渡河
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適該省參將許成名
于二十日到府隨于二十二日會兵進發等因臣遂飛
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于正月三十日點發過
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兆鼎率同侯
良柱陳一龍等併黔中副將許成名會兵先發板山營
胡斯化等攻破樂蒙沙溪巖孔一帶併力前進至二十
三日于白蠟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

包截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二十四日至八里
水西賊追趕陸廣官兵甚急我兵接抵護出趙僉事并
滇毛兵七八千等因又據大將李維新道臣謝消許士
奇劉可訓塘報副將秦衍祚同鄧懋官潘應奎孔全斌
等前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
大路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俘獲
男女一十五名口器械牛馬不計坐營劉宗良張洪烈
郭起柱張令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猶擂鼓
渡河張令衝鋒右手重傷一箭追賊大敗共斬級三十

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阻未敢遽進等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兩處屯劄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蠭起未能再進臣思嚴兵待敵已匝一月賊雖遠避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偏師未可深入隨于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減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吾圉獨是仰奉成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以慰皇上西顧之憂纓髮徒懸逍遙貽咎臣之罪于是無可贖矣顧臣碌碌所處實難敢

誦言而無諱可乎夫奢崇明父子雖未正藁街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獸奔鳥徙仰人鼻息所恨者安酋未受戎索甘爲逋匿耳臣稔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黔普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夷之最驍雄無如魯仲賢羅奇前歲犯古藺一戰而擒斬厥後傾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非畏之也秖是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旣佯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高山密箐倚木皆巢深洞峭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晦蒙罕覩天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出山之虎而難逐鋌

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爲三逆卽殺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于事此一難也兵旣深入夫運必不能前採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卽戰而勝黔滇不牵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慣歸之忌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黔專進陸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爲信地計黔省至陸廣爲程二日由陸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蜀自瀘州至永寧爲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爲程九日由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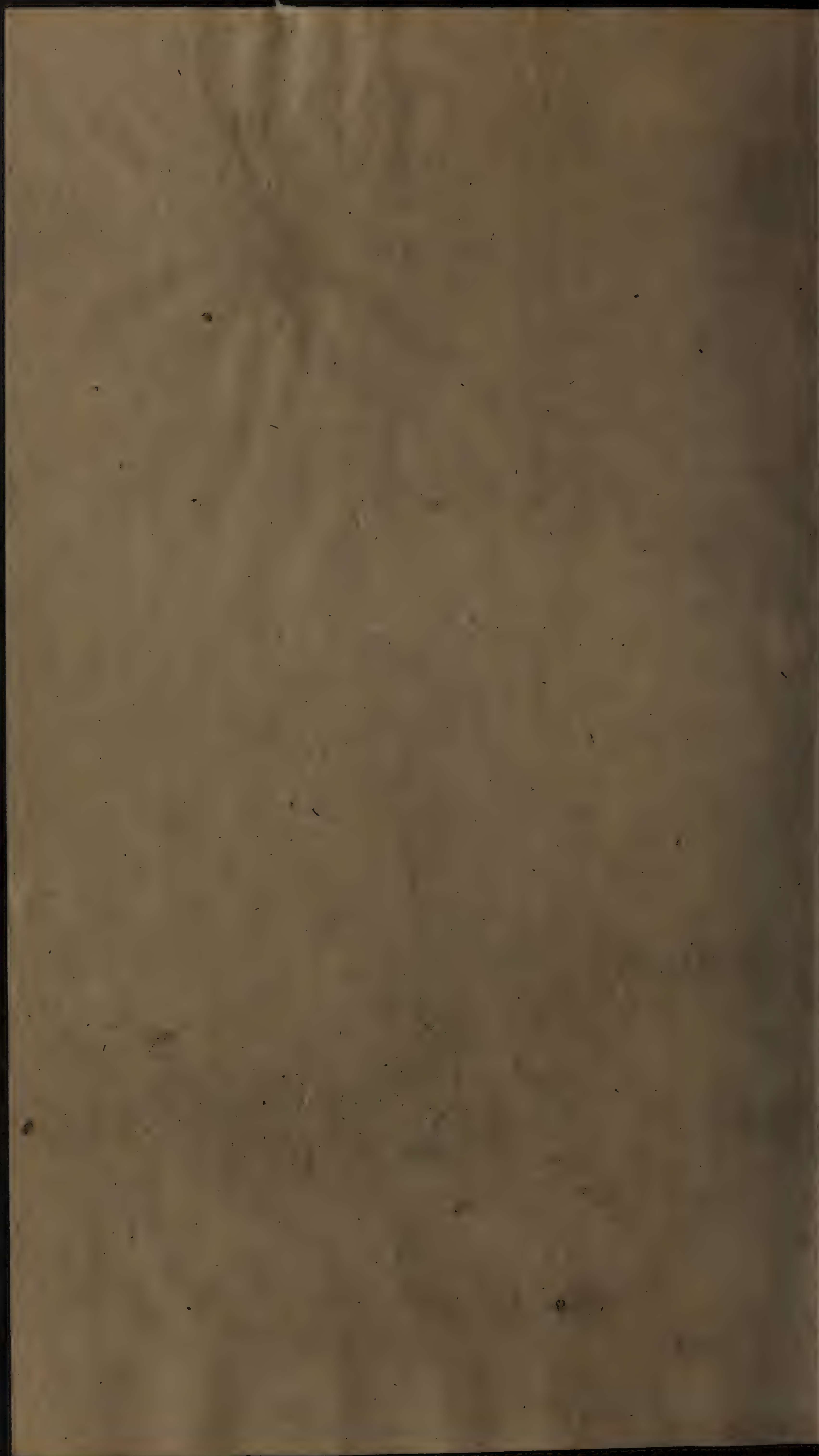
日多寡遠近之數迴然懸絶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
困極矣馬巳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
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嗷
嗷待哺畫地之餅難啖無惠之法難振如臣膚闇實所
不支昔馬援平交廣狄青取崑崙皆越二三年而始得
賊首當時未聞隣酋有如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
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酋穴酋
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羣苗咸
何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

難遮竊發臣所爲日夜徬徨寢食靡寧者也顧臣不獨爲蜀憂且爲黔憂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民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爲兵無耕何由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擾之害遠候轉運更多刼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前跋後疐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勁骨肆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撻伐之功勿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翦除支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卽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

也臣方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
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速議
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
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敢逃罪仰望聖明
立議削黜俾存殘喘高厚洪恩銜戴其有極哉除留兵
需餉另疏陳乞外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十五止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請燬要典疏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謹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本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燬者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

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填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姧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

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嚚畋亦多事以臣
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
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
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
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
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
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竊假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
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
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

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昱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旣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撑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詞臣之在

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盜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淸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

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敕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鋟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摩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事統關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疏入得旨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

知道

辯楊維垣詆東林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

不已必將呼嵩而入猶且寛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君子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

大怪熿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熿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熿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熿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熿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入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

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即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是非無中立伏望俯賜鑒察幸甚幸甚　疏入帝以論奏不當責之

舊餉告匱疏崇禎元年　畢自嚴

臣竊惟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戈至于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款靡定無地不設重兵無人不需月餉羽檄頻馳飛章疊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即以效尤堪遠為憂臣承乏

司計竭蹶諮諏敢抒固陋仰佐持籌一曰覈民運之逋欠國初九邊主客兵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遠疆埸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舊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乃任意延遣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億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疲

州縣豫爲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别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儻逋欠仍前而參疏不至異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軍糧支放是卽唐朝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後年禩寖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倒戸絶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磽确而荒蕪不治者不才武弁旣視爲乾沒之資奸猾軍旗又慫爲延捱之計

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石多不過三錢又且緩征逋負于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制盡湮沒矣為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查核有埋沒者則遡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查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為額數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饜奸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曰嚴京邊之攷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

每歲約至百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固緣百姓物力有限既完新餉頓逋舊餉亦繇有司急新遺舊若曰是可緩圖云爾至于攷成之例止于薄罰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查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夫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藪已盡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惟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踰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科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畔不得踰越逮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為固圉防邊言亦鑿鑿可聽然

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于不可繼矣督撫虛心酌議昔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内留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軍餉之所固有而攷覈經制澄汰兵食實袪其邊鎮之所本無伏惟采納亟賜施行　疏入帝從之

劾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崇禎元年　吳煥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禮有如行

僻言豎咆哮于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懟至尊黨私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閱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云皇上于熹宗嘗北面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很手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

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姧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姧之威

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寃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

之觴一旦哀思太過聖體尫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蹟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扆𩔖鼎他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巳雖日爭梃擊

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
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
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
在今日又何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僞
祠之建僞爵之頒位上公錫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
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
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
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
言可定羣品臣首疏即舉以入告顧有一疏之内一觸

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少廣蓋遵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向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宏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即以此意明告于皇上明商于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譸張爲幻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

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掎角無已時也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禮于君者之戒仍諭政府毋出視事一意擔當稍示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孫之獬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同籍詞臣閒局不必過求該部

知道

嚴行彰癉以息羣棼疏崇禎元年　吳煥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朝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即清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況當泯棼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判割然後可冀蕩平師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賴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遠惡之詔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竊觀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奏司勲未見有旌

場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于相激恐元黃之戰復與有負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于陰陽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朝論紛紜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閣臣魏廣微出鍐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爲一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饕殘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旣不能下而憸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于是驅除

不已因而戕虐搒掠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羅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牙閫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厲之階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欲助聖明以開治平故時生忠賢爲世大逆觸之者爲君子翼之者爲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卽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跧伏田間靜觀逆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其殃其皎皎心跡確然可指者品

亦凡有數等方逆璫宫廷露刃中旨侵權浸假有履霜
堅冰之漸而能凛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哲全身之
智及羽翼漸布爪牙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
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爲虀粉則見捨生擊賊
之忠及至網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巳
而諸臣挺持自若鎩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操及至
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張皇而能乘便建
言危詞激論直批鱗甲甘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
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

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修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無敢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劒首擊瘋邪以翦璫翼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邊疆典邀封爵岌岌乎有嘗恬賜劒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疏辭廕陰折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盡篡逆垂成天地祖宗明威欲殛然聖怒未張伏戎在側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牘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人殊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

當以此爲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別其所爲君子不應于剖心碎骨之後復强誣其爲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俑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即附和同聲者徒知保身固寵之計廉恥喪盡衾影懷慚誠何顏復厠于冠裳之列乎至于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遺奸漏網更有一大憝曰崔文昇文昇爲逆璫第一

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文昇遂虎踞咽喉陵轢撫按剥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居然逮繫如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為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類不齒言之汚頰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雀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姧

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
雪非潘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其
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絶父子之恩難
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贓
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皇
上旌忠鋤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
國之綱廉恥爲重彼効死除奸諸臣如楊漣周宗建等
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拔舌敲齒罵不絶口而死生
氣凜凜爲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綫倘不亟爲

表章人心幾至于澌滅而助璫殺人諸兇自非誅殛竄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立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誅應遣者遣卽奪諸奸恩廕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邀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卽顯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疏入敕下崔文昇法司鎖之馬房諸閹伏宮門哭聲震帝座帝益怒逮首倡二豎及文昇各杖一百發

孝陵淨軍就宮中處分原疏留

直抉吏治病源疏崇禎二年　　范景文

臣被命撫豫受事匝月懔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爲兢兢伏念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證之藥止爲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于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爲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爲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既已奕奕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爲所欲爲無復畏

忌且分其囊槖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畀其奥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于上而怨怒日盈于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悃愊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謔語今竟守爲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即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已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

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厲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于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内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爲痛心思一力破此闒然地處睽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爲鉤距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爲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

事哉所謂法者即以廉為法也已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為法則莫如斷絕餽遺夫餽遺者以交際為名而賄賂為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絶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眞是非乃出眞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特一廉為對證不若祐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餽遺非

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饋遺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説謊之律諸臣而仍不同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即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饋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即與覆行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崇禎二年　朱燮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綫通道迤

西畢烏赤永四衛久被酋隔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祗有營哨各兵略爲裝點該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據屯堡迄今滇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徉狼劄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賊大勦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酋隔河立哨日夜眈眈譬則騎虎安能復下曩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峒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

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勦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于以守為戰以戰寓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為先事之防將必求于摧鋒兵必期于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為訂定若壘陣紙兵謬居參贊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遍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

而不中程者卽行汰革其地方最爲害者在于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搪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駢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腴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釁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勦毋縱惡以養姦順則共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訛匿以定煩

嚚省差遣以絶需索清郵遞以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土司選屢勝之旨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怠遑按臣蘇琰與臣同心持火攻祕方親干公署督造試有奇效一切指麾風行雷厲司臣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勛勦不遺餘力倘糧餉獲敷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檮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蠢爾小酋伎倆有限安位一

驂豎子夷漢相猜各自爭攻正茁運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　疏入帝從之

議主客兵餉疏　崇禎二年　畢自嚴

臣竊惟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朝夕講求得一最耗糜之大端最節省之要著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不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餉之費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即

循例分防八備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寧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寧無報一漏二至于以主爲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撫局方殷勢恐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奸弁仍居爲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侵漁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

額題發而法阻于綜覈各邊計數責償而情憚于清理不分孰主孰客誰知用少用多及給發難前盡以危詞恐嚇曰枵腹待斃此爲主餉言則可耳其于客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于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開一互諉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及今亟定節省之計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豫行造册奏報敕下臣部核算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于季報内詳細開銷或解運遷延各鎮

不妨于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到抵補庶在各鎮用之有實臣部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于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爲長久之策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疏入帝從之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崇禎二年　劉宗周

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三空

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絶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不勝糾人不勝摘于是名實紊而法令滋煩者

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

給爲才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大備
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擘
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
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
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遏一人之英斷
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
内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
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
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

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且躋于堯舜矣　疏入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

請撫䘏三秦疏 崇禎二年　吳煥

臣謹奏流賊之殘虐全秦禍中于西安漢中最烈鄜延宜雒之境實係賊大淵藪往來結聚處也臣自奉命巡

行離西安而北初至耀州又北而至同官其荒涼廣漠之景卽已迥異長安至一出金鎖關則爲宜君爲中部鄜州寧州眞寧千餘里皆荒山大川竟日行不見民居烟火纍纍白骨委溝壑中臣每至一扼塞卽向山谷中摟饑民問之至一州縣必停車一二日遍訪父老子弟眞聞眞見乃知耀同宜中鄜雒寧眞數邑之民自遭大荒大亂大疫之後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孑遺苟活惴惴焉皆團聚一隅其餘極目曠土遍地蓬蒿山窩水窟盡爲盜藪而此孑遺之民旣虞盜賊之復來又憂

荒地舊糧之拖累終日皇皇只思逃竄他鄉以全性命
臣再三撫慰許其即奏聞朝廷爲汝料理無不感泣號
慟令臣不能仰視而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擔求
去新選者多半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五
慶陽平凉二府之官十缺其七若目今不爲計處二三
年必化爲異域臣竊思此鄜延寧眞之地皆前朝所創
爲雄都鉅鎭先賢韓琦范仲淹從此奮武揆文外御敵
而內拱護者也今何以一旦至此哉蓋緣此地界在邊
腹主無專屬故向來在內之臣委之邊鄙在邊之臣視

爲贅疣且土寒地瘠三四十州縣坐定爲老明經之缺
寮倒貪殘無所不至故官輕俗悍一任強陵弱衆暴寡
魚肉刀俎而莫之禁戢觀其可憐之狀眞如無母之子
流離荒野直棄之悍奴豪賊之手而無可控訴嗟乎此
三郡者尚可緩視之哉長邊踞其北則三郡乃邊鎭之
腹心省會居其南則三郡乃長安之門戶如及今再不
料理使窮民散而盜賊叢則腹心化爲毒蝎而邊鎭何
所恃以自固門戶盡爲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
愚以爲欲絶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爲下手臣初

出巡時飢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鄜延目擊顛危方
且躊躇深計而督臣遺臣手書緦緦數百言所以爲三
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敢不忌煩瑣一一
爲皇上陳之一曰分荒熟以便徵輸延慶之地山深川
廣原土曠人稀今値兵荒之餘且死徙相枕阡陌荒蕪
若仍舊額不爲分別則遺民欲墾熟田先防荒累坐是
束手欲逃應亟令公勤之吏履畝註明將荒糧暫停爲
之歸併里甲止據現在徵輸百姓旣樂于荒田之不拖
累又曉然知成熟者之不可推諉將民業可安而錢糧

亦易辦至便計也一曰緩舊糧以完新稅舊糧之拖欠已非一日之積今死者死矣逃者逃矣即現存遺黎皆鵠形鶉結苟活無計新稅固不堪爲夙逋之償而趙甲豈能代錢乙之累即額欠不可頓蠲而徒挂空名亦無益目下不若將此數邑暫緩舊糧使其一一完新新糧不及額者官有常罰民有常刑則吏胥不能借名以混淆戶長亦難指舊以扣剋可以恤民力而亦便徵輸矣一曰搜盜窩以拔禍本盜之不可盡也豈不欲悉化盜爲良以仰體皇上並生之願然無奈盜積有年挼延慶

之南則尚有本地大窩營三窩以盤結延境之北則神木府谷地方秦晉交界更多邊囘賊聚千百以鴟張兩地聲勢相應此皆亂民絕非飢民也依憑城社搜之急則倡爲殺良之說以挾官府防之緩則時逞咆哮之威而肆擄掠今若諭之不可懷招之不肯聽必將大整兵威掃除之以拔數十年之病根不敢不先爲皇上告者也一曰給牛種以續民命自盜賊興而民間資糧牛畜殺擄殆盡故有土既患無民有民又患無耕土之具幸皇上允罪撫贓銀賑濟候山西撫臣追解前來應令各

州縣乘今秋穀賈稍賤糴貯倉廩賑給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即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曰選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囂糧欠故多坐明經之缺不知欲濟艱危正需才幹一官到任萬命攸關大縣必期揀選科甲即明經如恩選貢亦儘多青年壯志此在吏部掣籤注選時一覽可見必須選擇精明強固之人不然漫以龍鍾潦倒朽儒付之是直以萬千民命委之溝壑矣一曰少寬疲邑考成以展吏才夫考成之法以課羣吏豈容寬假然在上疲之邑難及額

即新糧不可寬而舊糧必所通變如以幾年逋負責之現在一人將州縣官未到任先懸參罰以待故來者悔而思去選者聞而不來其不肖者明知效滿無望貓鼠吏胥惟所稍潤橐以去故民任瘡痍糧皆挂欠若得寬舊糧之罰而止效新糧之成則官得安心料理民生有賴國課亦得輸矣一曰平薦舉以鼓吏治薦舉之法從來明經盡壓于科甲之下即預薦者亦甚寥寥不知全陝州縣官明經十居其七我先棄之彼安得不自棄非棄官也是以數十州縣民命棄之也況現在臣所耳目

儘多錚錚自好在不肖者斥問宜嚴而能表異者薦揚宜廣此今日振揚吏治之先務也一曰清宗祿以救民困平涼宗室繁悍當事日抱隱憂止就宗祿兌宗糧一事論之有以祿少而欲兌多又以無糧而包攬強兌紆貪吏書旣通同以作弊不肖有司亦託詞以謝責民受其殃而邊虧其餉端實由此計莫如申飭道府州縣官盡數清查某宗應食祿若干應派定某州縣某宗應納某州縣糧若干各先定一清冊以應食之祿配應納之糧糧浮于祿則本宗找辦官糧祿浮于糧則有司找還

宗祿井然分明不容紊亂臣已經出示清理自非邀皇
上之命則有司法令不行此救平涼之民于水火最急
事也此數者乃爲全秦決渙潰癰拔本塞源計行之非
一手一足之力今幸督臣與陝西延綏兩地撫臣皆念
切痌瘝同舟共濟臣一路巡行目擊危形心憂亂本竊
計當急從此處下手故雖字踰限額不敢不縷陳于皇
上之前祈皇上天語丁寧下部敕賜准行如臣所奏請
分荒熟緩舊糧搜盜窩給牛種選縣令寬攷成平薦舉
清宗祿許著實奉行計無阻礙則三郡肩背脊膂之毒

除而全秦通體皆得安泰矣其關于邊防內患殆非渺小非沾沾爲延慶平三郡計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延慶平三郡景狀殊可軫念安民弭盜奏內八款允于補救有裨著各與覆行缺官遠當銓補勒限到任已補不到的吳煥便行查參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崇禎三年　范景文

臣奉命撫豫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惟是與民休息爲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于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于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尚可隨時補救

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
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
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
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
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
不難倖免而兔脫雉羅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
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
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即彼所謂能通神能使
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于盡此

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憯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痛之變爲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于闔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于公家者爲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貲于津賠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卽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爲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于

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
爲彼外帑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
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詘此必至之數
也臣刓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
歸之官錢糧官雇人收爲議廩餼官差人解爲議盤費
倉漕爲之議脚價官委人置驛遞爲之議芻豆官募人
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
貼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
移民之害于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滅耳官自經手官自

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于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慮失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爲民豈爲胥徒哉如有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含哺鼓腹以嬉遊于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即猝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爲厲哉曩臣司理東昌曾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痼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

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數所關于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披瀝于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甡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著爲功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由之矣　疏入得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内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爲例勿輕變便該部知道

督黔善後事宜疏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拊背之勢當爲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土財用原自相因參據眾議必須分建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勵用爲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之所爲三岔眾水至此始滙爲河織金臥這等酋皆由此出犯臣于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

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王旗迤北與平霸衛相對爲思臘河係應察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樂平地方爲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都司僉書任先覺率里民于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里由思臘而北爲皺箕隴又迤北十里爲鴨甸河又迤北三十里爲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之大隘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

臣與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于距威清六十里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臣撤出各兵劄于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載勲等各將共于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于籛箕隴建城一座皆上據高原而下瞰長流即一葦片刀無不瞭然者自鴨池迤北三十里爲大宗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堡又迤北四十里則爲六廣此酋千百年遏省官道也天啓六年該

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令陞總兵官王國正建劄佐
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
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場大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
敷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
行王國正責成將官方國安劉鎮藩于六廣河岸建城
一座又于迤北三十里虎場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
自此迤北三十里為黃沙渡臣行袁桂芳于九莊地方
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爲明家渡先是
崇禎元年督臣張鶴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名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年文綬展拓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今年二月又于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達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鎭箕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酋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湫窄居民多在北關酋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餒臣行王國正楊正芳陳

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載勲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内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登崙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翘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皆防盜竊發用以内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酉代修其赤水衛普市所摩泥站多被毀掘該道參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

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于箐石因于山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窰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共效臣與撫臣或助工費或犒工匠俱載部冊爲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苟且搪塞于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聲

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勃勃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為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劃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于左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秖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壘為守不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于烏江內如鴨池敷勇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敷勇則以六廣

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劉佐小索橋凹綏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皺箕隴乾溝樂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鍤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向爲酋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正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徉狼遊擊劉鎮

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部劉遊擊袁桂芳僉書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烽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容臣酌議叙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乖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擄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

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疣且便控制一監臨提調衛
所既建將士棊布則勢易相畸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
王國正整飭沿河一帶奉有明旨除責成駐劄龍場時
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馭查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
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
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
甯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一官俸
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闢添官必資俸廩設戍必需口
糧相應卽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

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峒擺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援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秖可用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入應照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廪亦就中取足近日現兵除下六衛省城幷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闢兵可漸裁今方寓戰于耕後可即兵爲農其田現在清丈地方豪彊侵占影射負固不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

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街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圍
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
敷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靜氛恬波奏膚俱蒙欽命新
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篾箕隴六廣九莊虎場
開科鼎站阿機尾灑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
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衞應設經歷各一員
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敕
吏部選授以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踈庸闇
陋多有茫昧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容臣遵奉

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掠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爲黔蜀合

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搆環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于情而當于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暗謬列五款于左統冀聖裁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遷城内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孑遺多

有不保生命者近閱邸報吏部已陞有永赤同知蔣之
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
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爲卒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
勘某爲黔某爲蜀某爲宣撫司各查出原此周圍丈尺
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
矣一蜀鎮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
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嶲遵義建武皆有
舊駐衙署今奢賊既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麾尼赤水
南則瀘衛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

衛係黔省按臣出巡察攷與提學道臣攷試駐劄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曾不得聚廬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于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五十里由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衙署亟宜移駐卽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獲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迤西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爲川貴參

將兩員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撥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敘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敘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

今復移駐叙城相距建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曩者永寧宣撫司棄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藺土内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舊基之内其于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既便飭兵蒐乘兼可鎭夷消萌似爲妥便夫總鎭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淸肅隨從稀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一宣撫司内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畝審據降目幷蜀人習藺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内外四里外四

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囘惟古藺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輸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贍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據衆議謂有三善藩籬要害人自為守一也兵部題奉明旨賞格頗優借土酬功不煩另賚二也勸忠者卽給土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解圍擒斬奢仲賢等甚至賊當陣臠其妻子

而不顧羅京周役逆寅于險箐胡汝高先赴義于成都
又畢應台鄢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蕢鯤之
招仗義擒兇共出死力皆懸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
川撫臣張論移會疏藁深籌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令世
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
于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
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
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以上各款統祈敕下兵部
酌議覆奉明旨行臣併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蠲錢糧疏　崇禎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暮四朝三何如蠲舊而完新試查照舊冊未完之數直截盡蠲布告海內曰戶部天啓六七年舊餉未完俱照恩詔槩置勿問使百姓曉然于金石之令而有司亦不致前後瞻顧爲猾胥所愚以困百姓則蚤蠲一日蚤得一日之休息矣抑臣因是而並有請于六七兩年新餉之雜項

也夫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定帶徵載入攷成催督矣疏墨尚鮮臣豈忘此惟是天啓六七兩年省直雜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始認有定額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項于三四年前無論有司實應且憎而催者自催逋者自逋其何以信功令且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餉既蠲則不得不併蠲雜項也否則我欲帶完六七年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名完實欠況乎完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煩沃土

亦鮮遺力參罰之頻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爲督逋計者臣部不憚儘力行之矣乃時將季夏初限大半愆期豈有司之愚甘以其官爲射的而狃緩征之小仁忘嚴疆之大恤耶大都民間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糧則卯年之逋勢也郡縣止有此敲扑趲新償舊則新額之逋亦勢也臣愚謂欲急現額正當示寬舊額欲了近欠正當盡蠲久欠則從此現額之相續捷如流水或可計日而俟也比者秦晉災荒業巳數年頃復旱魃爲虐即齊豫江北之區俱見告矣若必待其籲請而後蠲何如恩自上

出者之足爲感動耶謹將天啓六七兩年未完舊餉幷
天啓六七兩年未完雜項共銀五十二萬一千五百有
奇開列于後恭候聖裁其已徵收在官或起解在途者
地方必有文案若故爲隱匿尅留者臣部得于訪聞定
執白簡從事卽省直撫按亦自當據實簡查以聞也伏
乞敕下臣部將天啓六七兩年恩詔內應赦舊餉照數
豁免併六七兩年新餉內懸坐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
省直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　疏入得旨
這天啓六七兩年各省直未完舊餉幷雜項銀兩依議

照數蠲免以示朝廷軫恤窮黎至意其有已徵及起解
的仍著查明報部敢有乘機隱匿者定行重治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十

請勿用小人疏 崇禎五年

黃道周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

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姦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

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頓而謂亂生于
無兵餉糜于漏巵而謂功銷于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
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
弊而弊愈多以威劏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
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　疏入帝不懌摘葛藤株
連數語責令具陳

遵旨具陳疏崇禎五年　黃道周

臣竊見邇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
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

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于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醞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鮪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

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者也　疏入
帝益不懌斥爲民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崇禎五年　華允誠

臣竊惟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
上綜覈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
名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鬬
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駁重
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攷
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為案牘鉤較之能事
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
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
觭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于築舍用舍有若舉棊以與

邦啓聖之歲時爲卽韓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佘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朋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

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家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秖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于此矣擅莫專于此矣黨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　疏入帝詰其別

有指使責使陳狀允誠列上閔洪學溫體仁徇私朋比等事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而洪學亦旋罷去

痛憤時艱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

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横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于督撫朝廷勅

限征勦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
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
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
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
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
吁咈之風此關于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
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
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
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

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愼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竄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于觀兵哉　疏入帝怒甚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歸過朝廷爲名高且奬其清直

劾溫體仁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已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

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寖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癈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畏畏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為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已相容隱乎臣于是而

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

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
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
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
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
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
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
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
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
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

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
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
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
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
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爲首揆
溫體仁解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
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崇禎九年　傅朝佑

臣竊惟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

事君而務刑名竊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竊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于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于祖宗燮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于天地强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廕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于封疆體仁子見屛于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茂才

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于體仁之手此謂得罪于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秖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于心性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為不足畏毋以人言為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為必可任毋以一已之精明為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矣　疏入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 崇禎九年　詹爾選

臣竊惟輔臣錢士升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璡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

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絀德齊力徒使强寇混跡于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罘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譴

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熒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沖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　疏入帝震怒面詰再三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于直廬削籍去

撫賊未可輕信疏　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謹疏據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内連接塘報稱流賊八大王于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彀中併咨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臣查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于兹矣皇上鋭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于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内民力

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
撫叅彼苞蘖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
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
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
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
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
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眞切輸
誠終無異志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
耕耘卽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

散隊械不去身分食于地資貨于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于嚮應決裂譸張噬臍豈有及乎臣巳密布文告設飭沿江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眞僞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船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

爲預防乎伏乞皇上嚴飭理臣既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于已殘弭患于未著寍使臣言之太過疆事尚亦有利焉乞併敕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督道鎮府縣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　疏上得旨該部看議具奏

讜論當存人材可惜疏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

日懷惭悚惟于邸報中仰見皇上瑩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猶熾不能即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縗首膺白麻想因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巖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輔臣自起家莞樞以及秉政封事屢上頻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邃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

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
再三以致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
可據金革以爲言至于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
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于今再見皇上必且欣
然嘉納葢惜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
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朝廷並行不悖孰敢弗服乃
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
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
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葢以

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即今以草土棘人置鼎元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分在皇上不過聊示創懲以神磨厲第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干進亦豈國

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欲以安輔臣之心而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傑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即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于天下平臺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皇上若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彦博彦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于彦博則今日

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内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于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

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附會邀名玩視屢旨摭拾合瀆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

糾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臣敷對日指當事以封疆爲兒戲蓋斥中樞陳

新甲也新甲罪狀長安道上三尺童子莫不唾駡何用白簡臣猶正告其罪彰明國法以垂戒天下萬世之爲司馬者祖宗三尺法以治天下者也苟功罪不明賞罰不當雖有熊羆之衆百萬之師安所用之新甲亦有血氣心知豈全不知兵懸不畏法苟求賒死蓋有所恃而無恐新甲之心路人知之矣以爲登司馬之堂不消講方略不消講戰守不消顧君父不消恤人言已別有術可立于不敗見前此爲宗社之罪人犯千古之淸議者伊何人哉生前倖免兩觀之誅沒後猶蒙殊等之錫者

伊何人哉天下事不過如斯耳衣鉢授受則燈火遞相照也寧負公家不敢負私室此新甲敗壞封疆張本也至撫鎮求成損威辱國成與不成皆罪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姑留其說俟事久論定另結一重大公案臣秪請就封疆失事論之新甲淪陷藩封一罪祖宗金甌地尺寸不可與人今拱手棄去一罪叛帥愛子護送出境一罪以松杏為孤注坐視不救一罪其更有失策者當革左竄伏山中勢同釜魚誰為附和私人偏主撫議養癰滋蔓一罪數年抽練喪于一蹶沙場白骨波底游魂

慘淡旌旗飲恨何極誰為交通授意以致撓敗今門庭震驚事變叵測一罪臣平心以論亦何讎于新甲哉恐姑息養姦新甲之前既有新甲新甲之後又有新甲天下事尚可言哉伏乞敕下法司會議罪狀大奮乾綱彰明國憲以存天下萬世之大法封疆幸甚　疏入得旨已屢有旨了該部知道

國勢阽危廟算未定疏　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竊謂治天下者急則治標須識目前之利害通盤打算須觀天下之安危蓋內憂外懼開闢至今未有

如此日之劇者也左支右詘自皇上御宇以來未有如
此日之窘者也似病久之人千瘡盡潰百孔俱發及早
延醫尚有補救若仍諱疾忌醫因循姑待年復一年日
復一日必有一錯昔云未雨綢繆今旣雨矣風雨飄搖
岌岌不支安爲固然恬不知怪羣臣坐觀成敗于下皇
上獨處孤危于上此眞可憂可懼可痛哭不忍言而又
不敢不言者也敵逼門庭而泄泄者且曰已已丙子戊
寅入且不久遁耳不知丙子甚于已巳戊寅甚于丙子
至今而益難試觀天下大勢何如乎海內騷動望屋而

食揭竿以起所在糜爛民之思亂者十室而九萬一此
乘其虛彼乘其敝轉曉之間措手不及天下事未知終
始皇上宜召見廷臣一切兵馬錢糧等衙門逐一條對
不厭反覆毋俾游移以臣愚見關門固急尤當通盤打
算加各口不宜防衝突乎津門登萊不宜防游兵以擾
海上乎津運不憂資敵糧乎臨德不宜設重鎮乎固漕
有督催矣至于水陸不防張頤以逞乎羣盜蜂起三東
川浙暨江淮南北勢難一旅抽調作何應援乎柳營精
銳太僕上駟俱喪關外縱選督撫能隻手博戰徒步攖

鋒平叛將賀人龍等跋扈無道作何殲滅平闖曹若捲土復來汴梁無竊據乎潼關上下大河南北與餉道運道作何防扼乎二東咽喉作何掃蕩乎留都豐鎬盈盈一江保無乘風破浪窺覗根本乎倉庚懸磬萬一事患叵測作何供億乎及今不圖後嗟何及兵法有云致人而不致于人又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徒以有用之歲月坐消于無益之舉動不大謬哉皇上見安攘無效不得不請命于天而臣以爲總不若急修人事恐齋醮未撤在內驕軍民之氣在外增窺測之心片紙符

篠豈能禦侮折衝所當早賜停罷如果臣慮不謬召見廷臣求講實著是戡定一大機括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留中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崇禎十六年　倪元璐

臣謹奏為官省則專能辦則厲謹條簡便責成之法以速輸將事夫臣部急餉惟嚴攷成攷成者明乎其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也以臣之議催餉科臣既當停遣催餉侍郎亦宜併罷即分催司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為節用愛人之道莫大乎省

官遣一朝臣地方即多一番供億小民即多一番驚畏而究竟無加于撫按幸不辱命仍是乞靈撫按耳今之巡撫比于古之大國諸侯而巡方繡斧所謂代天巡狩者也撫按不能爲誰能爲撫按不足賴又誰足賴乎朝遣既停撫按自無所推卸然猶望皇上特申嚴諭兼敕撫按而尤專其事于按臣蓋撫務猶繁按威特重宜倂令按臣選委廉幹推官一員專催一省餉務仍以其姓名上聞使推官凛凛常有天威鑒臨其上夫推官者州縣所憚也而自治其土即于地方無所擾怖皇上以錢

糧爲第一義攷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臣部亦得而問之誠無從欠即與減俸行取否者論罰有差凡爲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于餉臣之筆舌而巡撫必愈于客卿之侍郎按臣必愈于行省給諫推官必愈于閒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至于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參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爲即解或那移他用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參罰州縣以致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于文到之日即于

本官名下註完攷優立移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結不到部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曠職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術愈貴簡然而行法不信則簡適所以導慢臣所謂速輸將之計者止此伏候

聖裁　疏入得旨覽奏簡要直截深得速運之法已另

有諭旨了

劾馬士英疏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思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佞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事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寖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

黄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為連雞之勢至
分剖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
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貳佐之陛
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
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
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
能樹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
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
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

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今日第一美政矣　疏入福王優詔答之促其速入

陳時政疏　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

屏以貲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
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人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
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鎭臣劉澤清高傑
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
二鎭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
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
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旣濫文
臣隨之外臣旣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
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于訛言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寔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者也　疏入福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陳五事疏 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時勢敬陳五事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

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
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
左右因而隷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
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
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
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
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
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爲一
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若有

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

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　疏入福王優詔報聞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十

